

國聞週報

第十一卷 第四十期

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八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要目

匪氛迷漫之嘉陵江





（錢銘禹攝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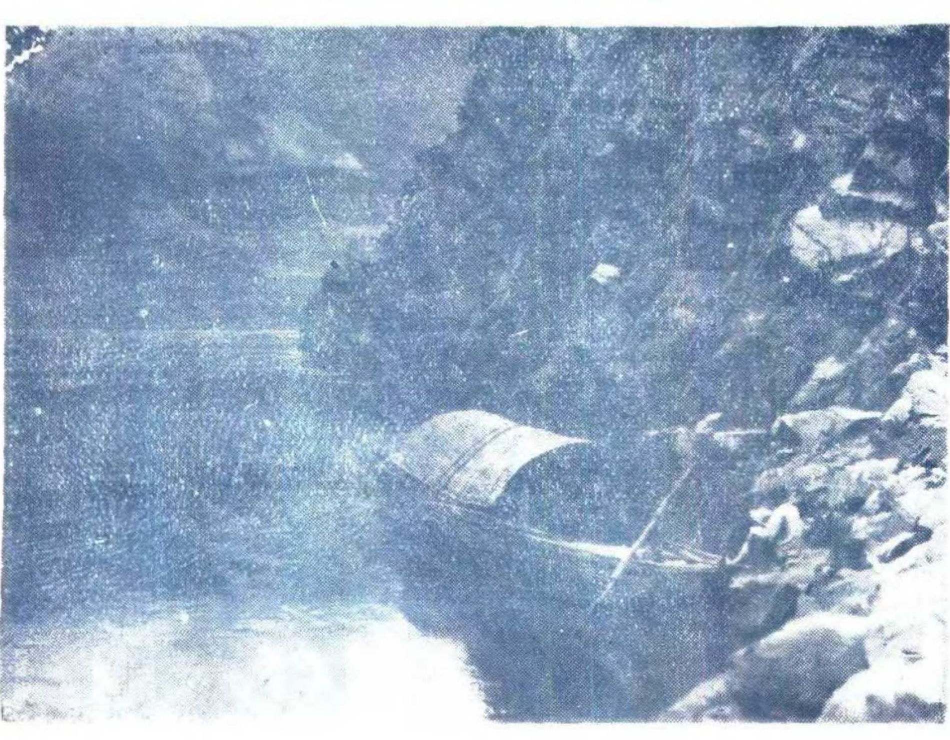
錦繡四川



(上)老鷹岩，在重慶西北二十六里，爲侏羅紀砂石所構成，成渝公路盤旋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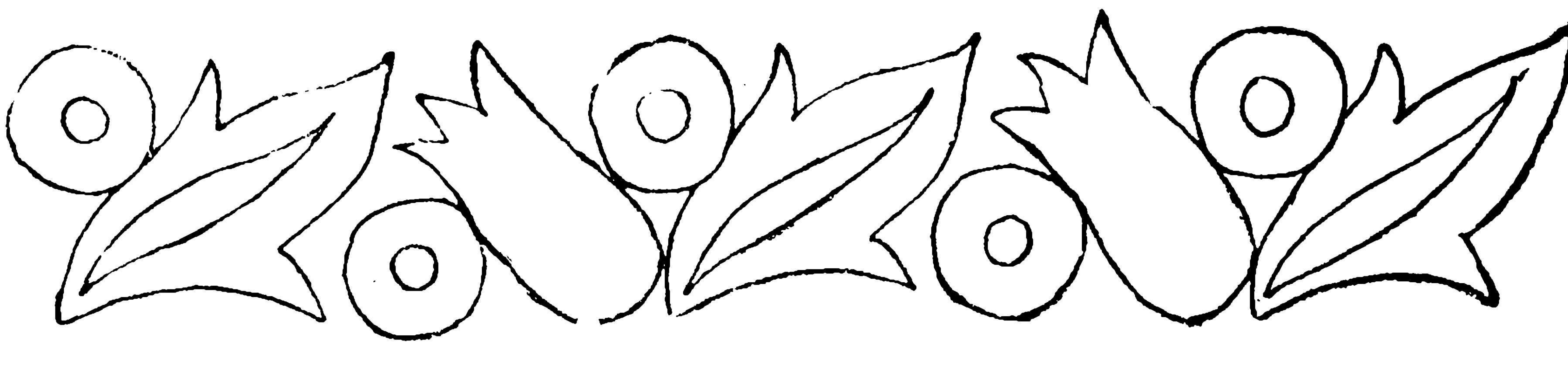
(胡春澤攝贈)



(中)新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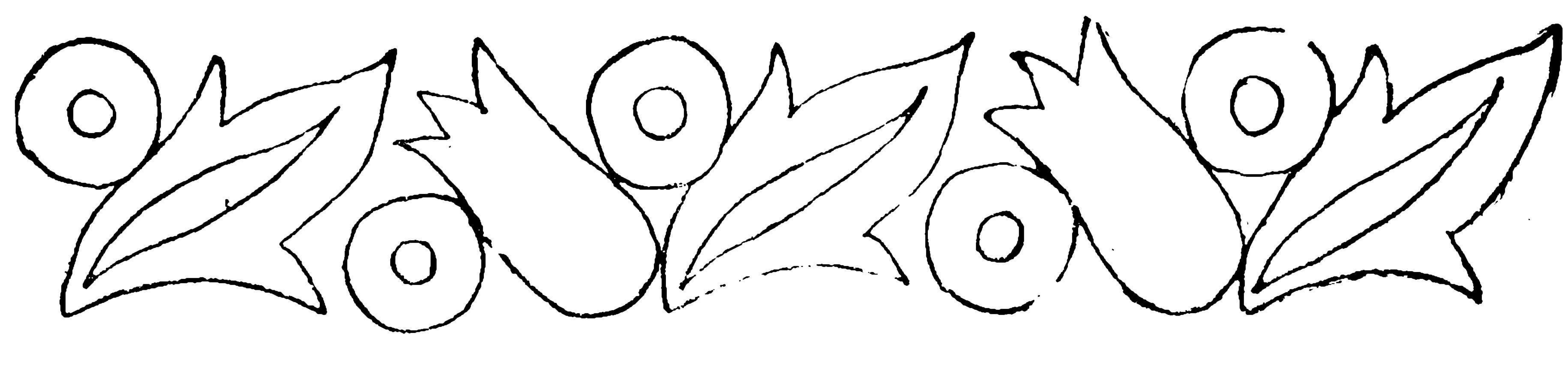
(下)孔明碑

(錢銘禹攝贈)



國聞週報

第十一卷第四十期目錄
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八日出版



一周簡評

剿匪大勢

目前在內政上，只有剿匪是一件大事，而這件事確是頑皮萬分。就目前的大勢看，贛閩方面的主力，確有剷平的可能，川滇已成重症，其他長江流域地方的零股散匪，大體是無足重輕的癬疥之疾。蔣委員長積數年的經驗，深知匪的頑皮狡猾，所以纔用「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辦法，與匪爭民衆，以碉堡公路政策，長期圍困匪的主力。這一年來江西方面的剿匪軍事，便在這種覺悟及政策之下進展着。現在匪的老巢業已動搖，所以贛閩之匪在作最後的頑強反抗。贛閩方面的激戰，可以認為好現象。近來鄂豫皖邊區的零匪也在蠢動，乃是匪的圍魏救趙之策，誘使當局移調閩贛之兵，俾匪的主力可以突圍而出。但當局認明此點，絕不移調閩贛之兵。譬如蕭克一股的西竄，在匪方，一着棋可分兩步用：㈠間道入黔，折而入川，以溝通賀龍與徐向前的勢力；㈡作朱毛突圍的先鋒。現在蕭克業已入黔，但朱毛却未能繼蕭克之後突圍而出。這可看出當局軍事計劃的堅定，縱使蕭克逍遙西竄，而不移圍朱毛之兵以追蕭。從這形勢看來，贛閩方面當能達到最後的目的，俟此路事了，鄂豫皖邊區的匪患亦不難迎刃而解，而大成為問題的仍是四川問題。

中央當局並非不知四川問題的嚴重，只是苦於抽不出手來東西並顧。劉湘失利之後，四川將領中尚無一個可同他比肩的人，所以四川軍事仍然落在劉湘的肩上。四川政治的壞，諸將的腐惡，無能，及同床各夢，當然是個不了之局。現在四川人士深望中央派兵入川，並請蔣兼任西南剿匪軍事。這是一個希望，恐怕一時難以實現。不過，四川之局雖是不了，將來自有歸宿。二十年來的四川，永遠割據在軍閥防區之下，循環火併，往復榨取，何日是個了局？現在共匪竄起，軍閥崩潰，人民蒙刼，在癰疽潰膿之後，或許生出新肌來，也未可知。我們現在就希望中央當局能於川事潰決之時給四川人民打出一個新局面來！（芸生）

白銀問題與中美

近因受美國收買白銀的影響，中國進出口貿易同時減退，財政當局認為有急遽另謀應付之必要，所以特密電駐美施使，轉詢美政府對銀之意見如何，希望其注意於白銀漲價於中國之影響。報載中國向美抗議，即係由此誤傳，實際並

未到抗議程度。

原來美國的白銀政策，多少與政治有關，大致下月國會選舉一過，提高銀價的事，或就告一段落。在我們這個半殖民地國家，經濟上本是俯仰由人，要想自己撐起頭來，自立自決，恐怕沒有那麼簡單。

司法部改隸司法院

司法行政部經本月三日中政會的決議，又由行政院劃歸司法院，這是第二次的改隸了。

本來司法院不管司法行政部，便差不多成個光桿院，雖然有統一法令解釋之權，卻不過是拿最高法院議定了的來覆核照轉一下，所以衙門雖然大，實際權力等於零。

按理說：司法行政部脫離行政院系統，可以充分發揮司法獨立的精神；但是不幸得很！從前司法行政部隸屬於司法院的時代，卻是中國司法成績最壞的時代，所以現在該部又回到司法院，前途如何，我們還不敢預料。（冷觀）

黃河改道與全國水利

去年黃河大災之後，今年又復潰決，日前叠電報告，河突改道於距小清河二十里處入海。黃河改道，歷史上曾數見，但不常見。河竟改道，應該是民國二十三年的一件大事。

黃河的延不得治，尚是專家聚訟紛紜的問題，有的說是人謀不臧，有的說治法還在試驗，這是專家的事，我們沒有資格來討論。不過，才當其任，欵不虛糜，應該是治河機關的最低原則。日前宋子文先生在滬發表談話，謂全國經濟委員會議決統一全國水利，決定設立一個全國水利委員會。這自然是當務之急，不過我們對於這個那個委員會的特別組織始終有些懷疑。只要真正做事，在中央的行政系統之下，儘可發揮效力；否則，徒滋多事，虛糜公帑而已。譬如鐵道部之外並無特別組織，有幾條鐵路的確是在擴張活動起來。假使內政部認眞辦起水利行政，不設全國水利委員會，也是一樣，或許還能減去些職權不統一的糾紛。我們覺得現在的水利問題，不是機關少，而是人才不多！（草人）

日軍部的國策意見

日本陸軍方面在本月一日發表一種小冊子，題為『國防本義與其強化之提倡』，印成十六萬份，散發各處。內中不但主張擴大兵備，充實空軍，並且涉及農村窮困問題，攻擊資本主義，暗示主張改革經濟機構，露骨地干涉政治經濟，

因此各方面大爲震動，這實在有値得震動的理由！

日本自從明治維新以來，無條件地模效歐西文明，經濟上資本集中，財閥腐敗，政治上聽命財閥，政黨墮落，而眞正的勤勞大衆，轉苦窮困顚連，尤以農民爲甚。適日本軍隊係用徵兵制，兵士來自田間，充滿不平之氣，軍閥們要想利用兵士來成就他們的功名，當然不能不買大兵的歡心，於是軍部中間反對財閥政黨的空氣，便越過越濃厚。九一八事變，原因固多，但是一部分熱中的少壯軍人，想在東三省創出一大事業，打倒資本家而別造新天地，進而改造本國政治經濟的一切機構，的確是促成九一八事變擴大化的內因之一。然而軍人智識畢竟簡單，雖有反資本，反政黨，不滿現狀的種種情緒，至於怎樣澈底改革，卻終是沒有很具體很貫串的方案，結果雖然奪了中國東四省，無往而不勝利，依舊把現在的經濟機構動搖不了，雖然得了偌大的富源，儘可放手發展，依舊拿迫切的農村窮困，救濟不來。煩悶復煩悶，仍然回到三年來不滿不平的心理狀態，纔有此次國策意見的大宣傳，這正是日本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勝利中的內在矛盾，將來如何發洩，任何人不能預料的！（冷觀）

薩爾前途可慮

國聯大會上月二十七日閉幕，一切討論已成尾聲。但是法外長巴多卻於演說薩爾問題的時候，大發獅子之吼，聲明必要時將派兵入薩爾，維持秩序，這是一個很驚人的消息。按薩爾本來是目前歐洲危機的導火線之一。它當前最難解決的問題就是添募警察，維持投票時的秩序一事。薩爾管理委員會主席諾克斯（英人）主張此項警察須向外國添募，德方卻力持無向外國添募的必要，這爭點一時頗難解決。國聯行政院已定於下月十五日開特別會議，處理這個問題，希望屆時可以和平解決。不過照我們觀察，今後薩爾問題，荆棘正多，最後的難關，在德國向法國贖礦一事，這事一日不得解決，薩爾一日不能安然成爲德國完整的一部。

美總統調解工潮

美總統羅斯福三十日廣播演說，大意勸勞資雙方妥協。但是反響卻不見佳。一般輿論，以爲羅氏演詞主要點在証明本人能尊重憲法，行爲並無錯誤，但是對於預算均衡和貨幣政策等重要問題，卻無一言及之，所以頗示失望。我們再看現在美國勞工階級的左傾分子，對美國工聯會會長格林氏也有不滿的表示。所以認爲今後美國的工潮問題，嚴重性並未減輕。前任總統胡佛有反對現政府復興運動的新著，即將出

以，這正是野黨攻擊現政府的一個很好機會。今日的復興運動，可算已到成敗的關頭了。

英工黨會議

英國現政府對於一切採取消極的態度，在外交方面的毫無作爲，尤其爲一般國民所不滿。所以三年前一敗塗地的工黨，勢力已逐漸恢復。如倫敦市選，工黨獲得破天荒的勝利，就是一個顯著的例證。本月一日起英工黨在南港開會，據聞對克利浦士急進派的提案，已經予以否決，可知工黨的政綱，現在並無變動。按照預定，英國總選舉須在一九三六年舉行，但是有一派保守黨以爲競選很有把握，主張提前在明年舉行，以便恢復一黨的政府。不過據熟知英國政情的人們觀測，下屆總選，工黨雖不易勝利，但是保守黨的大多數，却也不能過大。（懸樵）



「寒食」與「且住爲佳」之來源

汝泉

江寄萍先生在三十九期本報發表「古人亦鈔襲」一文。謂辛稼軒「宦游吾倦矣，玉人留我住：道明日是落花寒食「得且住爲佳耳」」一詞，係借用逸少問行帖語；兩文對照，頗相彷彿。據寒食二字，則別有出處。古無名氏帖云：「寒食只數日間，君定成行否？得且住爲佳耳。」此帖筆力瘦勁，不減平原；刻於快雪堂法帖中，位居東壁之末。其時代當在唐中葉之前。其文雖悉倣右軍，而別饒趣味。右軍之文，是頗宜天意，且倖長口吻；此文則古道熱腸，有投轄之意。雖出於摹倣，實勝原作。稼軒復反用之，而纏綿盡致，讀之神往，又較古帖文爲佳。據此則右軍之文，曾兩鈔襲矣。拉雜書此，聊補闕遺。

邦國主義的檢討

張佛泉

我近二三年來覺得 Nationalism 實在有重新講解一下的必要。我們近年來聽得「民族主義」這個名詞太頻了，我們很少再有人追問這個字中到底含有甚麼意義。外國人有許多也說中國的「民族」意識漸漸覺醒，近來並且很强。但據我的看法，眞正的 Nationalism 中國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並且也沒有人認眞對於這個問題加以分析後，下過適當的判斷。現在當國難急迫到極點，國民預備採用比較自由的政制的時候，我覺得我們對於 Nationalism 的認識，幾乎成了最迫切的問題。我現在對「民族主義」另提出一種講法，我相信國人如能轉到這條思路上來，一定可以產生新政象的。

名詞的商榷

英文的 Nationalism 在中文一直到現在也還沒有滿意的譯名。孫中山先生所講的民族主義，在英文便譯成 Nationalism ，孫先生的意思似乎也是指着「夲遜主義」而言的。孫先生的「民族主義」一名詞頗爲一般人所採用。但是這個名詞很容易使人誤會，因爲「夲遜主義」與「民族」並沒有極密切的關係。還有人用「國族主義」或「族國主義」的，因爲都割不掉那個「族」字，所以都不好。又有人採用「國家主義」一名詞。我覺得這個「家」字在這裏用最壞，比「族」字還不正確。因中國文字是單音的原故，名詞時常須用雙字，所以我想來想去，覺得用「邦國主義」四字爲最合適。「邦」「國」兩字義相同。說文釋邦爲國，釋國爲邦。周禮天官有「大宰掌邦之六典，以佐治邦國」的話，所以「邦國」又是現成的詞語。因此我就順着這個意思，杜撰了「邦國主義」這個名詞。我用這個名詞是有用意的。在下文就可以見到，依我們的講法，邦國主義與「主權國」(Sovereign state 在法律名詞上所用的 der Staat)的觀念是有密切關係的。

Nationality 我譯爲民族性，或民族。這個名詞是不能與邦國主義相混的。

國人的邦國主義論

近年來國內提倡「邦國主義」最力的，當然要推孫中山先

生。孫先生的三民主義中，民族主義居開章明義第一篇。他自一起始的革命主張和他的民族主義六講給國人的影響眞不知有多大。試想不知有多少愛國志士為民族主義丟了頭顱，灑了熱血。試想『四千餘年專制毒，』竟為他的學說『一旦掃而清！』真的，還有比他的理想更有力量的嗎？我們如不承認他的民族主義所發生的影響，簡直是否認事實。

但是孫先生的學說有許多都是針對時勢才創立的，現在局勢已進展到另一階段，所以他的民族主義我們也很需要重新估量。

第一，我們若以歷史眼光來看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便可以見到他講民族主義完全是以民族自身以外的東西為對象的。換言之，他在最初因要推倒滿清，所以講民族主義；嗣後因想打倒帝國主義，所以才講民族主義。如就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發展的過程看，便可以發現一件頂有趣味的事，那便是他在辛亥革命成功滿清退位之後，曾有一時不再談民族主義。孫先生在民國三年七月八日手草的「中華革命黨總章」中第二條便是：「本黨以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為宗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用同盟會革命方略，軍政府宣言語。見胡編總理全集第一集上冊二八八頁）的民族主義就已不見了。此後一直到民國十二三年的時候，為和帝國主義相抗，才又堅決地抬出民族主義來。（關於推倒滿清的理由可參看汪精衛先生的一篇有力文字：民族的國民——見汪精衛集第一卷。關於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論之演變，可參看崔書琴博士的The Influence of the Canton-Moscow Entente upon Sun Yat-Sen's Political Philosophy: I, 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ism 一文載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XVIII, No. 1, April 1934，特別要看一〇八頁至一一八頁）

孫先生兩次講民族主義，幾乎完全都是對外的。我覺得這是很值得我們注意和研究的。

第二，我們要看一看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六講都談到甚麼。中山先生先說「造成民族的原因，概括地說，是自然力；分析起來，……當中最大的力是血統，……生活，……語言，……宗教，……風俗習慣」（第一講上半），底下便舉出中國人口的減少，（第一講下半），外來政治力的壓迫，和經濟力的壓迫（第二講）是中國民族最大的危機。中國民族主義已經失去很久（第三講）。欲想恢復民族主義須將家族宗族擴張到國族（第五講）。欲想恢復我們民族的地位，須恢復我們固有的道德，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點；須恢復固有的智能，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等理；須恢復固有的能力，如發明指南針，火藥，印刷術等技能(第六講)。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能恢復之後，再談世界主義不遲(第四講)。中山先生所提出來的恢復民族主義和恢復民族地位的辦法，究竟能否採用，或採用後能否達到目的全恐不無問題。並且在他整部三民主義中，恐怕還祇有他提出的恢復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的辦法最為人所不注意。我們現在似乎也祇能就中山先生所舉的造成民族的五個原因來討論。

我們先要認清孫先生所舉的血統，生活，語言，宗教，風俗習慣五個原因，全祇是造成民族或民族性(Nationality)的原因，有了這幾個原因最多可以成一個民族，而距離達到邦國主義的階段，還可以相去極遠。就中國說吧，我們幾千年來便是個民族，但却沒有邦國主義；目前中國也仍是個民族，但一樣也還談不到有我所說的邦國主義。

民族性與邦國主義的區別

我們先將民族性繼續分析一下。中山先生舉出造成民族的五種力量。在這五點之外，還可以舉好些種。

共同的歷史很明顯的是一種造成民族性的很強的力量。因為我們的祖先世世全住在一起，於是我們便都覺得特別親熱，覺得有一種特殊關係，和其他有另一歷史的人們有分別。關于這一點的例子極多，毋須舉。

祇有了平庸的歷史已經可以加強民族性，但如在既往的歷史中有過特別光榮的或被壓迫的事件，後人追憶起來，便更容易使他們在情感上發生共鳴。比如中國的漢唐兩朝之擴張版圖，直到現在還足以使我們誇耀。而元清之統制中夏，直到現在所有的中國人全引以為奇羞。祇就全民族之被壓迫來說，尤容易激起人民的憤慨。愛爾蘭人不以保持故有的民族性為滿足，並進一步而要求政治獨立，幾乎完全是由于回憶到已往之被虐待才發起的運動。

順着這條路再往詳細處分析一下，所謂一民族的光榮或被辱的事件，大部都與戰爭有關的。所以決定一民族的命運的戰爭，無論成功或失敗，都是加強民族意識的力量。一時的創傷，常常要留下永不會平復的痕跡。

家鄉或祖國也是造成民族的力量。中國人在海外營生幾世，雖然也許永想不到祖國是怎樣的，但祇要提到「中國」兩字，却總要起一種神秘的感覺的。聖詩上有一句常被人徵引的詞道：「我若忘爾，耶路撒冷乎，吾其忘我右手之技能！」這一句詩中興不知凝聚了多少民族情感。

文學，詩歌，藝術作品，民間故事，和俚曲等，有許多都是民族情調的結晶，藉着這些東西，民族熱情的火把一代傳遞一代，直至永久。

甚至衣服裝飾都與民族性大有關係。滿清入關不久便令漢人全須剃髮，穿長袍馬褂。「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這句話，我在小時，還聽人傳說過。及至民國，巡警又有強迫替頑固的鄉愚剪辮子的事。在外國，類似我們方才所舉的例也很多。英女皇伊利沙白即曾下令禁止蘇格蘭人穿短袴。埃及的民族主義者主張埃及人都須戴一種紅氈帽，並且已有法令要埃及政府官員必須都戴那種紅氈帽。

再瑣碎的小事物，例如徽記，也都與民族情感有關係。英國的「獅子」，美國的「鷹」，中國的「龍」，等等，既是全國一致的表象，又足以激動國民的更強的情調。

除了上面所舉的一些具體的東西之外，還有幾種心理作用，可以說是民族性最重要的標誌。比如：(甲)頭腦的相似(Like-mindedness)，如德人頭腦的玄奧，英人的平易等；(乙)共同的利害(Common interest)，如同怕水淹，同怕旱災，同怕治者橫加某一種課稅等；(丙)共同聚處在一起的欲念，如在美國的各種族不同的人，全不約而同地各以類聚，某州或某城的某一偶，常常可以見到爲日耳曼人，挪威人，意大利人或中國人，所獨佔；(丁)民族自覺意識(Racial consciousness)即我知道我是中國人，我們都是中國人，而與其他民族有別的意識；以及(戊)民族自信；與(己)民族自尊，等等皆是。

除了血統，生活，語言，宗教，風俗習慣，五項造成民族的五大力量之外，我們隨便又舉了十幾種。這些力量有的是造成民族的原因，有的是民族性的表現。並且就大體上說來，上舉各點都可以當做造成民族性的原因與結果同看。

我在這裏願重複地說，上面所舉的各點，都祇是民族性(Nationality)的特點，還離邦國主義(Nationalism)甚遠。民族性中並且有兩種特點，我們也應在這裏指出。第一個特點是，民族性就大體上講是中山先生所稱的「自然力」所造成的。有許多人將民族性的根據放在生理上，及物質環境上，有人說民族性是文化的產物(參看 Hayes: Essays on Nationalism ——第十二至十三頁——有南開大學學生譯本)，但生理，文化，歷史等力量，我們這裏都可以把牠們當作自然力量看。關于民族性的另一特點便是牠的許多特點中，沒有一點是必需的屬性(Necessary attribute)(參看 J. S. Mill 代議制政府第十六章)。上面所舉不下二十種特點，很少有一個民族能佔全的，并且缺少上面所舉諸點中任何一點，也

一樣可以稱為民族。

邦國主義的特點

關於民族性與邦國主義的區別，歐美政論家也多不加以分辨，或加以分辨而未能抓住要點。哥倫比亞大學海思教授指出邦國主義有四種不同的用法，他說：『第一，邦國主義代表一種實際的歷史過程，由民族樹起政治單位，由部落或帝國造成現有的族國（National state）制度的歷史過程。第二，邦國主義這個名詞代表那實際的建國歷史過程中所含蓄的理論，原理，或理想。在這種意義下，邦國主義同時代表民族意識之深刻化與一種族國哲學。第三，邦國主義或許是指某一政黨活動而言，此義實將歷史過程與政治哲學二者打成一片，如同我們可以說「愛爾蘭邦國主義」或「中國邦國主義」等；此義如用做形容詞「邦國主義者」(Nationalist)時則更明瞭，例如，我們可以說「愛爾蘭邦國主義黨」。邦國主義的第四個用法是代表一個民族——或許已經成為一個族國的——中個人的心理形態，一種對邦國的事件及理想之忠心高出其他忠念的心理狀態，同時對於自己的民族性之驕誇，對本民族之內在優點及使命之深信，均成為該種心理狀態之主要部份。』(Hayes, C. J. H., Essays on Nationalism 第五至六頁。B. Joseph 在Nationality, Its Nature and Problem書中第二十七頁至二十八頁完全師法海思教授的分析)。

海思教授的說法，不完全令人滿意。就基本意義來講，前三點可以歸納成一點：邦國主義乃根據民族 (Nationality) 以求達到族國 (National-State) 的學說，或運動（已成功的即海思教授所舉第一點，正在進行中的，即他所舉的第三點）。他所舉的第四點，按他的意思，是指近若干年變象的邦國主義而言，我們在後面可另做討論。

現在讓我們舉出邦國主義的兩個特點來：

第一，邦國主義是一個或一個以上的民族求達到主權國 (Sovereign state) 的理論或運動。

第二，邦國主義是一種束縛聯繫國民成為一體的情力，為大規模的「自治」(Self-government) 所必不可少的條件。

第二點是邦國主義的理論基礎，我們留在下一節講。我們現在可以對第一點中的含義，略加以分析：

甲，邦國主義，幾乎可以說是個純粹的政治名詞。與民族性屬於文化的或Ethnic範圍不同。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侯爾克姆說的對：『嚴格說來，全民族之要求樹立族國，並非民族情感(Sentiment of Nationality)之主要部份；而係政治力所產生之民族性之一面。民族之處心積慮以求在本國佔得

統治地位或成立獨立國之努力，即近代政治中所稱爲邦國主義者是。』(A. N. Holcombe: The Foundations of the Modern Commonwealth p. 136)所以有了這裏所提出來的民族與邦國主義兩名詞間之區別，可以使我們在討論問題時淸楚許多。就事實來看，我們可以說，有許多民族 (Nationalities) 祇是民族而已。 他們因爲沒有政治獨立運動， 所以我們祇說他們有自己的民族性，而不說他們有邦國主義的情調或運動。比如，愛爾蘭人在沒有發起自由邦運動之前，我們祇說有愛爾蘭民族性，在既發起自由邦運動之後，我們不但說愛爾蘭有牠的民族性，我們並進一步說，愛爾蘭有牠的邦國主義。猶太人在近年來沒有積極推行 Zionism之前，大體上我們也祇說有猶太的民族性，現在我們却已可以說有猶太的邦國主義了。但祇有民族性而未達到邦國主義的例子却更多。

(乙)邦國主義不必含有一個獨立國家祇有由一個民族來組織的意思。約翰米爾 (John Stuart Mill)曾主張一種 Mono-National State， 他說：『就大體上講，政府之界限大致應與民族界限相吻合，係自由機關之必需的條件。』(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第十六章)這種「族國」的說法，在一起有阿克頓爵士(Lord Acton)反對（參看他的 The History of Freedom and other Essays)，時賢中濟末恩敎授也有極有力的批評（參閱他的Nationality and Government p46)。他對國(Statehood)與民族 (Nationality) 曾加以淸楚的分別(見同書第五十頁)。我們也覺得米爾的說法實太偏於理想，偏於不必需的理想。米爾的學說不但在實際上沒有實現到可觀的程度，並且若眞依他的理想做起來，各洲的國界地圖就必須重劃一番（這個圖必定還極難劃)。比如大不列顛就應該分成英吉利，愛爾蘭，蘇格蘭，和威爾士四國；比利時應分爲弗蘭德與瓦倫兩國；瑞士應分爲或分與德，意，法三國；坎拿大有一部應歸法國；美國的威爾康新州應歸德國，民內蘇搭州應歸挪威；中國的五個民族嚴格講來也許應該分成五國。類似這樣的例多得很。所以事實告訴我們，一個國不必由一個民族來組成，一個民族並也不祇限于組織一個國家。這一點有很重要的意義，因爲由這一點我們便可以說邦國主義(Nationalism)與民族性(Nationality)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並且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可以証明，各民族依平等原則很可以共同合作。

但是邦國主義的對象或理想却祇有一個國。所以就西文的字根來看 Nationalism與Nation和 Nationality 極相近，然而就意義看，Nationalism却是與 Statehood 一鼻孔出氣。這也是我譯Nationalism爲邦國主義的主要原因之一。

（丙）邦國主義之以主權國爲理想，還需要一些更詳細的解說。

海思教授所說邦國主義乃民族性與愛國心(Patriotism，嚴格說來，Patriotism譯爲愛「國」主義是不大正確的)的感情的結合（見前引書第六頁及第二十九頁），是不能說盡邦國主義的特性的。邦國主義最主要的目標卽在得到自治的最後主權。所以在前面講民族性時所舉的人民「共居一處的欲念」還不能算入邦國主義的範圍，因爲「共居一處」的這句話中，不必含有一個自主的政治組織下共居一處的意思。但祇有得到自治主權或有意識地以自治主權爲目標時，才稱得起是邦國主義。換言之，在一團體中若唯有'The will to be a nation'的時候，還不能說已經達到Nationalism，而非有了'The will to be a state'的時節，才能說已經有了Nationalism。

濟末恩教授認爲Nationality純係精神的(spiritual)及教育的(educational)問題。他說：「在我看來，民族性絲毫不是政治問題，不是主權國，武力，邊疆，及外交政策問題。——……牠最主要的是一件精神問題，特別是一件教育問題。是父母，師長，教育行政者，傳教士，社會工作家，及所有關心少年生命理想及社會精神健康的人的問題。』(Nationality and Government P. 65) 所以他稱他所主張的爲一種非政治的「邦國主義」(Non political Nationalism，見前引書第六十七頁)。他甚至說：『自由(freedom)與自治(Self-government)的關係很密切；但更重要的是要承認此二者並非一事。海地(Haiti)比牠的鄰國直馬甲(Jamaica)或尼格立亞(Nigeria)自治成分較多，但直馬甲和尼格立亞是比較更多自由的國家。如果英國法令及其專家技能自尼格立亞撤出，尼格立亞必終爲昏沉睡疾所征服，而尼格立亞國之個人在創業及幸福方面亦不見能增加自由。在知識及教育的某種階段上，自由政府及負責的自治政府是不並立的。……——』(見前引書第五十八頁)。從所引濟末恩教授的前一段中，可以見到他是從猶太人的立場來說話的。從所引的後一段文字中，又可以見到他那十足的不列顛人的傲態。濟末恩教授之所以取這種態度的原故，感情成份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我想，還是因爲他對Nationality與Nationalism兩字的分辨不嚴。民族性固然很可以當做精神的及教育的問題看，然而邦國主義却清清楚楚地是個政治問題。Non-political Nationalism兩個字放在一起便是矛盾。

濟末恩教授之將「自由」與「自治」分開來講，是晚近對「民族自決」的學說最頑强的一種挑戰。我們站在「落伍的」民族觀點，覺得他那種說法，與「白人的擔負」一類的肉麻

話是不値得一顧的。米耳的「國界應與民族界相吻合」說，固然所假設的嫌過多些，但他所說的，治者須得被治者的同意，一條原則，却是不刋的眞理。我們深信自由與自治是不能分開來講的，不由自治而得到的「自由」，便不是自由！非律賓人所說的，寧要菲人的地獄，不要美人的天堂，便稱得起已經得到這種精神。

邦國主義一定要講自治主權的 。主權並很少是對外而言。對內才更要講主權。在國內不許有任何其他組織能比政府有更高更後的力量，政府的命令是統一的，至少這幾點都是講邦國主義的全要注重的。

（未完）

關於三國演義

魯珍

國聞週報本卷三十六期，載：士莪君的小品文，『三國演義藍本』披閱之下，偶有所觸，信筆寫此以和之。不過：士莪君的大作，是關於三國演義的藍本，拙稿所及類似三國演義的故事，略言數則於下。

三國演義的著者羅貫中，大半引申於陳壽的三國志，並非盡鑿空，清朝在滿州建國時，曾專爲開局譯成官書，頒給文武百官，魏源著的聖武記所載：『太宗崇德四年，令達海譯三國志演義……未竣而卒，順治元年繙譯三國演義告成，大學士以下議敍有差。』

清「開國方略」載：『……經略額勒登保微時，爲超勇公海蘭察帳下侍衛，額勇甚，每戰輒陷陣，海公嘆賞之下！謂曰：爾將才可用，但須略識古兵法，取新譯三國演義一卷授之；額習悟用兵法，儼如張翼德之勇中有智，蕩平寇匪，積官至經略。』可見當滿清初葉，竟把這部演義用作兵書看，其推許可謂至矣！

又清初「掌故考證」。有這麼一則：『……李定國初與孫可望並爲賊，有蜀人金公趾者，在軍中爲說三國演義，每斥可望爲董卓曹操，而期定國以諸葛，定國大感動！曰：『孔明不敢望，關張姜伯約不敢不勉！』遂與可望絕，及受明桂王封爵，自誓努力報國，洗去賊名，百折不回，殉身緬海，爲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未始非當年書說，『有以啓發而感化者也！』據此則三國演義又成了一部激發忠義的經緯了。

總之：這部演義在舊小說中，算與紅樓夢，同佔了很大的威權！『家喻戶曉』這四個字實在當之無愧，而有時紅樓夢看膩了未免使人生些脂粉氣，三國演義確有點足壯英雄膽！

九月二六日于治一室燈下

為拙輯答繆鳳林先生

王芸生

拙輯『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問世以來，承已識及未識的諸師友的指導及幫助，深爲感愧 。對進而指正我之錯誤者，尤爲銘感。計自前年春間第一卷出版以來，先後承張德昌，蔣廷黻，羅漢，尹秀峯諸先生及日本人士，在報章雜誌上公開批評，溢美之處，當益加勉，指正之處，一一銘記，以爲改正之資，偶有過當之處，亦不辨正。皆一律感謝其指敎之雅，向未公開答辨。此外又承張傚彬，徐一士，羅玉東，夏鼐諸先生直接賜函指正，亦皆什襲珍藏，以備將來改正參攷。蓋拙輯倉卒觀成，晚出的史料，就我個人所知，因受時間限制，未及補入的甚多，且限個人學力，疏誤之處，尤不在少。這些地方，當於將來改版時補充修正 ，在我個人，尤願假以充分時間，澈底修正一番，然後改版問世。這是我個人的心願，目前尚無法實現。所以在此尚未了却心願之時，極願多讀書，多聽人家的批評。

× × × × ×

我編這部書的目的及態度，在第一卷『凡例』中曾這樣聲明過：

『本書目的在據可靠之史料，將六十年來中日外交，輯爲始末，貢獻國人以正確的史實，以云作史，則不敢承。』

這部書所以名爲『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而不稱爲『六十年來中日外交史』者，就是不敢居『史』之名。只說『輯』，而不說是『著』或『編』，也是爲此。此書的體裁，只是要用『史料將六十年來中日外交輯爲始末』而已。這種體裁，在國人尚屬創舉，略當於西人所謂之Documentary History，與MacNair之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elected Readings)一書，頗相近似，不過規模比較大些。這種體裁，並不是史的正體，主要的目的是在把散漫的史料集攏起來，加以抉擇排比，用史料的本身來說明歷史的眞相，遇有不能用直接的史料說明的地方，再由編者加以叙述，以資銜接。這樣做法，我認爲有兩種長處：㈠無編者的主觀意見，卽有所是非，也是皎然有據的；㈡不失史料的本來面目，

便於學者引用。要達到這兩種長處，所採用的史料第一要『確』，第二要『新』。『確』是第一步工夫，若再能做到『新』，那便更有貢獻了。我以兩年多的時間，編了七卷書，疏漏固然不免，而於採用史料的『確』與『新』，自信曾相當做到。

× × × × ×

最近於第二卷第十二期「圖書評論」上讀到繆鳳林先生批評拙輯的大文。我讀了這篇文章之後，覺得有破例答覆一下的必要。我對於繆先生的大文，與對於其他諸師友的賜教一樣：「溢美之處，當益加勉，指正之處，一一銘記，以為改正之資，偶有過當之處，亦不辨正。」現在所不能已於言的，只是一個態度問題。繆先生文章，越出了評書的範圍，他侮辱了大公報社，並無端涉及編者以外的私人。他開頭就說：

『大公報社與過去的某種政客及政團，是有相當的因緣和關係的。本書為了這層緣故，得到了許多已往未曾發表而「特囑來源守秘」的文件（我可以明白告訴讀者，這些資料，大都是曹汝霖陸宗輿和章宗祥供給的）。同時，曹汝霖偽造致陸宗輿的信，及章宗祥替自己辯獲的筆記，也就成了本書六七兩卷的骨幹。這以報社的出版物來作某種政客的反宣傳，並藉報社的聲譽來希圖改變一種不可磨滅的過去事實，不得不使我們非常抱憾。本篇評論的主意，即在喚起國民注意，毋使奸先得售其計。』

繆先生既打定了這個主意，他的邏輯便不免走了偏鋒。拙輯一二兩卷，未曾逐節註明出處，但其中並無新史料，故不成問題。自三卷起均加註明，我在「凡例」中說：「自本卷起，書中所徵引之史料，均註明出處，以便讀者參證。惟此數十年之史蹟，非盡可於已出版之史籍中搜求，其有採諸私家藏稿而囑來源守秘者，祇得闕而不註。」這原是著述者應守的普通道德，繆先生卻說：『其闕而不註者，也可以識其別有用意。』我可以坦白的告訴繆先生，凡所闕而不註的，只是一種應守的普通道德，並無不可告人之隱。（這些文件的來源，在私人談話中，我均曾對人談過，但不能形諸楮墨。）在繆先生之意，以為凡闕而不註的，便是曹陸章三氏供給的，便是別有用意。這可分為兩層解釋：第一，我可以把我書中所有闕而未註的史料列舉出來，看看是否大都是曹陸章三氏供給的，或別有用意。第二，曹陸章三氏是民四至民八中日交涉的主要當事者，我們要明瞭這幾年的史實，對於他們是不應置之不顧的。

且把我書中闕而未註的史料，加以檢覘：

1.駐俄使館檔案（見第四卷頁六五至一五六）

這一束史料是述庚子事變時對俄之東三省交涉的。這幕交涉的眞相，完全經這些史料說明了，並顯露出一個忠個貞亮以身報國的公使楊儒先生。在這項史料未發現以前，一般口碑皆謂楊氏昏庸誤國，時賢著書，甚至謂此時曾簽訂中俄二次密約者。這些文件在學術上是有貢獻的，便是『特囑來源守秘』的，不知是否別有用意？這些文件是一位老外交家給我的，他說：『我把這些文件交給你發表，是爲一個亡友洗冤，但不願示義於人，故請勿聲明來源。』這卷書出版之後，蔣廷黻先生問我：『這些史料太重要了，你從那裏得到？』我曾將此公姓名告訴蔣先生。但若形諸楮墨，在道義上是不許可的。此公千古之後，我或可將其姓名宣布。

．中日全權大臣會議東三省事宜節錄（見第四卷頁二五二至三三八）

這是日俄戰爭後中日會議東三省問題時的會議錄。這些檔案在中國方面曾經一度失踪，日本方面把會議錄內存記的問題摘出一部分公布，說是一九〇五年的中日密約（又稱中日秘密議定書），成爲國際間的一大疑案。幸而李頓調查團來中國時，這些檔案發現了，我們的官司未曾打輸。我得到會議錄的抄本，在書中合盤托出，並特著『闢所謂秘密議定書』一文，以斥其僞。從此世人乃盡知此事的眞相，日人也不能再說會議錄外另有密約的存在。這些文件對於國家曾有了重大貢獻，但檔案的來源，在國家立場上，我是不能公布的。若說這是曹陸章三氏供給的，且別有用意，便未免掠美了。

3.駐日使館檔案（見第六卷第五十八，九，六十各章，第七卷第六十一章）

這些文件，是民三至民五中日交涉的重要史料。從這些檔案中使我們得到前所不知的知識 。牠的來源，我爲個人信約及國家立場，暫時均不能宣布。若如繆先生之意，假設這些文件是曹陸章三氏供給的，則曹陸章當不失爲豁達大度的光明人物。因爲這些文件中有許多是不利於他們個人或黨派的。茲就我書中曾經引用的略舉數例如次：

㈠第六卷三十八頁，外交部致東京駐使陸宗輿兩電，許日本以經濟利益，爲日本取締國民黨的交換條件。這於袁於陸，均不利。

㈡第六卷三六五頁有賀長雄致曾彝進的電報，及三六六頁陸宗輿致外交部的電報，即我所懷疑的『另一密約』。於當時的政府及曹陸均不利。

㈢第七卷四頁至三十八頁，北京與東京間接洽帝制問題

電報，均有背於曹陸諸氏的團體利益。

4. 袁世凱硃批二十一條案（見第六卷頁九一至九五，頁二八三至二八六）

這種文件的確說明了袁世凱對這幕交涉的有識有為。但這是鐵的事實，歷史的公道，我既見到這種有價值的史料，便絕不顧忌悠悠之口，去阿附俗論。據悉政事堂存檔有袁氏關於二十一條交涉的硃批三十餘件，我只見到六件，書中只引用了兩件。假使這些文件管理得法，政府檔庫中當尚能見全豹。我相信這些文件一旦全部發現，袁氏對此幕交涉的功罪，更容易肯定了。

5. 二十一條交涉會議問答（見第六卷第六十章之各節）

二十一條交涉，中日兩方共開會議二十五次，每次均有『會議問答』（即會議錄）。我去年春間到南京謁一月之力只得到八次會議錄，尚有十七次付諸闕如。這在我是一種未竟之業，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夠得到全部會議錄，儘先公諸世人，則民四交涉的真相便全部大白了。我願上帝不辜負我這個心願。

6. 曹汝霖致陸宗輿的四封信（見第六卷第六十章之各節）

此節容另節論之。

7. 巴黎和會紀錄（見第七卷頁二四一至二四四）

此據私家筆記，經我與陸代表密電核對，大體無誤，不過較詳而已。

8. 陸代表密電（見第七卷第七十章之各節）

這是出席巴黎和會首席代表陸徵祥氏致外交部的密電。這是五四運動的爆發素，曹陸章三氏遭國人唾罵之始，應該扯不到曹陸章三氏身上，當然亦談不到『別有作用。』這些密電，我認為對於中國外交史是有貢獻的，但其來源我尚不能宣布。

上舉八種未註來源的史料，除第六種留待別論外，請讀吾書者判斷，是否大都是曹陸章三氏供給的，是否別有用意。

× × × × ×

以上既經逐節檢視，現在且專討論關於曹汝霖氏的四封信問題。曹氏是民四交涉主要當事者之一，我為明瞭交涉真相，為編輯這本書，是絕對應該同他談話採輯史料的。這與我為明瞭庚子時的中俄交涉真相，及日俄戰爭時的中俄關係，去訪問胡馨吾先生（惟德），為明瞭九一八以前的中日關係，去請教汪袞甫先生（榮寶），毫無二致，是談不到什麼『因緣』與『關係』的。（胡汪二老業已作古，我不妨把他們出使任內的史料的下落告訴讀者。胡公使的經手文件，大半皆經王希隱先生錄副，屬於前清時代的，已編入『清季外交史料』發表，屬於民國時代的尚珍重保存。汪公使的經手文

獻，我曾得到一部分，將來我書第八卷或第九卷中再有『駐日使館檔案』出現，便是汪先生的遺澤。這些檔案，我在今年夏間方由汪公子績熙先生手中拿到，是汪公使遺囑把這些文件交給我作編書的史料的。汪先生的厚意，我是永表敬意的。）

繆先生認爲這四封信『絕非當時眞蹟』，我亦未嘗不有同感。我在引用曹函之時，在紹介語中，曾有這樣一段話：

『外交次長曹汝霖，爲二十一條交涉之主要人物，其功罪亦未定論。編者蒐得其致陸宗輿書四件，合而觀之，儼然此幕大交涉之縮影，且可作曹氏之自訴狀(Self-Confession)或回憶錄(Memoirs)觀也。』（見第六卷一〇三頁）

繆先生若能稍微玩味一下，便知道我已明白告訴讀者用怎樣的眼光去讀這四封信。我現在可以明白告訴讀者，這四封信是我從曹潤田先生手中拿到的，未曾竄改一字。我採用這四封信的理由，因爲是出自曹氏的手筆，中間包括不少的歷史問題，以曹氏的地位，我們就把這四封信當作他個人的『自訴狀』或『回憶錄』，也有絕大的史料價值。這卷書編成未印之時，我曾將原稿送給一位齒德俱隆的某政治家校閱（此公在民四時任公府要職），並曾提出幾個特殊問題去質疑。此公對拙輯二十一條交涉一章有不少的提示，而對於史料的內容，則認爲大體無訛。我深感民四一役問題甚大，歧說甚多，故多方請益，以求近眞。我編書七卷，選材立說，大都一貫，惟於二十一條交涉一章留有幾個歧點。例如五月六日政府對第五號讓步一節，（第六卷頁三〇一至三〇三）我除據曹函外，又引『駐日使館檔案』及芮恩施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書中之說，以期兩說並存，留待後證。繆先生竟抹煞我這種忠實謹慎的態度，認爲『極度之矛盾』。又如『另一密約』一節，（頁三六五至三六六）曹先生曾對我說是一種誤會，但我仍將其存疑。我若意在給當事者洗刷，這些材料我皆應棄而不用；但我的存心是在研究歷史問題，所以便成爲我不能放過的好材料了。這些問題，在我書中皆不算解決，其原因是我得到的史料，尚不夠充分。現在我的責任，是就自己的知識所及，把這些問題提示出來，留待時賢（或是我自己）繼續解決。這種態度，總應該取諒於人了吧！

又關於曹氏第四函中關於中國覆牒加入『容日後協商』五字一節，我有一些推論，我說：

『關於中國覆牒內「容日後協商」數字之補加，其說頗不一，時人著作頗有謂係曹汝霖擅加者。此何等事，汝霖絕不至如此專擅。曹函謂係陸徵祥負責添入，以編者

滄見測之，亦必請命而後行者。蓋陸氏辦事一向謹愼，亦不願負此重擔，況此事糾纏甚久，儘有時間派人入府請命。故此事之最後責任者，必在袁而不在陸曹也。』

（見第六卷三一五頁）

這原是編者的推論之詞，繆先生竟特別摘出『此何等事，汝霖絕不至如此專擅』一語，謂『除了曹汝霖本人，誰敢擅作此言？』『這眞是對編者個人的絕大侮辱，難道『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是姓曹的編的嗎？書評做到這樣程度，簡直是出軌了！

以下繆先生又運用他的邏輯，對大公報社及私人橫加揣測，甚至把我書六七兩卷的『凡例』同蔣廷黻先生的書評都拿來作推敲的材料，這種如有鬼來的文章，簡直無從置答。我可以明白告訴繆先生，這部書是我編的，大公報社出版的，我除了爲搜集史料曾見過曹先生幾面之外，陸章兩先生至今尙無一面之雅，大公報社尤無替任何個人或政團辯護的義務。就史論史，二十一條交涉，袁曹陸不但無罪，而且有功，不但未曾賣國，而且是愛國者。曹陸等容或有罪，但不在二十一條交涉。這是我所堅信的結論，非但不肯苟同一般流行的見解，且願有人就其所知來和我研究。

× × × × ×

關於章宗祥氏的筆記『東京之三年』，我在第七卷書中引用時，曾公開聲明來源，其是其非，自有章氏個人負其責任，原無答辨的必要。但繆先生爲要周內人罪，所以也成了問題。據繆先生的邏輯，是我第六卷書出版之後，銷行很廣，評論界很歡迎新史料，一般對二十一條交涉曹陸諸氏的功罪也有了新的估量，於是章宗祥氏趕快寫了一本筆記，交給大公報社，於是便被姓王的編入第七卷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了。這是一層。其次，是大公報社因爲某種『因緣』及『關係』，便給章宗祥氏『洗刷』及『辯護』了。

這種純粹揣測的邏輯，本身先已站不住腳，不過我也可以分兩層來答覆：

第一，章公使的出使筆記『東京之三年』，並不是我的第六卷書出版後纔臨時寫成的。這本筆記的原稿，在我第一卷書未出版以前我就見到了，擇要錄副。蔣廷黻先生也見到過。當第七卷書未動手之先，我到淸華園去同蔣先生商量這卷書的編輯計劃，蔣先生就問我：『章仲和公使的出使筆記，你看見過嗎？』我說：『已見過，且已擇要錄副。不過有些地方覺得稍過些。』蔣先生說：『我以爲不然，這本筆記是你這卷書的很好史料，你可以詳細再讀一遍，我覺得章公使這個人是很不錯的。』蔣先生現在雖遠在歐洲，仍可爲

此事作證。

第二，一個政治家或外交家的筆記，牠的本身是有史料價值的。我在中俄密約一章引用俄相威特的回憶錄（The Memoirs of Count Witte），在甲午之戰一章引用陸奧宗光的『蹇蹇錄』，在英日同盟一章引用林董秘記（The Secret Memoirs of Count Tadasu Hayashi），在日法協定一章引用施阿蘭(Gérard)的使日筆記（Ma Mission au Japon），在西原借欵一章引用勝田主計的『菊分根』，與我引用章氏的筆記，完全一樣。這種當事者的自己說話，有時免不了曲筆，但這是作者的個人道德問題，無論如何，不能說引用其說的人便是替他辯護，或別有作用。譬如威特在他的『回憶錄』中，把他的同僚羅拔諾夫(Lobanov Rostovsky)說成一個不懂事的小孩子，但據最近蘇俄公布的『赤檔』看來，便覺殊不盡然。我相信李鴻章的使俄密電全部出現以後，我們的這位一代政治家，也不會全像威特書中所寫的那樣不堪。但雖如此，威特的書的價值仍然存在，我們研究這些問題，參考書中是不能漏掉牠的。章宗祥氏是民五至民八的駐日公使，我們要研究這幾年的中日外交關係，是否應該閉着眼睛不去看他的出使筆記？難道這就是『別有用意』嗎？

我對西原借欵的論斷，在中國方面的立場上，我的見解如次：

『就自中國方面言之，民國以來之政府，類以借債度日，若單以借欵而言，則西原借欵大體上尚不失為差強人意者。即以西原借款開端之交通銀行借欵而言，利息低，無回扣，無切實抵押，誠借欵條件之優者矣。……惟所成為問題者，即此種錢，大都拿來消耗於內爭，未嘗用於利國福民之途，是其罪惡。綜觀此段借欵，堪為詬病者，約有數種：若吉黑林礦借欵，不啻廉價抵押兩省林礦；濟徐高徐二路借欵，於民四條約外涉及山東問題；又吉會路墊欵及滿蒙四路借欵等，均流於濫。此類借欵，後雖不免多數形成空殼合同，然自當時之政治意義論之，殊難為諒也。

……至其用途之清算，以及在內政方面之影響，以不關外交，故不贅。（見第七卷頁一二七至一二八）

繆先生引了我這節書的一半，未置可否，特別摘出『不關外交，故不贅』數字，謂：『編者對於此等政客之隱惡不書，真可說是無微不至！』我對於西原借欵，曾有上節所引的坦白論斷，繆先生不從正面的觀點上來批評我的見解，卻挑出不相干的幾個字說我『隱惡不書』，真是周內備至。

西原借欵在內政方面的影響，我已有『此種錢，大都拿

來消耗於內爭，未嘗用於利國福民之途，是其罪惡。』的批評，至於我不給西原借款算開銷清賬的原因，我也可以公開告訴繆先生。『不關外交』是一個原因。另外一點，算這筆賬是一個很專門的問題，不是可以率爾操觚的。我最初本有試算這筆賬的野心，我知道王叔鈞先生（章祜）對舊財政部的檔案曾做過一番整理工夫，我想去請教，不幸他那時正在病中，不久便作古了。這是一個損失。若從出版物中找材料，日本『外交時報』第六十一卷第二，三兩期曾載岡部三郎的『日支國交上障礙之西原借款論』一文，他對於西原借款的用途，逐項列有清賬，其綜數的百分比如下：

甲、行政費	五・七
乙、償還外債本息	一六・四
丙、軍費	二八・〇
丁、償還內債本息	三四・〇
戊、兵器代金	七・三
己、議院經費	〇・五
庚、其他交附金	七・五

（此項內包括龍烟鐵股本，中日實業公司股本，整理幣制準備金，交通部電信建設費，四項。）

辛、救恤及償賠	〇・六

假如他的統計正確的話，儲大的西原借款，其用於軍事的，合(丙)(戊)兩項，只占百分之三十五，不能不說與一般所想像的相差甚遠。我未曾給西原借款的用途算清賬，是我的懶惰，是我的能力不夠，現在却竊幸未曾用了這種力氣；否則，更不知給繆先生揣測到什麼程度了。

暹羅華僑近狀及其前途(續)

張孜

暹羅的手車夫，依法律規定須受年齡的限制，未成年的與年老的人大致二十一歲以下，四十五至五十歲以上的就禁止拉車，不像北平常見有八九十來歲——近來似乎少見了——的小孩，一前一後擁一乘客在大街蠕動，不過這樣的怪現象固不能在暹羅都市的街道上見到，但年老人拉車的却並不少見，儘有六十多歲還拉車的。作者除在暹親眼見到之外，並有不少次同學生談話時得到他們的報告，說：他們遇見有很老的手車夫，問他有多大年紀，有的答五十多了，有的六十多了。他們又問：這樣大年紀，政府不是限制不准拉車嗎？答：少報點就行了。再問：何不幹點旁的事情？答：年老了，沒有力量，也沒有本錢。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拉手車是暹羅華僑最沒有辦法最苦的一條生活道路。在這條道路中的除一部份年老人之外，也還有一部份壯年男兒。而這部份壯年男兒也大抵和碼頭工人一樣，個個都染有很深的嗜好，很大的鴉片烟癮。雖然在暹羅坐手車比北平的洋車價比較上要高得多，平均起碼總在十士丹以上。高有到二十，三十的，——再高即可以坐汽車了——比北平的洋車夫從東城拉到西城尚掙不到一毛錢的要好多了；似乎在生活程度比較還低，謀生還很容易的暹羅，手車夫的生活，不應該怎樣困難；然而，他們一般的都苦得很！年老的不能多勞動，不能多掙，生活自然苦；壯年的能够多勞動，能多掙點，而抽鴉片過癮，也就得多花點，結果是一樣的。

其次應該講到一般產業工人的生活情形。暹羅因為工業太不發達，真正的產業工人，數量比較還不很大，有許多很分散的在家庭手工業的形態之下存在着。他們的生活情形，全般的調查起來，實在頗不容易，為使讀者明瞭大致起見，茲將作者在曼谷調查數種產業所得的結果，列表如下：

工廠名稱	工人額數	每月工資	工作時間
元昌利火礱	男工四00—五00	10.00—三00.00銖	上午七—十一時
	女工 四	?	下午一—五時
紅毛洋灰廠	男工 五0	五.00—六0.00銖	每六小時換班一次
	女工 三0	六.00、銖	
	男工 四0—五0	五.00—四0.00銖	

				上午七―十二時
				下午一―六時
僑福紙煙工廠	女工	八〇	二〇・〇〇―三〇・〇〇銖	
	童工	不定		
林錦得利織造廠	男工	五―六	一三・〇〇―二七・五〇銖	早八時起
	女工	一〇〇	六・〇〇―一三・〇〇銖	晚六時止
	童工	六―七	二・一〇	
利民紗廠	男工	四五	一五・〇〇―二五・〇〇銖	上午八―十一時 下午一―四時半
丘廣同茂製皮廠	男工	八〇	一三・〇〇―四〇・〇〇銖	上午八―十二時 下午一―五時

從上表中所載的各項數字，第一我們可以知道各工廠的工人數量都並不大，元昌利火礱的人數要算最多，但他是連碼頭上運穀米的碼頭工人以及經理職員等都籠統的一起包括在內的，而且在調查時他這方面對各種數字的解答最是含渾其辭，僅能得到一個大概。紅毛洋灰廠，是暹京有數的大工業，人數才只一百七十餘人，也許是因為調查的當時，正有一部份在停工修理機器，所以人數較少的原故。所可惜的是亞細亞火鋸工廠，因為遇到阻礙沒有調查得了，否則與火礱同等重要的火鋸方面的工人情況，也可以知道一個大概。

其次在工資方面，除林錦得利織造廠的女工和童工的工資較低以外，其他男女工資平均最少都在十銖以上十二至十五銖之數，最高的達到六十。——元昌利火礱的最高額三百，因包括經理職員薪金在內，當然不能用作工資的最高標準。工作時間，多數都是每日九小時，多亦不過十小時，少則利民紗廠還有六小時半的——該廠因受日貨紗布傾銷打擊，減工維持，故工作時間與人數都很少。如果很勉强的就拿這幾種來代表暹羅產業工人的生活情形，則他們的生活在目前還可以勉强維持。自然這種論斷所依據的材料實在太少了。

此外與產業工人直接相連繫的曼谷尚有不少家庭手工業者，他們中最多的就是紡織業。從事於這種職業的以女工佔最多數。她們有的是在自己的家裏紡織，有的進到工廠裏去紡織，更有的白天在工廠中紡織，等工廠放工之後，再回到家裏紡織的，總之，她們為了多獲得一些收入，不惜盡量的使用自己的勞動力，她們每月的收入，在工廠中工作的，可以拿林錦得利織造廠的工資作代表，最少五六銖，最多十二銖，在家裏工作的，因為一是使用自己的生產工具，二可以隨意延長勞動的時間，收入當然會比較多些，反正刻苦勤勞的男女工人，在暹羅每月靠賣勞動力總可以換取十餘銖的生活資料，此較在國內謀生要容易多了，因為熱帶的地方的生活，「衣」與「住」都比較很容易解決，而暹羅多米，「吃」亦不會成很大問題，所以流離在那邊的很多苦同胞，總很少有自願離暹歸國的。

另外還有一部份既不稱富，也不極窮的華人小資產階級，他們的地位生活，一切都是追踪在大資本家的後頭而步伍在無產階級的前面的。從前他們很容易進到大資本家的地位，現在則比較很難，幾乎是不可能了，不過一樣也還可以湊合維持，且看將來怎樣吧！

五，暹政府對待華僑之政策

暹政府對待華僑，在六世皇頒國籍法之前，幾乎是無所謂政策的，凡到暹羅去的中國人，都一視同仁的與本國人享受同等待遇。要依我國一般王道主義者的口氣來說，這或許就是所謂「王道政策」。這種王道政策，雖在目前暹政府對待華僑的新政策已經切切實實的樹立了，而新政策中仍還有若干相同的性質被殘餘的保留着，就是新政策中對華僑仍相當的一時的保存着一視同仁的殘餘待遇。

那末暹政府對待華僑的新政策究竟是怎樣決定的？原則上究竟怎樣決定才是合理的對的呢？這里且先從原則方面解述起，待以後再及政策的本身。

根據以前所講的事實，根據暹皇與民衆黨代表的講話，都可以証明華暹兩民族的結合，已經有很悠久深遠的歷史，而且雙方歷來都是和洽無間的。在暹羅統治階級方面的意向，細玩他們講話的語氣，似乎眞想在暹的全部中國人個個都是暹羅人，個個都變成暹羅人，很少見有主張從根本上消滅中國人或者驅逐中國人出境的。這並非僅僅靠雙方的感情融洽使然，而實因在事實上有不得不作如此希望如此打算的關係理由在。

第一，我們已經知道暹羅民族的文化比較落後，民族特性比較散懶，在二十世紀的現代，要想完全靠這樣的民族支撑一個國家，維持獨立，决然會是一件不可能的危險事情，暹羅要想維持國家民族於不亡，或者更想求民族與國家强盛發達，都非吸收較優的民族勢力，充實改革本民族的實力不可。這一點想來早已被暹羅的統治者充分認識到的。

中華民族，就現代與各民族比較來說，固不敢謂爲絕對的優良，但以與暹羅民族較，它的優點確乎不少：它的文化程度比較的高，它的生活技能比較的進步，它的刻苦耐勞的精神，不但暹羅民族不能擬比，全世界都是馳名無匹的；而且它無論在什麽地方都很安分守己，沒有野心，沒有危險性，這是任何其他優秀民族所不會有的。暹羅如不欲吸收其他民族則已，如欲吸收，則條件上最好最合適的莫過於中華民族。

第二，我們已經知道，暹羅近代政治的基礎，是華人的

勢力開創的。——見前篇暹羅政治情形與革命後之趨勢——歷來參加政治舞台的高級統治人員，多數都是中國人的子孫，——見暹皇演詞——目前唯一的大政治領袖鑾巴立氏，更是彰明較著的華僑子弟，國務院委員，人民議院的議員，各部會及各地方長官，很多都是華人後裔，整個的暹羅政治，可以說是由華人建立起來，由華人支撐着。就政治的立腳點言，暹羅無論如何是不能離開華人勢力的。

第三，我們又知道，暹羅的經濟勢力，幾全然操握在華人的手裏：暹羅現有的農田地利，是靠中國人的勞動力墾殖出來的，工商生產業務，是由中國人創始經營的；其餘更有百分之十三以上的地畝，正期待着中國人的堅忍耐苦的勞動力去爲之開闢，鑾巴立氏的經濟計畫中的全國工業化，電汽化，正需要無量數的這種勞動力去爲之建設完成。因此，我們可以誇耀的說一句：已往的暹羅是靠中國人的力量建立保持的；今後還得靠中國人的力量去推進謀發展。爲証明這種誇耀的論斷確實起見，這裏再引錄民黨代表拍兀鐵塞氏的一段演辭如下：

「……暹羅人口甚稀，而未開闢之地又甚多，暹政府正歡迎勤儉耐勞之華人來暹工作，使荒蕪之地，變爲生產之區。……暹地需要外力來開闢，而在流入暹境之外僑中，除華人外又有日本人及馬來人印度人等，在過去工作及所貢獻於暹羅國族之利益上或其他種種比較上，吾人均甚歡迎華人，蓋以華人之態度始終不變也。……」

在明白了前述種種關係情形之後，便可以充分了解暹政府對華僑政策的中心點所在，便可以明瞭什麼是這種政策的基本原則。無論如何，暹政府對待華僑的政策，決不會取墨西哥的形式而與之同其內容的。它的基本原則，並非完完全全爲要打擊消滅華人的勢力，其中心目標所在，乃是爲了要齊齊整整的將華人盡數予以同化吸收，加以吞併。

那末暹政府將怎樣吸收併吞華人，就是她的對華僑的政策究竟怎樣呢？依方法步驟，可以分爲以下的幾部份：

1國籍法的頒佈。這乃是全部政策中最主要的基本部份，——參照「暹羅華僑情勢之一般」節中——而且是在六世皇時代所決定的，以此我們可以想到這種重大而且必需的對華僑的政策，在五世皇維新之前，在暹羅政治一開始向前進步的時候，就很顯明的被認識出來了。不過，在六世皇以至在一九三二年革命之前，因爲暹政府的行政組織，處處都是腐化頹廢的，事務推行，不能有多少效率。法律雖早經頒佈過了，而暹羅人與華僑間的限界區別，仍混亂得一場糊塗。華人所生產出來的子女，很多就不向縣署陳報，有的報

過之後，不久再揑報死亡，即可將其註銷，即不揑報註銷，一經遷居之後，便再無從查攷了。過去暹羅的一般官員與公務員等任事，同中國的一模一樣，賄賂公行，敷衍作弊，任怎樣都可以作得出來。報了的也許連底冊都會遺失，有錢的人將錢去賄賂一下，即知而不報也沒有關係。這種現象，在民衆黨第二次取得政權之前，各方面都還可以見到，但以後很多方面都很嚴厲的取締起來，很多都大改前轍了。國籍法的推行，從彼時起，雖未必精細無遺，而效用則立時增高得很多。今而後所謂暹羅人與華僑，將會從家庭中，從學校裏，從一般社會內部被認眞的一個個分別開來。

但僅僅靠國籍法的效力來吸收同化中國人，却未必能達到所預期的目的，儘管他是在暹羅生長的，儘管你認他是暹羅人，或者當他年齡到了二十一歲的時候，強迫他來服國家的兵役——凡是暹國人都有服國家兵役的義務，暹國採行徵兵制，凡成年壯丁，須入伍受訓練兩年，土生華僑子弟，既都被認為暹人，當然在被徵之列。——但他自己則怎樣也認為他是中國人，他是華僑。他們生長在中國人的家庭裏，他們住的是純中國式的華僑學校，唸的是中國書，說的是中國話——標準音的國語，有的是大中華五千年光榮燦爛的文化的歷史知識，他們瞧不起番人，他們雖然在番邦住着，可怎樣也不會是番邦人，近年來各華僑學校所教育培養出來的一般華僑子弟，壓根兒百分之九十幾都是這樣，試想一個國家裏面盡量吸收這樣一些外向的國民，軍隊中有這樣一些兵士，還想倚靠他們來富國強兵，寧非自謀失敗？因而暹政府必然要有第二種政策來補救這種缺點和危機。

2.華僑教育的取締與強迫教育的實施。為了補救前述的缺點和危機，這種政策，暹政府實在是非行不可的。這政策一樣也是六世皇時代所決定的，起初因為顧慮華人反對，只在外省各地絡繹推行，其進行一樣也有若干是因循敷衍，了草塞責的，十餘年來外省各華僑學校對強迫教育條例的施行，實際上也就是那麼回事。但革命之後，則全體却認眞起來了，——大要見前篇「暹羅政治情形與革命後之趨勢，」詳情待另寫暹羅華僑教育專篇再述，——去年四月一日曼谷各華校施行強迫條例之前，華僑各界個人的團體的，羣起聯合向政府反對，開會，派代表，呈文，請願，聲氣高張，震動一時，但結果終於被政府用權力壓迫下去，各華校完完全全依照命令文條例實行了。

強迫教育施行中的最重要幾點：第一，凡年齡在十一至十四歲的男女兒童，一律都得受強迫教育；第二，各華僑學校，一律依照條例遵辦強迫教育班；第三，強迫教育班的課

程，每週規定授暹文課二十五小時——後減為二十一小時，餘為授華文與外國文時間；第四，各華校敎員，無論敎强迫班與非强迫班，一律須懂暹文，經敎育部考試及格者方准充任等。這些有的是一九一八年六世皇時代頒佈的民立學校條例所規定的，有的是敎育部臨時用法令頒佈的，當時因為華僑反對的氣焰很高，暹政府一方面對反抗的用權力壓迫，一方面對遵從的故予寬容，結果大家都就範了，一切辦法都遵行了，僅敎員應考試暹文及格一項，各學校仍沿用已往的代替，逃避檢查等方法繼續向前維持着，到今年二三月敎部對這一項再嚴厲着手取締，派員到各校嚴查，一經查出，便立即封閉，一星期左右，公私立大小學校封閉了近二十處，敎部更另行起草新的强迫條例，擬將所有各華僑學校，幼稚園，小學，中學以及尚未誕生的專門，大學，總之把所有的一概歸入强迫之列，看情形將來一定不免這樣。

但這裏新的問題又產生了，在强迫敎育剛要在曼谷方面施行之時，很多有錢的華僑，因不願子弟受這種强迫敎育，都打算送他們回國內讀書，汕頭的暹京新民分校，雖然還有不少其他的理由，但主要的原因就是在這種情勢迫促和鼓勵之下產生的。姑且不論事實，就在理論上我們也可以推想得出：如果僅將在暹羅的華僑敎育打擊消滅，而對華僑與祖國的往來關係一點不加阻礙限制，就是說，任新的隨便來，任舊的隨便去，則結果强迫敎育的實施，仍將不會有絕對的效果。他們一直的可以在祖國受完敎育之後再回來，比在暹羅所受的華僑敎育還真實些。對新移入的大批受過高等敎育的華人，請問又有什麼方法可以吸收同化呢？如沒有第三種的補救辦法，對華僑的整個吸收同化將仍會是不可能的。

3.設移民局施行移民條例。這與前兩項真有所謂「三位一體」不可分離的連環性。沒有這一項，前兩項便不能澈底的完成它的作用；同時沒有前兩項，這一項也就會失掉或者改變它的作用和意義。雖然它自身本來尚含有經濟上的一部份重大意義，究竟它還是為了華僑政策的需要產生出來的。暹羅的任何問題，可以說都與對華僑的問題脫離不了關係。

很早中國人去暹羅是很方便自由任何稅都不納的，從暹政府對華僑需要講求政策之後，便也仿傚其他各地的辦法徵收所謂「入口稅」並檢查身體。但初時徵稅甚微，僅入口每人徵入境居留稅數銖至十數銖而已，出口是不徵稅的。革命之後，入境居留稅增加至三十八銖，出口稅亦加徵六銖。有砂眼等傳染病者，禁止入境。至去年四月一日與强迫敎育同時施行新訂移民條例，將入境居留稅每人由三十八銖再增至一百一十五銖——居留稅一百銖，入境稅十五銖。居留證

的有效期間，由兩年縮短而為一年。出口稅亦加高至二十銖。在新訂移民條例未實施之前，華人每月移暹者數尙不少，特以三月底由汕頭到暹羅的最後幾班輪船，每船載有趕赴暹羅的乘客最少的都在千以上，到四月一日以後則寥寥無幾了。因為每去一人，旅費，入境居留稅等，起碼得準備兩百元，靠賣勞動力討生活的同胞們，誰還敢去？誰還能去？這樣一來，眞把很多苦同胞的一處生活的門路給死死的堵住了。雖然民衆黨的代表拍兀鐵塞氏在演說中曾這樣申辯：「移民局之設立，並非如一般人所謂藉以限制華人入口，以免暹人生計為華人所奪……僅為一種對入境者甄別優劣之繇機，除將一小部份殘廢及不良之種子加以淘汰外，吾人仍極歡迎健全之華人來暹合作。」這很顯明的是一種掩飾的遁辭。所謂健全華人，事實上只是有錢華人而已，靠納重稅的方法來代表歡迎，豈非就是表示說：不希望你們多來，來多了有礙我的政策的實施。

4，遣送出境。誠然，施行了以上的三項辦法，吸收，同化，限制防禦，在方法上總算齊夾全矣，然尙不能擔保被吸收同化而又尙未吸收同化得了的華僑起來反抗。柔弱無大力的反抗，當然不甚要緊，運用權力就可以消滅下去，假若有較大的陰謀反動暴發起來，則將若之何？為了從根本上預防消滅這種陰謀反動起見，於是繼前項關門大政策之後，再加上一根大的頂門槓——遣送出境，就是凡見到有俏皮搗蛋的份子，比較上帶有相當危險性的，只要一露有陰謀反動的痕跡，就來他一個逮捕，給他一個遣送出境，凡被遣送出境之後的，永遠不許再來。這樣，政府施行各種政策的時候，縱然有人企圖反抗，而沒有果決勇敢的人作首領，一定不能發動起來，即幸而發動起來，首領一旦被驅逐，活動不難馬上就被鎮壓下去。有此一着之後，任何方法，任何政策，都可以安安穩穩的進行無礙了。只要小心不一下激起不堪忍受的全部大反動來。

5維持華僑所享受的特殊利益，事實上每種政策成功，不一定是全靠硬幹可以達到目的的，有時候必須使用些拉攏示惠的軟方法。暹政府對待華僑的政策中，有硬的，也就有軟的，這種軟政策中最明顯重要的就是在不碍政策的實施範圍內，維持已往華僑在暹羅所享受的特殊權利，如行動居住絕對的自由，無限制的享有土地財產權等。因為這不僅可以示惠華人使其安心樂意受同化政策的同化，而且與其政策的目標原則是極相合有利的，因為無論各華僑所享有的土地如何多，財產如何大，結果總都是遺留給他們的子孫的，而他們的子孫就是未來的暹羅人，所以結果還是暹羅人的，而暹羅則人財兩得了，政府又何樂而不如此呢？

6發展生產，鼓勵華僑投資。人人都知道暹羅是產業極端落後的國家，要使之富強，一定得努力發展生產事業，要發展生產事業，一定得先找到資本的來源出處。暹羅現有的資本，大量都集中在商業方面，而商業勢力又操握在華人手裏，對這些華僑又不能用墨西哥的辦法沒收財產，驅逐出境

，因而暹政府用籠絡的手段，一方面保護他們的財產，一方面鼓勵他們向產業方面投資，反正所發展的終歸是暹羅的生產事業。不過事實上似乎目前暹政府對此尚與扶持暹人舉辦的生產事業有孰資孰主孰輕孰重的意味存乎其間，從不少地方可以看出政府對暹人的生產事業是取扶持保護態度的，而對華人所經營的則取放任甚或相反的抑壓政策，例如對暹人所釀造的酒可以免稅銷運；對華人火柴廠出品的火柴，則加重抽稅。

7加徵累進稅推獎社會政策。暹政府一方面既力求發展生產事業，充實國民經濟的力量，同時在理想方面又不願完全走資本主義所經過的舊道路，它很想使自己成爲世界上最新式的國家，然而又不願意用新式的激烈方法。因此它打主義要採用改良的社會政策，因此它便打算到怎樣把大資本家大地主的荷包裏的錢擠些出來去實行社會政策。因而這種打算的對象又輪到華僑的腦袋上了，它已經決定了要向他們徵收遺產稅所得稅等累進稅，他們既不能反抗，又不能逃避，自然也就只好繳吧，納吧！總之，這一切政策實行起來，在暹政府實是高明而又高明、對暹羅實好而又好，可是，眞太難乎其所謂「華僑」了。

六，暹羅華僑之前途

在前述諸種情勢之下來觀測暹羅華僑的前途，我們可以預先假設的斷定一句：沒有什麼好的方向和道路可走。因爲一件事物的前途，是以牠的內部的實際情形與外部的客觀條件作依據演變的，暹羅華僑所處的客觀環境，既是如彼堅强的不利，假使祖國政府運用政治力量加以相當的援助保護，或者還有一些好的機轉，然而中國政府對彼邦連通常的邦交往來都沒有，其無補救於他們之被同化吞併，自是毫無疑義的。則是他們之最後的出路如何？就專看他們內部實際情形的一方面來取決了。

暹羅華僑的內部實際情形，是否尚可以有相當好的希望呢？在我們已經明瞭他們一般的生活情形之後，實在很難有勇氣再作很大的奢望，我們已經知道，他們一般的雖然都富有一些民族思想，但他們却更富有大到不知多少倍的宗法的家族觀念，封建的地域觀念以及虛榮的自私的個人的利害觀念，這些觀念都是動不動就會在獨佔的形勢之下壓倒一切有理性的思想的；他們所處的是在自由競爭的原則支配統制之下的時代環境，因爲他們大致都是商業資本經濟底下的商人，商人重利，在經濟史上是著名缺乏團結力的，他們現在各都處在這一歷史階段上。故根本在共同團結奮鬥的一基本點上，就充分的表現困難無辦法，而事實上要有出路，還非這一點先有辦法不可的。

現在就進一步來說，對立方面的情勢更高張更厲害了，就是說暹政府的政策手段更嚴厲更毒辣了，則華僑方面的這種實際情形當然也會跟着起相當轉變的，但必然要這種轉變的形勢進步到對立方面的前頭，則在抗爭上才會有操勝利的

可能與希望。現在對立方面的情勢，已很顯然的急高速漲了，暹政府的對華僑政策，已然很露骨很有力的全部表現出來，而我們的華僑同胞們這方面究竟怎樣呢？他們中也眞的有不少人在那里憤憤不安，企圖聯合反抗，但他們中十之八九都僅僅佇立在企圖反抗的觀點上遠遠的觀望着，誰都只希望他人上前奮鬥，自已掉在後面助威，萬一眞有大胆的冒險動作一下，他們又這不是那不是像幕後的指揮導演者盡情盡量的躲在後頭挑毛病，使大胆冒險的不得不趁早縮回頭來。過去曾有一次熱熱鬧鬧的反對政府施行强迫教育，起初鑼鼓喧天熱熱鬧鬧，也未嘗不眞像那麽回事，暹政府也當眞的小心翼翼的顧慮着。强迫教育班的暹文授課時間，由規定的每過二十五小時減至二十一小時，就是這種「虎頭」式的空心架式擺出來之後所收的效果。等到弱點全部暴露，紙老虎全被鑿穿之後，暹政府認爲一點也無需乎害怕，即很堅決的非完全依照法令施行不可，大家也就眞的如此如彼的全部遵行了，誰能相信以後他們將定會有更激烈更英勇的奮鬥行爲嗎？

這種無希望的絕症的病源在這里：暹羅華僑於暹政府的華僑政策具有最大反抗力的，據一般人在表面上的認定是所謂「頭家」之流的一些大資本家。因爲他們的手中掌握大量的資本掌握了暹羅的經濟實力，暹政府平常敷衍拉攏的也就是他們這些人，平常一切華僑對政府方面有所接洽或者有所請求，都必須借助於他們的名義或者面情，才可以獲得暹政府的接納和重視；否則認爲無足輕重，一概置之不理。故此華僑要對暹政府的政策有什麽表示，一定也得請他們出來，由他們出頭進行，才能有效力，有辦法。然而，他們一方面因爲向來不直接參與政治活動，他們對政治上的關係，僅僅因爲自己有錢，被政府所拉攏利用着，而非如各帝國主義的資本家，可以操縱把持一部或者全部的政權，他們的辦法或意見，是否被政府所接受採納，還得看辦法和意見中所包含的利害關係是否有利或者無礙於政府政策實施；因爲他們雖比較一般華僑與統治權力接近，而實際上他們也還是居在被統治階級的範圍之列，統治權力，一樣可以不客氣的支配他們限制他們，並非一有他們出頭，任何事都必然會有辦法；而同時在另一方面，他們對統治權力的畏懼心，却比之一般華僑大到極點，對統治權力反抗的勇氣，則又比之一般華僑小到極度；因爲他們的身家性命，都自以爲比一般人高貴些：一般人可以反抗，可以因反抗被逮捕，可以因反抗而遣送出境，然而他們却不能够，他們的身家性命，不能因爲這個來受損失，因爲太重大了。不反抗固然於他們也似乎不利，然反抗對他們並得不到更多的什麽，說不定原有的一切倒會因而失掉了去，嚷嚷反抗已經就大胆的够危險了，再加多一釘點都使不得！最大限度，他們希望能維持現狀就行了。靠他們去以反抗求出路，早就註定了：這是「死症」。

然而，靠那般數量最大的華僑苦同胞如何呢？這眞所謂「一言難盡」啦！對那般困苦的僑胞，如果說起反抗，任怎

機不顧法律，不講道理的事情，他們都有勇氣可以幹得出來，然而事實上他們很難得起來反抗。

第一，無人領導。任何事要打算靠勞動無產階級的力量去作都是可能而且方便容易的，只是必須要靠好的領導；無論事情是屬於被動的指使，抑或是勞動階級本身自發的要求。不管領導的政策的好壞，這里首先需要有果敢敏捷的領導人員。這類的人員，在目前暹羅華僑社會中，一般所見，似乎尚不曾有：即使說已經有了，我們知道暹政府最害怕最討厭的就是這等陰謀反動的領袖人物，它一定很快的不等他所領導的事實實現，就將他逮捕解送出境。再說被吸收同化當暹羅人，在許多人看來，也並不是一件怎樣難堪的苦事，誰願費那麼大力冒危險死心眼的老去反對暹政府的華僑政策？

第二，缺乏知識。這在前面講工人生活情形的時候，已經証明過，當去年四月一日以前，全曼谷華僑反對施行强迫教育的時候，一般碼頭工人對什麼「移民」，什麼「教育」完全不理會這些，，因爲他們全不懂這些。碼頭工人這樣，其他想亦不免這樣。不懂，不理會，怎能一下就說到反抗？

第三，有嗜好。我們已經知道，暹羅華僑的勞苦羣衆，很多都染上很深的毒品的嗜好，曼谷市和我國南部數省的都市商埠一樣，到處都是「烟廊」，「烟林」——鴉片烟館，兩列横隊的幾乎盡都是出賣勞動力的苦同胞們，他們這些都是抱得過且過主義，消失了生活力的，對他們實難乎其所謂「反抗」。

第四，出境。在這種情形之下，已經够無希望的了，暹政府復時常對這些不足有爲的困苦華僑，耽心他們到窮極無賴的時候，會挺而走險的鬧出什麼亂子來，每隔若干時日，即沿街搜索一次，將所謂無業游民遣送出境，這種消毒完全的辦法，真夠叫人佩服！然而要數量最大的苦同胞來反抗暹政府的華僑政策的指望，幾乎又是此路不通了。

根據前述的種種情勢，我們來替暹羅華僑的前途找最後的出路，在作者個人實在認爲沒有其他的好道路可走，除非是被吸收同化；再有不願被吸收同化而企圖反抗的，則被打擊消滅，兩者的內容雖有不同，而「華僑」本體之趨於減少消滅，則是共同一致的。我們很佩服暹政府不願與中國很早發生邦交關係是有至理的；實在的據他們說是因爲中暹兩國的實際關係太密切了，正因爲太密切，使得很多問題互混不清，無法解決，不得不先關着門不往來，等把許多問題澈底解決弄清楚之後再說。但我們真十二分的不明白，何以我國政府竟睜眼看着幾百萬本國人民行將被外國吞蝕了去；這幾百萬人民所有的大量財富，行將全部失落變成外國人的，竟不思索一下，攷慮一下，想方法救濟一下？竟聽見有名列中央監察委員而且是以暹羅華僑的老前輩，領袖自居的蕭佛成說：「中暹兩國無發生邦交的必要。」真的不必要嗎？抑或毫不知其必要？請國人判決好了！

八月二十九日草於北平

由華盛頓會議談到明年海會（六）

楊敬慈

（四）英美第二次會商及專家會談（承前）

二十五日午，麥克唐納在唐寧街官邸，邀雙方代表午宴，宴後麥氏曾屏退除人，與道威斯作非公式會談。英國方面，因二十一日之英美專家會談，英方提出大海軍案，頗惹起各方面非難，故特由麥氏向道威斯說明，該案不過預想華府倫敦兩約廢棄之時假定之最大限度案。美方意稍釋，乃定於二十七日繼續談商。

二十七日午前十一時，英美海軍專家在唐寧街總理官邸，作第二次會談。談二小時始散。雙方交換意見，且談及財政問題。

午後三時半，英美代表在下議院續開第三次會商，英方由麥克唐納，孟塞爾等六人，美方由道威斯，平漢等五人列席。先由麥克唐納解釋二十一日英國大海軍案意義，謂「二十一日，英海長提出之海軍計劃，不過表示華盛頓倫敦兩約消滅後之英國方針，並未含有他意」，道威斯答云：「現經英首相說明，該案旨趣始明瞭，吾人多日懸念，一掃而空，殊覺欣慰。美國代表，最初即不願在該兩約廢止之假定之下，研究一切問題。總願在簽字國能受諾之新方式之下，協商使兩約面目一新之可能性，此爲美代表來倫敦之本意」。關於技術問題，雙方交換意見，至五時半始散會。英美會商，至此告一段落，待法義代表抵倫敦後再繼續開會。

兩國代表，對於會商停頓說，予以否認，謂「英美會商，暫時中止者，並非遭遇何種難關，因英美代表團互相開陳意見，現已終了，故今後在未與日法義三國開始談判以前，英美間即仍繼續進行談判，亦屬無益」（見六月二十八日日本新聯社倫敦電）。

美代表道威斯氏二十八日與法國駐英大使考賓會談，以作法美海軍會商之準備。駐英日使松平恒雄亦於同日午前赴英外部訪晤英代表克萊琪，詢問英美會商之經過，亦英日會商之預備工作。

（五）法國與英日會商

法外長巴茲與海長畢特利，應英政府之招，七月八日率

代表團抵倫敦。因英首相麥克唐納患目疾，赴海濱休養，乃由代理首相樞密大臣包爾溫出面接洽。九日晨，英法代表在外交部開始會商，歷兩小時之久。法代表出席者，有外長巴玆，海長畢特利，駐英大使考賓。英方為外長西門，海長孟塞爾，掌璽大臣艾頓，及專家數名。所討論題目，其涉及歐洲一般問題，當不出下列範圍以外，㈠擁護比利時王國永久中立之英法兩國軍事的協力，㈡法政府與蘇俄及小協商國間之協力，希望英政府予以諒解，㈢蘇俄加入國聯問題，㈣義大利政府新主力艦建造問題，㈤德國要求廢止凡爾塞條約海軍條項問題。其屬於海軍問題，法政府將提出下列各項，以與英美日三國作多邊的會商，即㈠法義兩國主力艦平等原則之廢棄，㈡法義兩國海軍總保有量之要求，㈢邀請蘇俄參加明年海會。其中尤關重要者，為法國代表希望英國對於下列問題能予以言質。即他日不幸，法德開戰之際，英國能援助法國以與德國作戰是也。一般人相信，巴玆之所以親自前往倫敦者，即因此事過於重大，非親身與英國當局折衝，不易獲得英方之諒解，其重視此事之態度，可見一斑。

英法第一次會商之結果，據散會後公布消息，法國方面極表滿足之意，且謂混亂不安之歐洲大局，因之大為緩和云。歸納英法會商之結果，略如次：

㈠關於東方洛迦諾條約，經巴玆懇切說明之後，鮑爾溫表示滿意，且聲明願對該約予以好意的援助，俟得內閣之同意後，將由外交機關勸告德國及波蘭兩國，促其加入公約，共維東歐之和平。

㈡英法共同努力勸導德國復返國聯。

㈢蘇俄之加入國聯，英方表示不反對之意。法國聲言將加倍努力，俾在九月國聯大會開會期中，能令蘇俄入盟。

㈣關於地中海協定，巴玆並未表示明確的意見，英國亦未提出進一步的商榷。因巴玆不久將赴羅馬，與墨索里尼研究此項問題，法國須俟明瞭義當局意見後，始能作最後的決定也。

㈤英法同盟問題，雙方並未提及，因英方表示不願與任何國家訂立類似軍事同盟之契約。

㈥英法雙方，在此次會商以後，頗感維持歐洲和平及民主主義的秩序，責任之重大；雙方表示，在此目的之下，願互相提攜。

九日午後，繼續會商。根據午前會商之結果，決定分為兩組工作，以利進行。即商議歐洲和平問題之「政治組」，由巴玆，西門兩外長為主體，在英外交部會議。其協商海軍

問題之「海軍組」，以畢特利，孟塞爾兩海長爲中心，在英海軍部詳細商討關於海軍技術的問題。兩組各有英法專門家數名，參加會商，談商時間達數小時之久。關於政治組會商之結果，具見上述，不再贅述。其海軍組會商之結果，內容大體如次：

㈠義政府決定建造華府條約規定最大限度之三萬五千噸主力艦兩艘，雖與華府條約不違背，但與條約主旨不符。

㈡義政府如必須實現上項造艦案，法政府亦不得不建造「彈料爾庫」級主力艦，乃至三萬五千噸主力艦，如此難免惹起造艦競爭，故期望義政府反省。

㈢華府條約規定主力艦最大限度，將由五萬噸減至二萬五千乃至三萬噸。

㈣明年海會地點，法政府希望在巴黎開會，但如決定仍在倫敦，法方亦不反對。

㈤明年海會開會日期，愈遲愈善云。

十日午前，巴茲訪裁軍大會議長韓德森於倫敦國聯事務局，商談裁軍問題之後，十一時，赴外交部與西門外長等繼續作政治會商，交換歐洲和平保障問題及日內瓦裁軍大會一般裁軍問題，歐洲政治問題告一段落。但海軍組是日未舉行會商。

巴茲於十日午後四時，離英返國，海長畢特利仍留倫敦，與英海長孟塞爾繼續會商一切。巴茲離倫敦時，對新聞記者發表感想：「倫敦訪問之結果，頗感幸福。余與西門外長之會商，對於歐洲一般問題，英法兩國意見，達到全然一致之結果。尤以英法兩國有關係之問題，會商結果極爲圓滿。」可證英法會商結果之良好，遠非英美會商所能及也。

十二日正午，法海長畢特利訪日本駐英大使松平恒雄於日使館，作日法初步會商。日法雙方談話內容，幷未涉及政治問題，祇就明年海會之技術問題，交換意見。會談情形，先由畢特利報告英法會商經過內容，繼說明法政府對於明年海會之態度，意志，希望等。松平亦說明日政府對於海會之提案及議事方法之態度。雙方並未題及具體的問題，會談約半小時即散。

(六)英義初步會商

英義會商，七月三十日在英外部開始初步談話，義代表爲海軍專家畢斯西上校，駐英義使館武官嘉波里中校，英方代表爲國聯永久顧問委員會之英海軍部代表裴賴斯少將，丹加上校，克賴格中校，外交部參事克萊基等四人，談話範圍，限於技術問題，即華盛頓倫敦海軍條約滿期後，明年海會所討論之問題，如㈠各種軍艦砲口徑，㈡艦齡已滿應代換之軍艦，㈢海軍限制問題，又分爲總噸數之限制，分類噸位

之限制，及砲位之限制三項。至于政治問題，兩國決定暫時維持現行條約。對於義國決定建造三萬五千噸主力艦兩艘一事，並未討論；蓋此項軍艦，係華盛頓條約所許可，目前所成爲問題，祇建造時期是否合宜，然此事涉及政治問題，非海軍專家所能過問，故未提出討論。

英義專家初步會商之結果，據英代表聲明，結果頗爲圓滿。三十一日，英義代表繼續會談一次，談話內容，仍限于技術問題。英義初步會商，遂告結束，正式會商，將于十月初旬舉行。

(七)倫敦初步會商之成効

倫敦海軍預備會商，始於六月十八日之英美會商，終於七月十日之英法會談。五大海軍國間，分別折衝，談及技術方面問題，獲有相當結果，惟一言及于政治問題，則各國間意見相距甚遠，無法調和，以致預備會商一時中輟。關于明年海會前途，發生種種奇異之謠傳。在倫敦之英美日三國代表，有鑒於此，乃於七月十七日，分別在華盛頓，倫敦，東京三處，發表共同聲明書。日本外務省發表之聲明書，原文如次：

一九三五年海軍裁軍會商之手續問題，已由在英日本大使及英國主管部間，及在英日本大使與美國政府代表者之間，在倫敦進行討議，至於關於其他問題之會商時期，須待日本政府派遣專門家赴倫敦之後，大約在十月左右。

倫敦及華盛頓發表之聲明書，大意相同。此次倫敦預備會商，各國間之會談情形，綜計如次：

(一)英美會商，雖已入於實質的問題，但因英國方面，忽提出與日內瓦會議殆相彷彿之大輔助艦建造案，意志似頗堅決，道威斯頗爲失望。至於美國態度，在此次會商中並未表明，須俟道威斯返國與國務院相商，至十月會商，始能發表云。

(二)英法交涉，法方似側重保障歐洲和平問題，英國對於東方洛迦諾條約，予以默契。至於海軍問題，主力艦之單艦噸數，英法已同意由三萬五千噸減至二萬五千噸。關於華府條約之比率問題，法國力主當時決定比率之方法，不合於現在國際情勢，希望英方予以考慮。

(三)日本與各國間之會談，日本力避涉及實質問題，預留將來地步。所商榷者，祇明年海會之地址，時期，議題而已。

(四)義國並未正式參加會商，祇由英義海軍專家會談兩次，並未談及政治問題。義方對於明年海會之眞正意

見，在十月會商之時，或得明瞭。

㈤明年海會地點，有巴黎，倫敦兩說，各國代表意見，多傾向於倫敦。開會時期，有一月，四月，六月三說，大概將在四月間開會。

(五)十月會商與明年海會之難關

(一)英美日三國之態度

英國發起倫敦會商之本意，蓋明知明年海會，困難問題太多，如英美之衝突，美日之對立，法意之競爭，皆足制明年海會之死命，故主張由英美日三大海軍國舉行預備會議，事前將各項問題，原則上秘密解決，庶各國提出之要求案，及相互衝突之情形，不至暴露於外，用心良苦矣。孰知英美會商之結果，因英國提出大輔助艦案，遂令美國代表拂然而去。至於日本代表，遲遲其行，在英美會商中止以後，日海軍代表尚未離東京；日本意在觀望，坐觀成敗之用心，蓋欲明瞭英美對於海軍裁軍之眞正態度，徐謀對付之方策，其計可謂狡矣。

第一次倫敦會商，既已歸於失敗，預定十月開幕之第二次倫敦會商，結果如何，吾人固難預言。但吾人試一檢討英美日三國對於明年海會之態度，則十月會商之結果，以及明年海會之情勢，當不難窺其端倪也。

一，英國將聯美抗日

英國對於明年海會所顧慮者，不外二事：其一為日本與英美海軍完全平等之要求，又其一，為歐洲諸國之海軍計畫。

日本久已公開表示不能再忍受華府條約規定之五五三比率，始有廢止華府條約另訂新約之既定計畫。日本在十月倫敦會商中，不提出總噸數主義之說，是否可信，殊難斷言。另據日方宣傳，英國如果拒絕停止新加坡築港及防禦工程之日方要求，日本即將提出與英美海軍完全平等之要求。但英國原為增加遠東海軍根據地之實力，始有新加坡軍港之建築；日本如提出要求，英國海軍當局，勢必加以拒絕；英國既拒絕日本要求，則日本必藉為口實，擴充現有海軍實力，增加艦艇總噸數，在勢所不能免。英國為抵制日本起見，難免仍倣華府會議成例，聯合美國抗日。蓋英美海軍如結成聯盟，則兩國既可專心對日，且可以分別建造軍艦，以抵制日本之擴充海軍。此種策略，華盛頓方面尤所贊成，觀於美代表道威斯在倫敦會商中，主張由英美海軍部技術人員先行會商，即含有此意。

況英日在中國商業市場之競爭，頗為激烈，日本與印度

及澳洲之貿易關係，日益密切，尤使英國在對日政策上，不能不作慎重之考慮。英國迫不得已，在明年海會中，或仍將倣效華府會議舊日伎倆，採取聯美抗日之戰略歟？

至於歐洲方面，英國所最關心者，為地中海之局面。義國最近宣布新造三萬五千噸主力艦二艘之計劃，目光固專注法國，但英國決難坐視。且義大利空軍之發展，彌足令英國人望而心驚；握地中海咽喉之英屬馬爾太島，已居於義國飛機威脅之下；一旦戰事發生，馬爾太島勢將成為義國飛機轟炸之目的物，英海軍將被迫而退出該島，在戰略上關係甚大。且地中海西部，法國無力顧及，英國勢非增加地中海西部防禦不可。在明年海會開會之前，英國或將提出地中海問題，與法義諸國協商，亦未可知。

由此觀之，英國在明年海會中採取之政策，勢將與倫敦會議時大不相同，英國不但不至提議限制總噸數至倫敦海約規定數字以下，且將在增加海軍實力之範圍內，謀保護英國權利之策也。

二、美國反對廢止比率

美國對於明年海會態度，最重要者為五五三比率之維持。八月一日，美海長史旺生即曾對新聞記者公開主張維持英美日現行五五三比率，謂：「吾人如拋棄現行比率，將不知海軍建造競爭止於何極。吾人不能使日本海軍與吾人平等，且願美國海軍不較遜於任何國家。吾人無侵略他國之意，但決心自衛」。史旺生且表示個人意見，以為「各海軍國應減少軍備百分之二十，但目前比率，仍存其舊」云。

美國海軍大將普拉特在七月份「外交季報」，發表一重要論文，頗惹起英日兩方面之注意。該文對日本變更比率，斥為完全無論理的根據。普拉特列舉反對日本變更比率之論據，㈠日本並如無英國有全世界海軍防備之必要，㈡日本地位，不似美國之東西兩部面臨太平洋，㈢一旦發生戰事，日本即立於中立國，其責任不如英美兩國立於中立地位之重要，㈣即令發生糾紛，各國亦不能共同封鎖日本，㈤日本要求增大比率，與日本之國庫收入，不能相應。

又據八月十一日大阪每日新聞載：日本海軍大佐下村正助負試探美國對明年海會意見之使命，往訪美海軍軍令部長史達尼。下村謂變更比率，為日本牢固不動之輿論，美國海軍對之作何觀察？史達尼答稱：「維持現行比率，亦為美國海軍不可動搖之鐵則。㈠現行比率之維持，經驗已實証其妥當性，目下毫無變更之理由。㈡如日本必欲變更現行比率，增強海軍，則美國即不能不擴大允實阿留西安群島，夏威夷、關島之防備。按一二兩項，均為美國海軍之既定方針，

決無讓步之餘地。」

史達尼關於此率問題之回答，不啻與日本以明年海會絕望之感想，故下村對駐紐約日本記者聲稱：「美日海軍交涉之前途，概可以悲觀二字盡之」。觀於此一段記載，明年海會美日交涉之前途，可預卜之。

美海長史旺生之減少海軍二成案，恰與日內瓦會議時美總統胡佛之各艦全部縮減三成案，同工異曲。日本方面，表示反對，其理由謂：「艦齡超過艦數，美國較日為多，即縮減二成，美國所受損失甚小，日本則非廢棄新銳艦不可」。故明年海會之美日意見，將始終無妥協之可能也。

八月五日合衆社巴黎電云「法方對於英美兩國在明年海會對太平洋問題業已成立合作妥協之說，頗為注意，倫敦及華盛頓方面，對此消息未加否認，尤惹人注目。據聞英美已非正式考慮聯合防禦計畫，其面積由澳大利亞擴充至阿拉斯加」云。蓋日本垂涎阿拉斯加，已非一日，最近北美排斥日僑，即為此事之反響，此又美日對立之一事也。

最近日本報紙，屢傳美國有主張將明年海會延期至一九四〇年再開之說，據云：美國外交、海軍兩部要人，鑒於現在世界政治情勢極為混亂，尤以東洋之政治情勢為甚，明年海會，斷難達到締結新約定之結果，不如將明年海會延期至一九四〇年較為妥善。蓋美國海軍，在一九三六年末，較條約規定尚不足八十五隻，如延至一九四〇年，則美國可建造艦艇達於條約規約保有量，彼時英美日海軍實力，始成為真正之五五三比率。藉此避免日本增大比率之要求。八月十三日大阪朝日新聞華盛頓電訊，且明言「美國海軍當局之感情，充滿對日恐怖及不信任」，又言「明年海會勢將流產」。可見美國對於明年海會態度之一斑。

三　日本之裁軍原則

日本對於明年海會之對策，據九月十五日日本電通社電，廣田外相交付列席倫敦會商之日代表山本五十六少將之訓令，內容如次：

㈠華府及倫敦兩海約，將於一九三六年末日失效，故決定在明年海軍會議中，作依據最公正妥當的原則而行擬定之裁軍提案之根本方針。

㈡該項裁軍提案之根本原則如左：

甲、依據總噸數主義方式，以圖縮減各國軍備。

乙、廢止攻擊的戰艦，其中尤注重航空母艦。若關係各國同意，更可廢止其主力艦，以圖減輕國民之負擔。

㈢在預備會議中，提示上項根本原則，而圖貫徹其主

張，以期使預備會議及明年裁軍會議，克告成功。

四根據上述根本方針，在十二月底以前適當日期，作廢止華府海約之通告。

就上述日本對倫敦會商及明年海會之根本原則觀之，可見日本對于十月倫敦預備會商態度之倔强，咄咄逼人，遠非當年在華盛頓倫敦兩次海會委曲求全之可比。不但思欲廢棄華府會議主力艦五五三比率之基本條約，且欲擯棄倫敦海約之輔助艦比率，而採用總噸數主義，其意無非要求軍備平等權而已。

至於日本擬在明年海會提出之要求，七月一日哈瓦斯社華盛頓電，曾詳述其內容，謂：「據華盛頓明星報載，日本擬在一九三五年海軍會議中，提出要求，將現在英美日三國海軍五五三比率，改為英五，美五，日四點三九之比率。即日本之總噸數為六十五萬五千噸，計減少十一萬一千噸，英美總噸數各七十四萬六千噸，計各減少四十四萬噸。除廢棄航空母艦之外，且主張減少裝甲戰鬥艦艘數，美國由十五艘減至十一艘，日本由九艘減至八艘。關於巡洋艦，按照華盛頓條約、美國應有八英寸口徑砲巡洋艦十八艘，日本應有十二艘，日本現在主張減少， 使美國保有十二艘，日本十艘。據倫敦海約規定，美國應有六英寸口徑砲之輕巡洋艦十四萬五千噸，日本為十萬零四百五十噸，現在日本提議，兩國均增加至十五萬噸。至於潛水艇，日本目為防禦的武器，主張美日兩國各保有七萬五千噸，較諸倫敦海約，各增加二萬三千噸」云。日本此數項要求，揆之於理，英美兩國當然不能接受。

另據倫敦工黨「每日民聲報」消息，日本將要求劃海洋勢力範圍，為修改比率交換條件，大意謂：「東京政府，欲與英美成立協定，將世界各大洋分為若干勢力範圍，每一國家，在其勢力範圍以內，各負維持和平之責任。日本此種計畫之真正意義，乃欲在中國及西部太平洋，取得行動自由之權。各國如能相許，則日本對於海軍噸數，即不堅決要求平等，而可將原定海軍比率略加修改，即將五五三改為五五四。如各國對於勢力範圍一層，不能予日本以滿意，則日本將要求海軍平等」云。此種類似恫嚇之無理要求，宜乎美國人諷其「有獨霸太平洋之野心」，決定予以拒絕也。

現在日本預備會商代表山本五十六少將攜帶前述海軍原則之政府訓令，已抵紐約，正與美海軍當局正式談商，將轉往倫敦，列席預備會商。日外相廣田且派待命全權大使吉田茂前赴歐美各主要國家，對駐外使臣，傳達日政府對於裁軍方針，遇必要時且將與各國當局作非公式會見。其目的在於

「確定日本在裁軍會商及本會議之指導的地位」（見大阪每日新聞），可見日政府對於十月倫敦會商之重視。日本在倫敦會商之態度，極爲各國所注意。蓋日本如在會商中提出海軍原則中之廢止比率及總噸數主義要求，美國勢必堅決反對，英國從旁相助。雙方意見如此懸隔，會商前途，勢將重蹈日內瓦三國會議之覆轍，繼裁軍大會之後宣告破裂，更不必待明年海會之結果，而始判斷吉凶也。

日政府有鑒於此，故有「在預備會商中，不提出總噸數主義，以待明年海會」之說。據大阪每日新聞載，九月十八日，大角海相在海軍官舍招待海軍出身之貴衆兩院議員席上，說明對裁軍預備會商之方針，議員高橋壽太郎質問「英美及其他二國以上之國，如同時與日爲敵，則日本在裁軍會議之主張，豈非無通過之望耶？」大角答稱：「日本對於明年裁軍會議之新裁軍方式，已於七日內閣會議決定，提出總噸數主義，惟其最高限度究爲若干噸，則並未決定。此事在十月末之預備會商中，擬不提出，非至明年海會之適當時期，不提出之」云。觀於大角之言，日本對於倫敦預備會商之態度，可以推測得其崖略。蓋日本明知在會商中提出總噸數主義要求，必遭英美之反對；而英美方面，可將破壞會商之責任，諉諸日本身上；且美國或借爲口實，提出會議延期二年之議，亦未可知。日本爲避免受英美利用起見，故有上述方針之決定。日本所以在國內作「廢止比率，採總噸數主義」之宣傳，意在試探英美之意思，激刺國民對外感情而已。十月會商，固不至提出總噸數主義之要求，即明年海會，亦非在「適當時期」不願提出也。

然則日本在倫敦會商中，究將提出何等要求乎？據九月十九日大阪每日新聞云：十七日，駐日美大使格利氏訪問廣田，詢問日本對裁軍之眞意。廣田告以「日本將在預備會商中，求得締結各國之同意，通告廢棄華盛頓條約。日本廢約之意，並非僅爲要求軍備平等權，意在將該約規定之主力艦及航空母艦等進攻的武器，名實上全廢，斷行眞正之裁軍，並希望能有代替華府條約之和平機構」云。就廣田之言觀之，日本在倫敦會商中，或將提出廢約之要求，亦未可知。

美國對於日本要求案之態度，據二十六日紐約電訊，羅斯福與郝爾協商之結果，決定頒給出席十月倫敦會商之美國總代表道威斯之訓令，其中關於對日問題，計下列二項：

㈠關於日本軍備平等要求，絕對拒絕。

㈡滿洲國砲艦建造計畫，對於日本海軍，將來必增加一大勢力，此事如在會商中提出，無論其形式如何，概予

拒絕。（見九月二十八日大阪朝日新聞）

綜觀日本方面對於十月倫敦會商之對策及明年海會之要求，十足表現崛強態度，斷非英美兩國所能承認。則在十月倫敦會商及明年海會之中，日本如不自作轉圜，英美爲勢所迫，勢必消滅一切小齟齬，布成聯合對日之戰線，重演華盛頓會議之一幕。此種臆測，是否言中，姑待十月會商之結果，事實之昭示如何。

二三，九，三〇，天津

顧況的諷刺

江寄萍

顧況唐詩人。舊唐書上說他「能爲歌詩，性詼諧，雖王公之貴，與之交者，必戲侮之。然以嘲笑能文，人多狎之。」可是他的詩含諷刺性的並不多，他作了許多新樂府，不過我以爲他的詩不如白樂天的有力量，就是因爲詞句古奧，不如白樂天的詩之能令人人通曉。顧況的詩，往往在諷刺中而有一種幽默的意味。依我的推測，他說話想必也很滑稽的。唐語林中記有他的軼事一節，頗有趣味，茲錄之：

「顧況從辟與府公相失，揖出幕。況曰：某夢口與鼻爭高下，口曰：我談今古是非，爾何能，居我上！鼻曰：飲食非我不能辨。眼謂鼻曰：我近鑒毫端，遠察天際，惟我當先，又謂眉曰：爾有何功，居我上！眉曰：我雖無用，亦如世有賓客，何益主人；無，即不成禮儀，若無眉，成何面目？府公悟其譏，待之如初。」這一段諷刺可謂幽默之極。

又云：「顧況與韋夏卿飲酒，時金氣已殘，夏卿請席徵秋後意，或曰：「寒蟬鳴」，或曰：「班姬扇」，而況云：「馬尾」，衆哂之，曰此非在秋後乎？」這一段也妙。

顧況的詩亦幽默，在其詩中頗可以見其放蕩不羈的個性。其梁廣畫花歌云：

「王母欲過劉徹家，飛瓊夜入雲軿車。紫書分付與青鳥，却向人間求好花。上元夫人最小女，頭面端正能言語，手把梁生畫花看，凝嚬掩笑心相許，心相許，爲白阿娘從嫁與。」尚有一首杜秀才畫立走水牛歌亦妙：

「崑崙兒，騎白象，時時鎖着獅子項，奚奴跨馬不搭鞍，立走水牛驚漢官。江村小兒好誇騁，脚踏牛頭上牛領。淺草平田擦過時，大虫著鉢幾落井。杜生知我戀滄洲，畫作一障張床頭。八十老婆拍手笑，妬他織女嫁牽牛。」

在他的詩集中，還種有幽默風味的詩並不多見；他的七言絕句却另有一種作風，可是他的造詣便不如劉禹錫，李益一般人了。他的詩如：「故園黃葉滿青苔，夢後山頭畫角哀，此夜斷腸人不見，起行殘月影徘徊。」（聽角思歸），又如「五湖秋葉滿行船，八月靈槎欲上天。君向長安余適越，獨登秦嶺望秦川。」（送李秀才入京），這種樣的詩，以情感方面言之，似乎比劉禹錫李益的詩相差甚遠了。

青年失業問題

傅孟眞

今年暑假中，有若干北平各大學的畢業生發起大學畢業生職業運動大同盟，在北平南京兩地呼號奔走，很引起社會及政府之注意。於是教育部宣布將成立學術工作諮詢處，而報紙上也常看到有意義的建議。其實，青年失業問題之迫切，不自今年起，前年的大學畢業生，在出路上已大顯不景氣，去年尤甚，今年自然更甚。這本是一個全中國政治的社會的組織問題，所以這個問題的本身並沒有治本方法。不過這個問題實在是嚴重不過的，大家應該認識他的由來，並斟酌向治標治本上走的路徑。

先說這個普徧事件之原因。一個國家，若不長在疆土的或經濟的擴張經程之下，而人口是歷年增加的，自然都有失業漸多的毛病。這是過分普徧的考量，姑且不論，單說說較切近的。

第一，世界的不景氣，已經深入中國內地了。中國內地情形本是沒法統計的，然大都市是內地的象徵，若能分解大都市之蕭條，內地沒落的景象立刻見到。舉一例：幾年前，上海地皮之無理的漲價，是資本不能入內地的象徵，一年半以來之急轉跌價，且無市場，是內地不能銷貨出貨，因而全部商業蕭條，買地皮者銳減之明確表示。都會如此，內地如此，以前吸收之青年尙須步步推出，焉能更多量吸收新的？

第二，三年來「日蹙國百里」的事實大大減少青年出路的銷場。東北四省向來是大量吸收平津各大學畢業生的，東北籍者不待說，即北方籍者也很多，南方籍者也不算少。現在遼疆萬里，一齊淪沒，在異族統治之下，東北之有志青年尙須向關內託身立命。

第三，幾年來比較的政治安定也是使青年少出路的一個原因。這話聽來好像不倫，其實是很平常的。在政治不安定的狀態中 ， 一朝天子一朝臣，一堆上台一堆下，這是北廷自凶袁死後的現象。這樣紊亂，誠然增加政治之糾紛，社會之苦惱，然貧士失職卻爲此減少。我不是在這裏提倡以政治不安定爲解決青年出路之方法，致治不安定雖然能以換班的方式爲青年找到短期的工作，但總帳算來更是不了，這道理是人人皆知的。我只是在這裏想提醒一件事實：幾年來的政治安定，使得一堆人永遠佔住地盤，同時更有一大堆人永遠不得地盤。在地盤中與在地盤外者，若不是截然能分優劣，豈不是相形之下而生不平，因不平而生紊亂，乃至社會危機？

第四，中央及地方政府之登庸人士；無論在立法上及人選上，都去妥善甚遠，而失職之感，更覺親切，不平之鳴，助以忿怒。政府抬舉出些無聊人，則一切無聊人皆望抬舉。所有的位置每爲不稱職者佔據，則有才力者不得其位。以中央論，果眞沒有一個整個大衙門，全無作用的嗎？若干技術的位置，不會爲非技術人所佔據嗎？以地方論，假如有一個地方，表面上像是說部包文正的天下，實際上乃是護兵馬弁的世界，還能多量容納進步的青年嗎？這樣情形，就政府的作用論，自然是有虧職守，就在青年的影響論，簡直是毀壞青年，因爲這樣眞能增加他的慾望 ， 激動他的牢騷，誘引他的不安分。請看現在的大學畢業生，得到四五十元的月薪便不屑爲，得到百元左右的職業，便恒常不平，得到百五十元的事做，也還要以爲過渡。這不能責備青年，他們看見飯桶滾滾登臺省 ， 廢物滔滔滿郎署，除非大聖人，那裏還能隱身作政界的修道士？

第五，至於多年來教育之不濟，誠然也爲青年失業加一章，但這個實在是質的問題，而非量或類的問題。試一杳考全國歷年來大學高中及專科畢業生人數，而與中國人口作一比例，便知吸收量不應已經飽和。即專就文法科而論，文科之銷路當爲教師及其他用文墨的人，然今日文科中絕缺少良好教師，法科之銷路當爲法官及律師(專就法律一科說)，然今日够法官之訓練者實在太少了，故不得不降格任用。果然今日將此一行杜絕，自今以後文法科之職業皆爲今日已出世之文法科人佔據，國家社會是要大大

受果的。然則今日教育之不幸，仍爲質的問題。無論那一科，若都是辦得亂糟糟的，自然都要再辦，都要改向好處辦。無論那一行，若都是辦得不合社會需要的，自然都要改向切合社會需要上辦。政府對此事之着意點，應該是廢止不能自己估住的學校或學科，嚴切的改進差可估住的學校或學科，若理想的對科別有成見，則工農科雖多了，恐怕只是增加工農科的失業者而已。

總括以上青年失業之各原因，而求補救之路，則我要預先聲明者，即此問題非一個獨立的問題，故根本上非可獨立解決者。國民經濟是有總量的，在今天，求能不退步，便是好事，高談增益恐是畫餅。若國民經濟不能爲實質的增加，徒然增加職業，無異爲奄奄一息之國民增加些不生產的擔負，更是不妥的。所以我的意見是：青年失業問題之根本解決，要待政治與社會問題之普泛解決，而此問題之相當解決可以政治力量行之。果能做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失業者可以向下一層而求安，縱然職業之總數一樣，也足以減少乃至消滅此現象之嚴重結果。現在列舉四項辦法。

第一，要嚴格的澄清公務人員。從最淺的一步說，假如說院部會自科員以上略加以嚴格的淘汰，地方官自縣署的局長以上都以正途出身及資格用人，不特好的青年機會無限，即政治機能也要進步十倍了 。要進一步說，國家的銓敘制度若能改得顧全實際，不作若干不可能的限制，一面對一切分門別類的職官，都案求本門本類的確實資格，而不用極普遍不着邊際的資格限制作銓選，則立時要有好些闊官的親戚走出郎署，若干無一能而無不能的官僚歸於淘汰。請以德國論，自帝制至今，政府經過好幾次大變了，但這不過是政權之轉移，政治機能之運用卻永遠在一羣「專家郎官」所謂 Geheimrathen 手裏，所以纔能够政變而事不變，近代式政府之作用常久保持。若銓選制度能爲國家造成此種機能，乃算是對國家盡職的，因此而有才力青年多有出路更其餘事已。

第二，要改變了考試政策。現在的考試政策似乎直是抄科舉制度。在前朝，社會的組織簡單，政治之運用以消極爲上，那樣的科舉制度雖說考的科目不對，而由此一路登庸官吏，大致是不錯的。近代的社會是分職而各求其精的社會，因而近代國家不是當年的原形質，因而當年以登庸官吏爲考試唯一目的之制度絕不適用於現在。現在的國家，對社會負鑒定一切人員的責任，所以現代的考試最重要者，是爲國家考醫師，考工程師，考律師等等，若考得合法，即是爲職業的社會作骨幹的工作，亦是爲有才力的青年找非官吏的出路。使青年眼八八的只看到做公務員一條路上，是爲青年杜職業之路。

第三，自高中以上的學校，要訓練並誘掖學生向鄉間去的一條路。自清末辦新教育，似乎都忽略了鄉間的背景 。中國之大都會雖然近年很發達，但中國之基礎仍是在鄉間，雖然政府之財政基礎是在上海。教育若老是向這個方向走，實在無異於老是爲國家製造外國人 。現在的大學畢業生，到內地者，不是做小官，便是做中學教員。本來中國內地沒有多少職業，這情形也不足怪。然大學高中之都市生活習氣，實足以杜絕向內地發展之路，但能政治少許安定，內地之可服務的機會要增加，這一條苦路是要奮鬥着開闢的。而這一條苦路之誘掖及訓練，還是政府的責任。

第四，教育當局應該把大學及專科教育之量的方面相當縮小，而於其質的方面力求提高。就失業者一方面說，失業而有用之人固不得了，失業而無用之人尤不得了。失業而有用，猶可以尋得職業補救之，失業而無用可怎麼辦？就社會一方面說，無用而得職者可恨，無用而失業者可憐，可憐可恨雖不同，其爲國家的無謂担負則一樣。現在大學畢業及非大學畢業青年及非青年之中，失業者固滔滔遍天下，有專門才能而失業者可估其中幾成？然則政府及社會縱能廣設職業，猶不免多失業，這一點是這個問題的最嚴重的一點了。北廷的教育部對私立大學設置是漫無約束的，南京的教育部有立案之辦法，眞是大進步了，然私立學校立案後之考察，國立學校上軌道之維護，都是要永遠不斷的。有些個所謂大學，尤其是在南方，以財力以人力論，每不够一個好好中學的憑借，若聽其永遠的製造畢業生，自是足以增加青年失業的。所以我希望教育部能把人力財力不及的學校，不論官私，改做別一階級的學校，使其與人力財力相稱，而國立大學也要集中力量於少量的科門中，免得永遠有個出產不易救濟的青年之漏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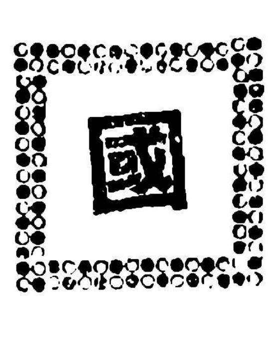
以上所說，都不是就爲青年開出路說的，而只是在現有的情勢之下，以分配之公平，作青年失業之調劑。這雖是淺膚的辦法，然而做到已經大不容易了！

（錄九月三十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由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起
至二十三年十月四日止

（金震）





黃河突然改道

濟南二十九日電，魯黃河原由利津縣瀆家屋子東北流四十里入海，因流沙淤塞，今突改道，由對岸之劉家屋子東南沿澗溝入海。距小清河海口僅二十里，近海處且分爲五六股。舊道既淤，新道又淺，水流不暢，故黃河水位，仍在二十九公尺，應速濬治。

中美間之白銀問題

中美接洽白銀問題

華盛頓二十八日哈瓦斯電，中國政府頃對美國幣制政策提出抗議書。羅總統國務卿郝爾與財長摩根索將於下星期內會同攷慮此事。按中國因恐美國運買現銀後，中國貨幣價值爲之貶落，故乃提出抗議。紐約二十九日路透電，紐約講壇報乃反對派報紙，現對於政府白銀政策發譏刺之言論。按政府之採此政策，志在恢復中國之購買力，蓋國會中若干擁護白銀派討論白銀收買案時，以爲此舉定可恢復中國購買力也。講壇報稱：他日著現時貨幣嘗試史時，其事之滑稽，實未有如白銀收買法者，此一頁滑稽史，惟待中國銷毀銀幣結束之耳。一般擁護白銀者，如因其貪得無厭，目光短淺之計劃，以求恢復銀價，而卒見彼等竟將白銀驅出最後用銀之國，則誠爲可供歌詠之公道云。紐約二十九日路透電，今日據垣街日報載稱：美政府答覆中國對美國白銀政策之抗議文，將於四十八小時草成。聞覆文將切實聲明美政府乃依國會法令之特殊委託行事，不許行政者表示其態度云。上海二十九日電，孔祥熙二十九日下午發表談話，謂白銀及幣制問題，近曾與美政府交換意見。二十四日復繼續接洽，仍請美政府對中國因匯兌不穩，尤因白銀流出所感之困難加以注意。又謂事關國家重要利益，政府當考慮相當辦法，並邀美政府合作。對禁銀出口事，孔鄭重否認。南京三十日電，銀價繼續變化，中國受美白銀影響過鉅，財政當局認爲有急遽應付必要。故電施使向美表示希望美能與中國合作，俾白銀問題不致再趨嚴重。

甘末爾建議金本位

南京三十日電，財部專門委員甘末爾，建議改用金本位，以免受白銀影響。其內容係採用一種合宜之金匯兌本位。並設法使現行種種貨幣，按步收回，使中國有統一之金幣制。至新幣之單位，定名爲孫，含純金六零點一八六六公毫，其價值等於美金四零仙（二點五零孫幣等於美金一元），英金一仙令七點七二六五便士，日金零點八零二元五。此項單位之擇定，大都因其在實際上以金計算，可與通行之銀幣相值。物價與借貸關係，均不致變動。同時更鑄造一孫，五角，二角銀輔幣，一角五分銀幣，一分半分二釐等銅幣。金幣無鑄造之必要，只規定金貨幣單位之價格。財政部對於金本位幣施行之日，設幣制處，掌管關於設立與維持金本位幣制之事務。

剿共軍事情況一般

贛軍進展迫近興國

南昌二十七日電，行營據陳雷二十一日電，獨立第三十六旅所部，二十一日向德安縣境之荒山搜捕，遇匪百餘名，當予痛擊。斃匪十餘名，俘男女官兵十四名，步槍兩枝，救出肉票十二名。並將偽作戰分區指揮部政治部及後方醫院等搗毀一空，餘匪紛紛散竄，現仍跟踪追剿，以期肅清，永絕根株等語。又據岳森二十四日由修水來電，十九日我駐東莊之部隊及便衣隊，向黃港一帶搜剿，連日斃匪甚衆。俘獲偽三師八連副連長徐鏡國，偽軍醫處主任之妻陳范各一名，匪兵數十名，並獲步槍二十四枝，機槍一挺，及反動文件宣傳品甚多。南昌二十八日電，樂安股匪竄入公陂一帶後，更想偷竄至封鎖線外。昨午匪遣二百餘名，擾朱背街封鎖線，當被國軍截擊，受重創，仍向公陂方面竄回。南昌二十九日電，匪兵號稱十餘師，分佈興國，石城，長汀三方面防守。我周縱隊已攻佔藍田之線，匪傷亡二千餘，紛退高興圩。現國軍距興國僅三十里。石城方面，我三路軍於二十七•二十八日兩日，亦攻佔鐘子寨，中華山，陳古嶺等處。偽一三軍團各部傷亡在三千以上。匪三軍團之第四師長張翼，率所部來歸。據云匪崩潰在即，石城方面，現在我步砲空軍猛攻中，即可攻下。現我東路軍正由朋口向長汀挺進。二十七日已將匪之最堅固陣地白衣洋嶺完全攻下，斃匪千餘，數日內可下長汀。南昌二十九日電，昨黃昏後，匪以密集部隊，向藍田國軍陣地猛衝，肉搏十餘次，被國軍擊潰，計匪傷亡千餘。頃悉泰和之高興圩，爲我八縱隊攻克，殘匪陷重圍。南昌二十九日電，國軍□□師於二十八日攻克大排嶺，斃匪數百，獲重輕機關槍共百餘挺。偽一三軍團潰竄石城，狀極狼狽。南昌三十日電，偽三軍團第四師師長張翼，日前乘該師潰退之際，向我周師投誠。張係濱南洋大學學生，民十五入共黨，後由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回國，即歷任匪軍各要職。又行營頃據前方電話，興國北三十里之高興圩，今午爲我軍攻克。匪第一軍團傷亡二千餘，被我俘八百餘，獲機步槍四百餘。又石城北三十里小松市，亦爲我軍於三十日午佔領，匪第三軍團損失奇重，紛向南潰。又長汀方面朋口西中屋村一帶匪方主力陣地，二十九日均爲我軍攻佔，匪第九軍團傷亡殆盡。南昌十月一日電，偽第一作戰分區司令部投誠參謀長區元清供稱：(一)今年以來，匪區民衆大部逃至國軍道邊，與匪作對頭，故匪區人口日少。(二)匪區經濟食鹽布疋西藥糧食等均恐慌萬狀。(三)赤匪補充士兵甚感困難，匪區人丁大多數已經逃出，所留者老弱而已。南昌二日電，六路軍二十八日電，偽二十一二十二軍在下湖築工事，爲我擊潰，斃二百餘名，南昌二日電，羅匪二十六晚逃汪尖嶺，被伍縱隊截獲，斃匪甚多。供稱偽中央命羅匪出兵游擊，標榜抗日。

南昌四日電，(一)北路第六路軍自收復中洲雄嶺各地，更積極邁進，二十七日下午，將胡家段攻克，現前線距古龍崗只二十里，三數日內即可收復，以阻斷興國匪軍歸路。(二)某縱隊三十日晨向獅形高地攻擊，匪利用堅固鱗次堡壘，頑強抵抗，我軍以飛機大砲掩護，勇猛進擊，遂將獅形高地匪堡十餘座完全佔領。南昌四日電，蔣特命□□師梁華盛部由廬馳赴前方參戰，匪亦增調偽二十一師與之對抗。九月二十八日晨，雙方開始激戰於雄嶺南十里之太平山石井坑一帶，匪不支，墜岩死者甚衆。梁師一氣連破匪堡二十餘座，太平山石井坑當即完全佔領。匪後曾全力反攻，亦大敗。

竄皖共匪回竄浙邊

杭州二十九日電，竄皖匪共，在距離屯溪約四十里之隆坳地方。歙縣境界已有匪踪，杭歙•杭屯公路車照常行駛。 匪由皖白際竄黃尖一帶，經壯丁隊痛擊，向浙境遂安太廈，章村回竄，或向開化北大龍山一帶逃竄。俞濟時已派兵堵擊，遂安絕無危險，各要隘均趕築防禦工事。魯滌平電趙觀濤•伍誠仁•鮑忠修•俞濟時，繼續督率大軍，聯絡皖境國軍，共謀徹底殲滅。趙俞均在前線坐鎮指揮，殘餘赤匪，現麕近歙之馬金嶺地方。杭州三十日電，昨日開化縣北左溪一帶，發現在皖被杜團痛剿殘匪羅炳輝股千餘人。俞濟時聞報，即調大軍與皖軍夾擊，現匪已向章村逸去，有竄回贛東老巢勢。距開化九十里之九埠一帶，亦有匪約千餘人，當被國軍包圍痛擊。同時離縣百餘里之十九都，亦有小股匪發見。現匪在章村附近之楓嶺潭，開化遂安已無虞。某師長親在嶺村指揮督剿，匪原有三千餘，現剩千餘，可見傷亡之多。杭徽路車照開，離屯溪約二十里，有少數匪踪發見。刻浙皖兩地國軍省軍，已聯絡包圍，殲滅在即。杭州十月二日電，赤匪殘部千餘，現流竄開化境九都一帶。前後被國軍在距開化縣三十餘里之馬金等處圍剿，即潰散。開境兵力雄厚，可以無虞。

長汀一帶戰事劇烈

龍巖二十七日電，東路軍二十七日繼續攻擊匪之主要陣地。匪所做防禦工事綿亘三十餘里，前後四五線。幸我軍砲兵射擊多極精確，步工兵在砲隊掩護之下，勇敢衝鋒，迭摧堅陣。當日上午十一時前，先將匪之陣地右翼白衣洋嶺半仙嶺一帶佔領。至下午四時，將匪主要陣地佔領，俘匪二千餘，斃匪甚夥，殘匪向長汀方面逃竄云。龍巖二十七日電，(一)東路軍二十六日晨，向匪攻擊前進。□師當佔領大頭坑嶺白石腦龍胸嶺之線，匪受我砲隊夾擊，傷亡二千餘人，殘匪向猪戀嶺退竄，異常狼狽。(二)東路軍二十六日佔領朋口西二十餘里之七里横嶺上古樓嶺匪陣地兩處，二十七日復佔領白衣洋嶺匪主力陣地一處，殘匪向中屋村潰退，國軍正全力追擊中。(三)二十七日下午五時，新泉軍電話消息，東路軍完全佔領匪大本營中屋村前之山嶺警戒陣地，預定即晚可收復中屋村。(四)據諜報，匪受我軍猛力壓迫，自知力蹙，困守爲難，長汀方面重要物件，準備遷移。匪政治首領李立三，有退回瑞金意，已令僞二十四師等部，即日護送啓行。龍巖二日電，新泉電，瑞金僞府因國軍壓迫，已移距瑞城五十里之江西圩。一說現遷至會昌瑞金交界處之千麥緣云。廈門二十八日電，軍息，此次閩西全線攻擊，係舊縣迄連城以西之弧線全線攻擊前進，戰地距長汀城八十里。惟汀城因我飛機控制，匪已避去，早爲一空城，並非攻擊目標。匪軍在汀城以東，主力在朋口西四十里某地，亦甚險要。此地如下，汀匪即全線崩潰，汀城垂手自得。廈門二十九日電，東路軍由朋口進攻牛頭嶺，赤匪死傷甚衆，指日可下。該嶺爲長汀門戶，一經攻下，則長汀赤巢可破。廈門一日電，克中屋村後，我軍向西追擊，匪向河田退去。廈門二日電，軍息，克中屋村及佔附近陣地後，破匪第一要隘。現籌備再進攻河田，同時趕築朋口中屋村間公路。北路總攻，截至三十日止，破匪一二兩線，進至距石城四十里之某地。又中屋村之役，匪方應戰者係僞九軍團，損失極重。石城係僞一軍團，尙有僞三軍團，未明何在。廈門四日電報，載：蔣委員長以長汀將下，調毛維壽來閩。毛二十六日自平抵滬，將入閩。毛部六十•六十一師亦將調閩。連日閩西沈寂，正補充築路，籌備進攻河田中。福州二十八日電，閩西各軍，對攻汀計劃已周密佈置。連日長汀方面，已有劇戰。東路軍孫元良□□□等部，已由白水鎭前進至□□，向匪猛擊。二十六日晚尤烈，匪傷亡狼藉。□□□□□克復朋口後，亦向長汀側進。北路軍顧祝同•陳誠•薛岳部，已依決議入閩邊，顧亦親臨指揮。王敬玖昨去電慰問趙觀濤，並電浙•閩軍會剿仙渡村。方窰市之方志敏•羅炳輝殘匪。□□□師已進吳村，□□□□□□分兩路前進。匪一部逃至壽寧三門橋，經常備隊及□□師□團擊潰，退大福山，在解決中云。福州二十八日電，東路軍孫元良•王仲廉等部，連日向長汀轄舘前正面猛攻，匪死亡甚衆。李玉堂等部在朋口獲勝後，業已進展至曹坊，向舘前側擊中。連江土共魏耿股，進據潘渡湯嶺等鄉。又湯嶺毗連之閩侯轄桂湖鄉，近亦有土共活動。浦永杭封鎖督察處處長由南路軍委林鋒充任。福州二十九日電，連日連城朋口一帶激戰甚烈。蔣顧兩總司令均在前方督剿。東路軍孫元良•李延年等部奮勇殺敵。二十六日收復大頭坑嶺等處。二十七日收復大本營中屋村，匪死傷二千餘人，刻正集中實力，謀退瑞金。閩北各剿匪部亦各就防區搶築防禦工事，甚堅固。福州三日電，攻汀軍事，我軍連日正側兩面同時猛進。白衣洋嶺收復後，汀匪以我大軍跟剿甚急，將主力集中興國，有南竄模樣。但南路軍已有準備。蔣委員長通令，限期掃蕩各處匪氛，並嚴密注意封鎖事宜，省府昨分電各區專員，轉飭嚴密封鎖。福州四日電，泰寧清流縣境殘匪，即可肅清。漳州二十九日電，第□師二十六•二十七兩日，與第□第□□兩師，協同進剿。二十七日午確已佔領溫坊西土匪所構築之堅固陣地，匪死亡甚多，殘部西竄，現正猛力向匪巢前進，期於最短期間會師長汀云。香港三十日電，蔣伯誠接蔣鼎文二十八日電，九師二十五日晨佔領災場以西。三十六師二十六日午佔領長汀門戶之白衣洋嶺，斃匪二千餘，俘五六百名，獲槍五百餘枝。陳濟棠決派八師教導團長謝鎁，入湘謁何，商假道進剿共匪辦法。香港四日電，余漢謀一日派李振球，張達視察贛州南雄防務。廖磊九月二十七日電，二十六日辰率汪張兩團向八卦河追剿蕭匪，略接觸，匪即向大廣竄去。同時覃師在豐溪亦斃匪三四百，現令覃師猛追。李周兩師向西推移，請電王家烈截擊。

湘桂黔軍會剿蕭匪

南京二十八日電，何鍵二十七日電京報告，蕭匪全部退至王橋高山，二十五日被我軍五五旅與桂軍周師夾攻，完全擊潰，斃匪甚多，殘匪

向八卦河竄走。長沙二十八日電，李覺二十五日由前方電省稱，蕭匪入黔後，冀圖北竄川邊。職部與桂軍周師佈置於三穗之線，堵其北竄。二十四日匪竄到孟有三穗之東南，經職部五十五旅迎頭痛剿，激戰三小時，將匪擊潰，跟追至王橋，與蕭匪主力相遇，戰鬭更烈。我友軍周師由寒寨趕到夾擊，相持至酉刻，匪死亡山積，勢不能支，乃轉向八卦河南竄。現正與黔友軍聯絡圍剿中。是役匪死傷近千人，俘獲甚衆，為該匪西竄以來最大損失。長沙一日電，李代司令覺二十八日由前方電省略稱，蕭匪竄入黔境後，不料我湘桂大軍，不分畛域，跟蹤追剿。二十五日大小廣孟有王村之役，三次擊斃匪衆六百餘名，奪槍二百餘枝，傷者相等。二十六日八卦河之役，將匪擊潰，匪圖東竄突圍，現仍在我軍包圍痛剿中，斃匪甚衆。據俘匪供稱，匪團長趙雄營長周某陣亡，餘匪膽寒，逃散甚衆。又黔王家烈二十七日電湘略稱，蕭匪敗困八卦河，復遭我三省聯軍痛剿，受創極重。茲為一鼓殲滅計，除派調李指揮向黔川邊追擊賀匪外，本人親率一六五各團，進抵馬廠坪督剿云。長沙三日電，李代司令覺三十日電呈來省，略稱職統率所部，開抵黔之順洞一帶時，忽據探報稱，　蕭匪復據巴野松岑等地。旋接廖軍長磊電話，黔軍某部，已推進至重安江鎮遠洞口之線。王軍長家烈本人坐鎮重安，指揮各部督剿。我周師部隊進達松岑之線，本人駐節瓦寨督剿云。職比即率部調赴三穗鎮遠之線，刻均達到目的地，依照計劃，切取聯絡，分六路陣線，向匪部包圍，決即下總攻令，向匪猛撲。長沙四日電，西路總司令何鍵，因贛西殘匪漸告肅淸，地方善後急待規劃，同時第一縱隊司令劉膺古召集轄區縣長局長專員等，於四日在萍鄉舉行黨政會議，特於四日下午二時乘專車赴萍，親臨訓導。長沙四日電，李覺二日由前方電省，略稱蕭匪已竄過鎮遠，達到施秉縣以西黃平縣以東之東噴地方，仍圖渡河北竄。我黔軍正嚴圍堵剿，湘桂軍亦急進夾擊，俾殲滅該匪。南京二十九日電，王家烈二十六日電京稱，蕭匪二十五日經湘．桂．黔軍圍攻後，　向八卦河潰竄。二十六日晨又被圍擊，　匪竄至劍河縣屬斗午地方頑抗，三省軍隊跟剿，　正激戰中。匪軍糧缺，　派匪數百至三穗一帶徵發，被李團擊潰。現桂軍覃師我周旅由大小廣向斗午圍攻，匪已八面受擊，諒能澈底解決。昆明二十六日電，殘匪竄擾川黔，龍雲除電請王家烈，猶國材協力防剿外，特令川黔沿邊四十餘縣擊軍嚴防，並令星夜趕修滇黔公路。上海四日電，猶國材九月二十七日通電：賀匪竄黔之初，即令蔣丕緒車鳴翼會同王家烈部堵剿。嗣聞蕭匪企圖入黔，又電王預防，如慮兵力不敷，本部可以調用。惟王統籌大計，迄未宣布，已通電各軍放棄一切主張，團結救省。並剋日晉省，與王面商防剿，俟分配粗定，即率所部躬赴前方。盼剿匪部隊不分畛域，越境窮追　。又猶電滬，一日由興義啓程入省，十日前後可到。

各路川軍準備反攻

成都二十九日電，李家鈺部已將芭蕉．板橋．新寺各場收復。羅澤洲進擊儀隴，鄧國璽佔領慈茄梁曹家山，郭翼之向四馬門一帶推進，楊虎城將赴漢中視察。成都三十日電，五路軍連日進攻，匪向香爐山雙河場退却。李家鈺楊森部向雙龍場天馬場一帶推進，直逼儀隴通江，羅澤洲刻在徐家場。成都一日電，(一)劉湘電省稱：五路軍自二十五日奉令出擊後，業將當面之匪擊退，進佔石岩寺喬家山高家山一帶要隘，范紹增師亦佔領鄧家坪牛尾寨崇寶寨苦竹溪等地。(二)羅澤洲電省稱，決乘五路軍出擊之際，恢復儀隴，楊森電劉，決誓死進攻，詞意極誠懇。(三)劉在渝談，此次赴前線布防，頗著成效，對渝市金融，將再加一度整理。重慶二十七日電，劉湘二十六日返渝　，二十七日在私邸召集各軍政要人談話。據聞五路軍全線日內將舉行總反攻，二三四各路協同反攻，儀隴羅澤洲部已渡嘉陵江，進駐二道河。重慶二十八日電，五路軍二十五日進擊後，唐式遵到南埧場督師，　饒旅進佔石岩寺高家一帶。　范師分三路進攻鳳凰山東岳廟，二十一軍成區民團總指揮郭昌明，將向各縣徵集民丁，作防匪之用。重慶二十八日電，黔電，蕭匪二十二晚偷度淸江。二十三日到大小廣。王家烈已到重安，與湘桂軍聯絡，期於鎮遠與淸江間將其撲滅。重慶三十日電，王纘緒二十九日由開江赴南埧場，與唐式遵晤商後，即督師前進。一二三四各路情況無變化，楊森已返順慶。重慶三日電，日來三四五六路前方，皆有小接觸，且獲勝利。各路均派有代表來渝，促劉湘復職。對劉表示，須返蓉後始能決定。又賀匪經黔軍擊敗，又竄入廿龍口小井一帶。

川黔湘人士之呼籲

南京二日電，旅京川黔湘同鄉仇鰲．王祺．谷正綱．石青陽．呂超等，向中央要求(一)請蔣兼辦川黔湘三省剿匪事宜，派威望素著之知兵

大員，為三省剿匪副司令，襄助一切。(二)請地方軍隊，專辦剿匪事宜。(三)請嚴飭三省當局，奉行國家法令，刷新地方政治，取消苛雜稅，努力生產建設，並積極救災恤民。(四)請中央令三省當局，將民間所組之團防，全交出地方上之眞正民衆統領，恢復民衆自衛武力。南京三日電，政訊，川省連日剿匪順利，劉湘決即赴成都復職，劉部近整理竣事。

東鐵出售已商妥數

售路合同行將簽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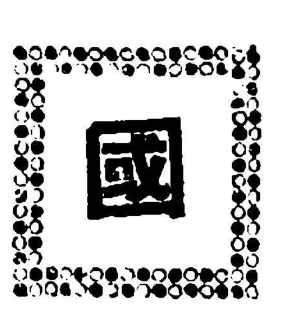
東京四日日本新聯電，東鐵交涉已由「滿洲國」代表大橋，蘇聯代表柯玆羅夫斯基，歐亞局長東鄉間交涉細目。蘇俄駐日大使優列尼夫近將訪問廣田，故最遲本月內即可簽字。「滿」．蘇兩國間締結之讓渡契約，大體與前次兩國簽訂之滿蘇水路協定取同樣方式，由兩國協定之形式而締結。再在協定締結時，日本係以斡旋者之地位，將為協定履行之保證者。又東京四日日本電通社電，中東路收買交涉「滿」方代表大橋忠一，及俄方代表柯玆羅夫斯基氏，並日外務省歐亞局長東鄉間，近正行關於其細目之預備交涉。而似將於日內駐日蘇俄大使優列尼夫訪問廣田，作正式開始會議之報告，並可望於十月內簽字。惟該項收買契約，因蘇俄政府尚未承認「滿洲政府」，故擬將一如成立水路協定時辦法，採取協定之形式。彼時日本將依斡旋者之地位，而成為履行協定之保證者。又滿洲里四日日本電通社電，中東路俄方從業員，以售路交涉將告竣，故頗露不安之象。其歸回本國之家屬所乘列車，連日均由滿洲里向赤塔及伊爾庫次克開行。蘇俄當局為妥插退職後之從業員計，擬命彼等就職於西伯利亞線各管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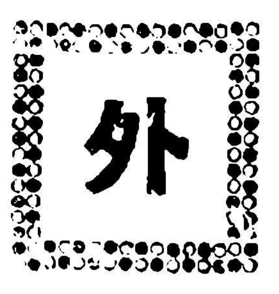
僞方提出要求條件

東京十月一日電通社電，關於收買中東路問題，「滿」方已請由廣田向俄方提示要求條件，刻正由駐日蘇俄大使優列尼夫向莫斯科政府請訓中，其中主要條件如下：(一)關於收買價格支付方法，須定為四千萬元，用現欵支付，一億元用物資抵償，其將物資抵償額增多理由，在圖使日．俄．「滿」三國間貿易關係趨於圓滑，而期克舉經濟提攜之實。(二)抵償期限定為三年，其物資品目，則完全徇俄方之希望。(三)關於支付資金之籌措，當以在日本發行之「滿洲國」公債，支給俄方從業員退職津貼為原則。(四)「滿洲政府」根據中東路規定，在政府負担之下，支付俄方從業員職津貼二千五百萬圓。(五)為圖不至妨礙鐵路營業計，須使俄方從業員於三年內逐漸退職。(六)希望蘇俄政府對於退職之俄方從業員，講求善處方法。又俄方回答，可望於本星期內到達。彼時俄方若表同意，即可着手起草條約文，而於本月內修正字句，並履行簽字手續。

英報對售路之觀察

倫敦九月二十八日哈瓦斯電，日俄兩國關於中東路買賣有成立妥協之可能。「泰晤士報」因未接獲正式消息，僅對日．俄兩國獲有妥協餘地一點，略加論述。其言曰：蘇俄與日本對於中東路爭執各點，尚未能完全同意，惟其主要點既已得到諒解，似不致因細目之爭而趨於決裂。但若謂日俄兩國從此可情投意合，則非情理所許。蓋兩國之間，互相猜忌之心理，依然存在。蘇俄以日本有覬覦領土之心而畏之。日俄在蒙古方面互相競爭，其利害亦相衝突，反之，蘇俄在中國朝鮮甚至在日本國內之共產宣傳，亦足使日本疑慮。凡此種種，皆非輕易所能消釋者也。吾人所引為幸者，乃兩國之間爭端最烈之問題，在滿洲方面時時足以引起嚴重事件者。若能從此解決，則日俄關係之緊張，得以暫告緩和而已云。





日將召集臨時議會

東京九月二十八日新聯電，政府已決定召集臨時議會。故廣田外相乘此機會，將日本政府之外交方針，訴諸國民輿論，以期待其全部的支持。擬將今春通常議會以後之日本重要外交問題之經過，予以詳細說明。至其

演說之要綱如下：㈠海軍裁軍預備對策之決定。㈡華府條約廢棄通告問題。㈢東鐵交涉問題。㈣日荷會商及一般通商關係事項等。尤以對於海軍會議相牽聯之日英美三國間平和之確立，最近日俄關係之對俄外交方針，以及其他對華外交方針之核心，予以說明。東京十月一日電通社電，關於日本議會召集時期，日政界雖均認為當及早召開，但以在十月底或十一月上旬，須決定議會提案並舉行陸軍大操，似難實現。故一部閣僚主張以十一月下旬為其適當時期。惟後藤內相，則以為災害對策既須迅速實行，而且在政治效力上，若於十一月上旬召集，亦足因是月中旬之陸軍大操，而阻止政友會等之會期延長策動。因即據此理由，向岡田首相建議。其結果岡田似將於日內更與床次遞相及町田商相協議此事。

齋藤訪問西園寺

東京三十日新聯電，日齋藤駐美大使，關於非常時局之打開方策，七月十七日歸京以來，連日與岡田首相，廣田外相，大角海相及其各關係各方面交換意見；頃已決定其對策，定於十月十一日由橫濱歸任。三十日午前十時訪問西園寺於興津。關於打開時局之外交方策，作長時間之陳述，求其諒解。齋藤對於西園寺報告者：(一)滿洲事變後，美國朝野對日之動向。(二)美國政府對於海軍裁軍會議之態度及其預測。(三)日本退出國聯之效力發生後之列國對於遠東政策等。予以詳細說明。西園寺對此表示支持，而特別鼓勵其努力云。

日本軍部氣燄狂吐

軍部散發國防小冊

東京十月一日新聯電，日陸軍為克服非常時局之國防國策，實希望日政府從速予以實現。日陸軍之國防國策，尚未發表。故近特以「國防之本義及其強化之提唱」為題目之小冊，印刷十五六萬冊，分配於各方，闡明其國防國策。東京二日電通社電，日陸軍方面所懷抱之國策內容，已以「國防本義與其強化之提倡」為題，印成小冊子十六萬份，而於昨日公布，其要旨如左：㈠國防與國內問題。一部國民享受不勞所得，而使大部分國民受塗炭之苦，並引起階級對立情形，在國防上殊難坐視，故當力圖實現皇國之理想。又農村窮乏已失卻使都市與農村對立之機能，故當依互相謙讓，及國民共存共榮之全體觀，俾與農村自身之勤勞相呼應，而講求真的更生之道。㈡國防與思想。確定嚴格的國家觀念與道義觀念，而排除極端的國際主義及個人主義思想，並宜揚民族獨自的文化，而防止泰西文化之不分皂白的吸收。㈢國防與武力。須行消極的國防，惟最小軍備之陸軍，因滿洲事變以後，治安維持區域增大關係，縱即在消極的意義上，亦亟應謀兵力裝備之充實。且鄰國之空軍勢力，既較諸我國增至三倍以上，則僅持現勢力，殊難稱為國防已臻完備。㈣國防與經濟。經濟機構應採取糾正策，而立腳於以建國理想為基礎之道義的經濟觀念上，以圖增進國民全體之福祉，而促成其活動，並使獲取相當於其勤勞之所得。一方為安定國民大衆之生活計，只須不至違反國家之要求，即可任其滿足個人之創業慾，並行金融機關之整備及稅制改革 。關於戰時經濟亦宜於平時廣事研究。又電，日陸軍依廣義的國防之見地，認為礙難對日本農村窮困情形，採取放任態度；刻正加以充分考慮，而視農村窮困主要原因 。在左述各點，並主張有施以根本的改革之必要。㈠農產物價之失當與不安定。㈡生產品配給制度之不備。㈢農村金融之不便與資本之投資集中。㈣繭及生絲市價之暴跌。㈤天然的災害在農缺乏智能之士並人口過剩。

政界認軍部擬革命

東京二日新聯電，日陸軍方面之小冊非僅限於國防問題，且又涉及經濟機構之改革，農村問題之解決等。對於現代資本主義之機構，暗示要求予以重大之改革，因而各方認為軍部對於國防以外之內政諸問題，表示意見者，此係空前之舉，頗予各方衝動。尤以政・民兩黨，鑑於事件之重大，暫不加以批評。待檢討小冊之內容，然後再慎重考究對策。再政府方面亦正考究此種小冊， 究竟是否陸軍全體之意思。貴族院之一部，亦非常重視。至該小冊之發行，究由何動機作成，抑或為陸相同意後而發行者。如此諸點，如能明瞭，則將召開之臨時議會 ，將以在滿機構改革問題，同時對於軍部，予以猛烈之質問，難保其不政治問題化。該問題之將來情勢進展，政界各方，均頗注目。

二大政黨開會討論

東京三日電通社電，民政黨於昨日下午三時，在若槻總裁出席之下，開幹部會，就陸軍公布關於國策之小冊子問題，表明如左之强硬意見。此次所發表之國策小冊子，林陸相似亦會預聞，洵屬怪事。岡田首相今後將如何處理此事，殊足令人注目。惟陸軍實不應發表關於社會政策及經濟政策之指導的意見。且若如陸軍之主張實行，刻下情勢將如何變化，亦有充分示諸國民之必要。要之，擬行社會的革命之軍部態度，必將在下屆議會中引起絕大之爭論也。金澤三日電通社電，來遊此地之林陸相，就陸軍國策小冊子問題，談話如左：其所發表之內容如何，本人因尚未目睹，無從明悉。惟此等問題夙爲陸軍方面所研究，且現就廣義的國防言，經濟思想等，亦勢難免成爲議論之焦點也。東京四日電通社電，日政友會於昨日下午三時開總務會會議，就小冊子問題協議後，僉持如左之意見：㈠陸軍方面發表顯示近代國防本義之小冊，雖屬佳事；但若意在改變現在之經濟機構，而倡悉歸國家統制之一元論，則礙難贊同。㈡在發表此種重大的意見以前，應先提交閣議討論，然後行之；故此次之舉動，實過於輕率，不識岡田首相是否亦生負何責任之感。㈢當茲預算編制時期及準備召集臨時議會之際，無論陸軍方面發表該項小冊子之眞意焉在，殊足使人生陸軍對於政治干預所管外問題，而壓迫其他機關之感，是誠屬一憾事也。

海軍預會前之日美

美國反對日本廢約

東京十月一日電通社電，日外相廣田因聞美政府對廢棄華府海約之日方方針，已露反對之意，故認爲會議前途，無大希望。且視海軍問題，僅屬對外關係之一面，而擬於此種協定不成立時，即竭力避免國際關係發生裂痕，而依各國互相間之外交措置，施以補救。並行預備會議後，對外關係之調整。因之齋藤駐美大使，佐藤駐法大使，澤田大使先後回任。又吉田茂氏亦將於十月十日左右，代表外相前赴歐洲，與駐外使臣聯絡。

山本抵美談海軍案

西雅圖二日新聯電，山本少將到美國西雅圖發表聲明，要點如左：日本政府近將通告廢棄華府條約，乃提出新軍縮案，日本政府如眞通告廢棄，則或受相當影響，但如能諒解日本政府之眞意，即可解除誤解。日本政府方針，最好能縮減攻擊的武器，任何國家均應保持其自國之安全而不威脅他國之軍備，實係日本政府之不變方針。又電，出席倫敦之海軍預備會商之日本政府代表山本一行，二日午前七時到美國西雅圖，與美記者會見。問答如下：問，「日本對於美國陸軍．海軍．飛行隊．以及潛水艇．測量阿拉斯加．或亞魯辛羣島．或於一九三五年在阿拉斯加方面舉行示威的海軍演習，作何感想？」山本答稱：「日本對於美國在阿拉斯加以及亞魯辛方面之美國聯合艦隊之演習與活動，自然特別關心；惟日人無何神經的激昂，聯合艦隊在阿拉斯加洋上舉行大演習，係美國海軍之權利，日本海軍當局對於美國政府演習或測量等事，反認爲係賢明的作法。」次則對於一日日本陸軍發表之小冊，力說須準備日俄戰爭之關係，對於日俄兩國關係特別作深刻之質問，而山本則答云：「非戰爭不可而不能解決之事，日俄之間並無一項，」而封鎖記者之口。

美國設立空軍本部

華盛頓二日新聯電，美國陸軍部將散在西加里福尼亞州以下全國六州所屬之空軍部隊，一概設立空軍本部。二日發表如左：㈠以加里福尼亞州．阜及尼亞．塔克薩斯．印第亞那．米希根．伊利諾奚各州之航空隊所屬空軍部隊，組織空軍本部。㈡空軍本部由空軍戰鬬中隊四十八中隊組織之。㈢本部設於阜及尼亞州之萊克列佛爾德航空隊。㈣中隊之構成軍用機數，未發表，但此次決定係爲作戰及統一用兵爲目的，故無立即增加軍用機之必要。華盛頓二日路透電，前航空署長米啓爾將軍，今日在羅總統所委派以研究美國天空需要之委員會會議前，聲稱：日本爲美國最危險之勁敵，美國飛機須籌畫以防日本飛機之襲擊。美國若增造飛船五十艘，則日美兩國一旦開戰，美國能於兩日內破毀日本軍事。米上校又謂：阿克朗案大飛船之失事，實爲可恥之事件。美國飛船之失事，非因發令派遣飛船者之愚昧，即因駕駛者之庸碌云。又東京三日新聯電，美國前航空部長米啓爾將軍二日演說，謂：若有五十隻大型飛船，則在二日以內可以消滅日本

一事，日本陸軍當局認爲米啓爾將軍向來即爲禍渦之捲起者。在彼美國之識者間，頗多厭惡，故其言行，毫不足置意。惟對其航空隊之攻擊，若日本能束手，則恐二日亦不需要，反而嘲笑云。另一方面，朝日新聞在「今日之問題」欄內，謂米啓爾將軍，認爲日本係無人之島也。

美派作戰部長赴會

華盛頓三日新聯電，美國政府因鑑於海軍預備會商之重要性，除派遣全權道威斯外，並加派作戰部長斯坦德列提督，三日已由白宮正式發表。該代表定於十月十日乘滿哈丹號由紐約赴倫敦，與日本山本代表一行同於十月十日自紐約出發。東京四日新聯電，美國任命斯坦德列提督爲裁軍預備交涉全權一事，日本海軍非常歡迎。日海軍當局見解如左：斯將軍爲美國海軍界有數之名人，精幹無比，評判極佳，斯將軍對於他國之正當主張，相信其能有傾聽之雅量。華盛頓四日新聯電，羅總統任命斯坦德列提督爲海軍預備會商之全權團顧問一事，乃由於羅總統重視預備會商之結果。蓋㈠在預備會商時，使海軍當局之見解，有充分提出之機會。㈡適合現地情勢，予以措置，因而對於代表等賦與廣範之權限。作戰部長出席國際會議者，在美國此係第一次。斯氏爲熱心之比率支持者，故對於要求打開比率主義之日本立場，已現出對立現象。羅總統明知斯氏素日主張而予以任命者，可見白宮對裁軍會議，美國政府堅持其現行比率而決定爲其指導原則，極爲顯明。

國聯大會閉幕

薩爾問題之討論

日內瓦二十七日路透電，法外長巴多今日在國聯行政院會議演說時宣佈，法國將毫不躊躇遣派大軍入薩爾，以維持秩序。按巴氏向來即席發言不作預備，此次則携稿宣讀之，故衆尤重視其言論。巴氏謂法國未放任其在薩爾之絲毫權利，惟當然擬遵守明年薩爾境內公民投票之結果。如薩爾管理委員會因警力不足，不能擔任公民投票之公允，則法政府準備供給之云。日內瓦二十七日路透電，國聯與德國今日開始談判薩爾問題，而希望於本年十一月間對該問題可得切實之妥協。同時國聯行政院審査薩爾管理委員會報告書之工作，已於今日午後竣事，遂決議於十一月十五日再行召集行政院特別會議處理此事。迄今與德討論之種種小問題，其中以招募警察以供舉行公民投票時維持秩序之用一事，最費周折。德國力爭無向境外募警之必要，如行政院必欲招募者，德國不能負其後結果之責任。惟國聯對於此點亦不示弱，堅欲實行薩爾管理委員會主席諾克斯之請求。按諾氏前於八月十五日申請國聯行政院向外國招募警士二千人，以增厚薩爾之警力，因薩爾現僅有警士千名，於公民投票時不敷遣調。國聯大會今日通過分委會所討論而贊同之各種報告後，已宣告閉會云。日內瓦二十八日哈瓦斯電，國聯行政院本日閉會，先舉行非公開會議，討論薩爾公民投票一事，曾準備一種命令草案，由義代表阿洛錫提出報告，事前已得行政院之同意。本日開會時行政院根據薩爾公民投票委員會之請求，特向薩爾及禁止軍火運往交戰國問題。薩爾公民投票委員會，爲投票時使用集會場所行政委員會說明，凡關於投票時應行採取之各種辦法，一經薩爾公民投票委員會全體同意之後，如薩爾行政委員會無任何異議，即應以命令公布云。

技術合作委會開會

日內瓦廿八日哈瓦斯電，國聯與中國技術合作委員會本日開會，由中國代表郭泰祺作一說明之後，當聆取國聯各技術機關對於國聯與中國技術聯絡員拉西曼博士報告書所提出之意見。拉西曼博士曾按照本年三月十七日國聯行政院與中國技術合作委員會之決議案，二十五日將此項報告送達國聯各技術機關，當各該技術機關向委員會提出意見書，各該技術機關並根據此項報告書，採取或準備採取屬於職權範圍以擬定各項措置，以謀促進國聯與中國之技術合作。委員會宣稱，國聯各技術機關準備繼續積極援助此項事業，蓋以此項事業爲行政院所特別重視也。此外國聯智識合作組織，對於中國智識及技術人員之職業介紹事業，加以援助，中國政府已決定在南京及西方設立此種職業介紹所，俾使留學歐美之中國學生，更易獲得職業訓練，以適合目前中國經濟建設之需要。對於此種事業，委員會尤爲注意。至於國聯衞生機關及其專家曾協助中國政府按照一九三〇年所定之三年計畫，以謀中央衞生設施之實驗，並於最近在內地各省協助各

項衞生及獸醫事業之進行。至交通及運輸機關，則傾向於公路及水利方面，與中國全國經濟委員會合作。交通及運輸機關所指派之專家團，因中國政府之請，將於最近時期赴中國內地，對於與水利及公路有關之若干問題，作澈底之考察。拉西曼博士報告書中謂除若干特殊部門外，凡適於參加本國經濟建設之中國公民，其人數日見增加。委員會聆悉此節，以爲如中國政府及其專家能儘量利用他國行政及制度之經驗，則此種進步（即指各種專家數目之增多）更可加速矣。最後中國與國聯技術聯絡員拉西曼所負任務，已於本年八月一日屆滿，今返國聯秘書廳衞生股主任一層，委員會特准予備案。並向拉西曼博士謝其任職成績之優良。委員會以爲在目前即行指派技術聯絡員以繼拉西曼之職，似尚非必要，但請國聯秘書處採取必要措置，以謀各項技術合作事業之繼續發展云。

郭報告我建設成績

二十八日日內瓦電，我國出席國聯大會首席代表郭泰祺，今晨在行政院國聯及中國技術合作委員會會議席上根據經濟委員會之報告對於中國經濟建設之成績，作詳細報告，舉凡農村建設，農事改良，水利進行，道路建築，及繁複之衞生問題，及智識合作等等，均詳述無遺。郭使並稱，國聯技術專員拉西曼博士之切中肯要之報告書，獲得歐美各方面良好批評，而該報告書中之意見及建議，又與國聯各技術機關之意見完全相同。渠並已遵照本委員會之意旨，進與各該技術機關討論各項詳細建議。凡此種種，均爲中國政府所極感欣悅。歐美各國一般輿論及在遠東有利益之重要機關，對是項報告書均極爲注意。以爲中國建設前途之最有希望之一點，即在有極多數之各項技術專門人才，一心努力於其工作，爲公衆造福，埋頭苦幹，不求人知，此實足以表現中國各機關及各省政府指導之下各工作人員之精神者也云。

俄請組織和平機關

莫斯科九月二十八日塔斯電，日內瓦國聯全體會議討論李維諾夫函件時，李氏說明該函之本意稱：『余雖不欲鼓勵國聯大會或理事會干涉軍縮會會務之照常進行，然余以爲國聯大會或理事會對軍縮問題，不能緘默無語。國聯大會，至少理事會應對軍縮會工作表示相當關切。應總核該會已成之工作， 應設法幫助該會並予以相當指示， 此則余認爲當然之事也。蘇聯代表團向國聯總委員會之提案，期望創設國聯特殊永久機關，以從事爭取和平及軍縮問題之奮鬥，關於此項提案，將來有機會時余當通知理事會。余仍未拋棄永久和平機關之見解，反之，余現在愈感此種機關之必要。且余以爲此種見解，已被國聯內之人所認識，余知國聯以外，國與國間仍有一種極大之合作，而和平及軍縮問題亦因此種合作而推進。吾人應深深認識此間應有創立此種合作共通基礎之必要。余來函之唯一目的，祇在提示大會注意軍縮問題，並使外界感知國聯及其會員俱未忘懷軍縮問題也。』

俄代表加入勞工局

日內瓦二十八日路透電，國際勞工局管理團於通過關於工時之議案後，今日休會。工時議案係以二十二票對七票通過。諭令國際勞工局繕擬單純的公約，規定各種事業工時之縮減。至於何種事業應適用此約，及此約應如何實施，則聽大會決定之。管理團並決定將此問題列入一九三五年議程云。日內瓦二十八日哈瓦斯電，國際勞工局理事會討論每週四十小時工作制度，英政府代表反對以此事列入明年勞工大會議程之內。對於通過公約在原則上贊成，此項制度一節表示反對。比國勞工代表則贊成採用四十小時制度。繼由英法兩國資方代表說明反對四十小時制度之理由，最後理事會以二十二票對七票通過法政府代表所提出之議案。決定以減少工作時間問題列入下屆理事會議程。日內瓦二十八日電，蘇聯政府今日宣告蘇俄加入國際勞工局，一切手續昨已辦妥。蘇俄當局同時表示合作乃蘇俄入會之第一原則。會方一切行爲，凡違背蘇聯之基本主義者，蘇俄須有保留權。蘇俄勞工專家三名已被任爲代表，出席國際勞工局。

韓德森草軍縮報告

日內瓦二十八日哈瓦斯電，韓德森將軍縮會議自本年六月十一日開會以來所採取之各種辦法，造具報告書，分送於主席團及總委員會內。

各國代表報告書所載者為各種委員會工作之簡單說明，例如（一）安全問題，（二）區域公約，（三）軍縮公約實施之保障，（四）空軍問題，（五）軍火之製造及販賣，（六）主席對軍事預算公開所取之特別辦法。至為軍縮問題而進行之會外談話，則韓氏僅稱關於此事渠尚未得到任何消息。

調解玻巴爭端問題

日內瓦二十九日哈瓦斯電，國聯大會為視察玻利維亞及巴拉圭兩國關於大廈谷爭端而組織之調解委員會，今晨舉行會議。當決定電達玻巴兩國政府，請其以全權畀於兩國在日內瓦之代表，俾調解委員會工作易於進行。調解委員會又指定阿根廷秘魯，智利，及威內瑞拉四國代表，另組執行機關，而以墨西哥代表為主席。其目的乃在使調解工作富於伸縮力而易於進行云。華盛頓二十九日哈瓦斯電，最近巴拉圭駐美公使費諾與國務院幫辦秘書威爾斯舉行會商，以謀解決巴拉圭與玻利維亞兩國關於大廈谷領土問題之爭端。茲悉此次會商，已陷僵局，因巴拉圭要求僅由阿根廷，巴西，美國擔任仲裁。而玻利維亞則已通知日內瓦方面，贊成由國際聯合會干涉巴玻兩國爭端云。

奧國獨立保障問題

英法義三國之宣言

日內瓦二十七日路透電，英，法，義三國為奧國獨立與土地完整之維持，有重行申明之必要。特於今日發表宣言書如下：法，英，義三國代表重新審查大局後，商允代表各本國政府，承認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七日所發關於宜依現有條約，維持奧國之獨立與土地完整之宣言書，保持其所有之力量，及將繼續策勵彼等之共同政策。英政府之允簽字於三方面宣言書，實出於法外長巴多之特別申請。巴氏對於英國之決議，已表示感慰。蓋此舉可藉袪除英國與法，義於對奧問題意見抵觸之種種謠言也。宣言書現已分送小協約國，如彼等有願加入者，亦可簽字於上。衆意三國對奧之妥協，可謂適當其時，蓋本屆國聯會議將於明日終止也。日內瓦二十七日哈瓦斯電，捷克外長貝尼斯曾宣稱，英，法，義三國為保障奧國獨立共同發表之宣言，係以本年二月十七日之發言為基礎。又謂小協約各國對此次宣言將從長研究，並考慮日後將如何參加此項宣言云。

奧政府與皇族聯絡

維也納三日電，世界大戰後奧共和國收沒前皇室財產歸還會議，業經奧政府代表與哈布斯堡皇族要人開始進行。據荷汗堡公爵在君主派協會宣稱：奧國基督青年團副首領克美爾少佐與總理舒斯尼嘎博士之親身出席此次政府與前皇室會議，實乃奧帝制派與政府間尚保持有精神上聯絡之又一佐證。當時少佐曾發表重要宣言，謂該團體是熱誠贊助帝制思想云。按公爵為皇族主要份子之一，費丁安德大公爵之子，大公爵於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之被害，即大戰暴發之原因。又維也納三日路透電，天主教衝鋒隊副指揮克美爾少佐，今日在王家正統派會議中，宣稱奧國現為且將常為帝制國云。正統派領袖魏斯奈男爵因奧外長不從小協約國之命，遏止奧國復軍運動，曾在會議中發言表示滿意云。維也納三日哈瓦斯電，政府發表褐色書，名為七月二十五日叛變之史料。其內容敘述奧國國社黨恐怖行為，德國如何同謀，但不作結論。惟謂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德國法律既將國社黨與國家合而為一，可見國社黨之行為，即為德政府之行為。

南保二國會商告終

保加入巴爾幹公約

保加利亞京城三十日路透電，南斯拉夫與保加利亞兩國君主在此開會，今日告畢。衆信此番會商，當可對於巴爾幹諸國之和平，增一保

障。南斯拉夫國王亞歷山大第一，今日已偕大批隨員返南國京城。官場在會議終畢後，聲稱南保兩國間經濟與文化關係將愈形密切。兩國將在邊界建築新站，以便利運輸，而護照制度亦將刪繁就簡。兩國並將建築越過邊境之新鐵路云。又南斯拉夫京城三十日哈瓦斯電，國王亞歷山大夫婦率外長葉夫的區一行人員於晚間歸抵此間。各報今滿載南保兩國元首會晤經過，咸謂就巴爾幹前途而言，此爲歷史上極關重要之事件。又土爾其外長魯舒第於經過保加利亞京城時，曾發表宣言。各報亦提及此事，謂自南王亞歷山大拜訪保京之後，保加利亞在事實上已加入巴爾幹公約。保國雖不正式簽字於巴爾幹公約，然亦可以成爲巴爾幹協商之一份子云。

西班牙內閣更迭

議員譏笑 推翻政府

馬德里十月一日路透電，西班牙政府今日爲譏笑斷其壽命。總理散卑爾在國會宣述加泰魯尼亞與預算案之種種問題時，左右兩翼議員，皆狂笑以撓之。嗣後天主教領袖起而演說，詳詆政府，詞殊激昂；於是總理乃請其他少數黨發表意見，但無一應者，政府遂延會考慮其地位，繼即宣布辭職云。馬德里一日哈瓦斯電，衆議院假期已滿，今日重行開會，議場人滿。散卑爾總理將政府事績提出報告，右派民衆行動黨領袖維門爾斯繼起發言，貶斥政府對於預算及佃租案兩項之態度，雙方遂起激烈辯爭。但爲時甚暫，政府旋即退席討論。至散會時，散卑爾總理正式宣稱渠決往晉見柴莫拉總統提出辭呈云。期待已久之西班牙政潮，至是果然開始矣。

勒樂受命 組織新閣

馬德里二日哈瓦斯電，柴莫拉總統頃委託急進社會黨領袖前總理勒樂試組新閣，勒氏受命，業已開始徵求各政黨意見。又馬德里二日電，西總統柴莫拉今日與各黨首領會商終日，結果閣潮至深晚解決。急進黨首領勒樂受命組織新閣，以國會各黨爲基根，急進農民與天主教各黨，均包括在內。深信新閣將以反抗馬克斯主義爲宗旨，力行制止馬克斯主義黨人煽惑工潮運動。蓋勞工暴動恐慌現已普遍全國。勒樂自信可於明日提出新閣名單，新閣政策當於星期四國會中宣讀。

英國工黨會議

倫敦一日路透電，工黨於今日起在南港開會，共到代表八百人，與會者因馬萊勛爵所主席之委員會，含有極端性質，曾起抗爭，馬萊則謂委員會並非由共黨所主持。

倫敦二日哈瓦斯電，工黨在南港開會，本日爲第二日，克利浦士(Sir Stafford Cripps)所領導之社會主義者聯合會，爲工黨中急進之一派。克氏熱烈演說，謂妥協及游移政策，招致麥克唐納政治地位之破產，以後工黨應放棄此種政策云。但結果克氏所領導之一派，終歸失敗。今日午前會議時韓德森演說甚長，並提出決議案，內稱本黨對蘇俄加入國聯，深爲滿意。相信此種在歷史上有價值之事件，能使國聯共維和平之制度，更能收效。此案當被通過。韓氏演說時曾述及戰爭與和平問題，謂以總罷工阻止戰爭之意，仍未放棄，第不能作爲一成不易之原則耳。依渠所見，工黨政策在以國際聯合建設制度維持和平，惟此制度始足以限止戰爭。倫敦二日電，工黨今日會議以二•一四六•〇〇〇對二〇六•〇〇〇之投票否決社會主義者聯合會領袖克利浦士提出之執行委員會宣言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起
至二十三年十月四日止

（東雷）

九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宋哲元到平。

▲日人土肥原賢二由津到平。

▲國聯大會昨日閉幕。

▲英國成立一新政黨，名「獨立社會黨」，之義與工黨差別甚微。

九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濟電，黃河於距小清河二十里處改道入海。

▲何應欽到綏。

九月三十日　星期日

▲何應欽偕傅作義等到包頭。

十月一日　星期一

▲政務官懲委會發表，顧孟餘應不受懲戒。

十月二日　星期二

▲川，黔，湘同鄉向中央要求請將兼辦西南剿匪事宜。

▲何應欽返平。

▲西班牙內閣宣告辭職。

十月三日　星期三

▲中政會議決司法行政部改隸行政院。

▲韓復榘抵平。

▲安欽由京到滬。

▲美使詹森偕夫人及幼子離平南下，即轉京回美作兩月休息。

▲西班牙總統任命勒樂組新閣。

十月四日　星期四

▲比使紀佑穆由京返平。



論評選輯

國民對政治應痛改傳統態度

立法院公佈憲法草案後，社會上在起始還算很注意，但不久對憲草的興趣便漸漸冷淡下來。現在立法院及其他當局正忙於對憲草做最後的修正，這次修正後即將成爲將來的正式草案。但國民的態度似乎更轉淡漠。還有立法院所公佈的縣市自治法草案及施行法草案，徵求各方意見，於本月三十日滿期，幾乎沒聽到任何人的批評。縣市自治是如何重要的法典！草案徵求批評而竟無人批評！我們深覺得國人對政治的消極態度，實是現代政治的最大障礙。這種傳統的態度如不能峻改，不管是議會制，直接民治，或一黨專政，全不能運用成功的。我們覺得這是一件最基本最嚴重的問題，所以願就國民對國家對政府對政治等錯誤態度先加以指正。

就大體上講來，中國幾千年來的政治制度，在人民的腦子裏至少留下有三種反映：第一，因爲政府的主要職務祇在徵稅，所以人民全不知不覺地將政府看做敵對。人民周年辛苦的收穫，每每不够封糧納草；再加以胥吏頻催，百般威脅，自然都會覺到苛政猛過於虎。遇到荒淫無度的君主大興土木時，須充徭役；遇到窮兵黷武的帝王爭城爭地時，須効命沙場。在這種政治環境之下，人民當然更會感到政府是自己的敵對，是避不開的惡魔。第二，因爲政體是族長式的，人民自己沒有過問政治的機會，遂漸漸就覺得自己沒有過問政治的必要。平時人民對政府的義務，祇在納稅。所以封上糧便成了自在王。至於納上的錢糧，該用在何處，該如何用法，那祇有聽父母官去自由處置，第三，在家天下的政治下，四海之內皆是王土，「朕即國家」一語，於中國更多驗證。因此人民對於國家，政府，行政首領，三個概念，全混爲一談，而未能加以區別。所以時常因爲憎惡某一行政領袖，便整個嫉惡政府，否認國家。

上面所舉的我國政治歷史給人民養成的對政治的態度，沒有一樣不是現代政治的死對頭。這樣傳統的態度不改，現代政治永無希望能運用成功。

針對着上面所舉的將政府看做敵對的態度，我們立刻應該改爲將政府看做自己的一部，將自己與國家同証。國與我之間不但沒有鴻溝，並實屬於一體。我與國的利害相同，休戚相關。國不能歧視我，歧視我，她便失去自己的內容；我不能容她歧視，容她歧視，便失去作人的一個基本條件。我們並願在此指出，中國的政府所以在幾千年來全可以歧視國民，能做出國民公敵所做不出來的事的原故，便完全在於國民將國當做敵對看。我們既歧視她，她當然也不再來承認我們。譬如民國成立以來的軍閥之所以得橫行無忌，便由於我們國民默認當政的是仇敵，仇敵的行爲當爲暴虐。所以他們之得蹂躪我們，實由於我們容他們如此做！這眞是最大的矛盾。就這樣的政象講，是個矛盾，就國民個人講，也是自相矛盾。

針對上面所舉的第二點，我們應該立刻一反以前的態度，把政治責任擔負起來。現代政治，不管是民治或是專政，全需要國民對政治發生極大的興趣，以政事爲己事。因爲在現代政治制度下，除了我們自己擔負政治

責任，試問還有誰代我們擔負？讓旁人代我們擔負政治責任的念頭自身，便已否定了現代政治。依范仲淹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名言而論，我們可以說，現代國民所有的責任不是自動的，或報奮勇的責任，乃是脫不開的，不能規避的責任。既做了一個二十世紀的國民，國家政治責任我們即非擔起不可！英儒白克有一句名言，他說，若是人民愛國家，須先弄得國家可愛。他這話當然是向當軸而發。我們若對國民講話，便不能這樣講。我們要說：「若想弄得國家可愛，便須先去愛她」。國家不是天生來的西施，憑你愛她與否，她也總不失為一個生就的美人。國家如沒有人先去愛她，她自己便儘可以一變而為惡魔，把我們一口都給吞下。反之，我們如肯盡全力去愛她，她便會當真變成一個溫存可親的美人。

最後，在現代政治裏，我們須把國家，政府，與行政領袖三者，分得清清楚楚。國家是永在的，政府是表現國家意志的機關，可以因時因地而有改變。行政領袖是政府的暫時的經理人，起伏更為無定。中國在這方面有兩件事最吃虧，一是幾千年來的世襲專制政治迫使我們將國家，政府，和行政領袖混為一，二是民元以來的政治仍不外以個人為中心，並始終沒有遇到真能為國民謀幸福的大領袖。所以人民提到任何某一當局便痛心疾首，因之對抽象的「當局」二字，對整個的政府，對整個的國家，便一併加以咒咀。這實是一個最大的錯誤。須知道，在現代政治下，行政首領是可以由我們左右的，政府也可以由我們改革的。因此我們若嫉恨一時的行政首領，用不著一定要否認整個政府；整個政府若太腐敗，也無須對好領袖的培養便抱絕望。並且我們對於好的領袖應當公平坦率地去幫助他，叫他能夠放手替國家努力，壞的領袖我們也可以鼓勇去糾正他，甚至反抗他，叫他不能夠作惡。總之，民衆對於領袖，要有獨立的判斷，明確的認識，是非分明，使他祇能作好事，不能作壞事，如果老百姓無是無非地一味冷淡隨便，那不但不能有好國家，好政府，連好領袖也不會培養得起來，這是可以斷言的。

總之，中國現在最要緊的是，要人人都明白：今後我們的政治命運前途是可以由我們自己——並且祇有我們自己——來決定的。

（錄十月一日天津大公報）

◇◇◇◇◇◇

告英實業團與美記者團

日來英美皆有一有力團體，到達日本，準備不日作『滿洲』之游。英國係實業團體所組成，美國則係二十七人之記者團，乃受日本之招待者也。關於英國實業團之東來，日方宣傳最力，英人似亦恐滋誤會，故於組織伊始，即有正式聲明，謂與政治無關。美國報界與日本素有聯絡者本不乏人，此行復受日本官方隆重之待遇，其必有以善報此東道主人，自無待論。然而吾人以為此兩團體之真正使命，應為對『滿洲』之真切認識。吾人深願其在未入『滿洲』之前，先得一根本了解，此吾人所願略貢意見者也。

一，吾人希望英國實業團首須注意：日本在『滿洲』，固未嘗閉鎖門戶，惜乎已開放中之門戶，已被日本資本家擁擠不通，不復有第三國活動之餘地，藉曰有之，惟有投資經由日本企業家之手，以供日人之運用而已。易辭言之，日本或者歡迎外國資本，但絕對不歡迎外國資本家，英人果欲以資金助日本經營東北，日本或有接受之可能，如欲以投資形式，在滿洲經濟界，從日本勢力下分一杯羹，乃屬完全夢想。

二，日本對於東北問題，動輒譏英美等國為『認識不足』，而好以『現實』主義標榜，此次歡迎英美兩國團體東游，亦不外宣傳『現實』。吾人以為『現實』有表面與裏面之分。既言『現實』，須考求其真，勿憑信其偽，須探討其裏，勿但觀其表。關於此點，願更具體言之如下：

（1）自虛偽的外表言之，『滿洲國』有皇帝，有政府，然而實際則滿洲之皇帝，對於外國來賓，僅有握手，敬煙之自由，此外談話交際，悉須受日人指導。偽國政府，自中央以至地方，莫不由日人主

持，即教育事業亦受日人支配，此等眞正的裏面『現實』狀況，確極値得視察，英美兩團體，果能不囿於日方之宣傳，而能爲獨立的深刻研究，則吾人亦願竭誠歡迎之。

（2）日人動以人口膨脹爲其強奪『滿洲』之辯解，究竟三年以來，中國東北四省容納日本人口幾何，日本所謂武裝移民是成是敗？此等『現實』，皆應實地考察。近年日本在吉江兩省，移民失敗，不止一次，惟軍部方面，諱莫如深，故日本新聞，決不敢刊布眞相，至少亦須以『將來有望』爲言，代軍部掩其失敗之跡，藉以欺騙國民，朦蔽世界。此點甚望英美兩團體注意。

（3）君等到滿洲，日本必以南滿鐵路沿線或長春哈爾濱等大都市之建設相誇示，以明其標榜『王道樂土』之有徵，實則所謂『滿洲景氣』者，限於日人麕集之都會，得益者日本人而非『滿洲人』，且農村破產，生計艱難，一般土著之生活，遠不如九一八前張學良統治時代，此等『現實』，祗須徇諸地方民衆，即可了然，惟恐君等無問話之自由，而土著之人，亦更不敢以實際狀況爲君等告耳。

（4）就日本在外國宣傳判斷，所謂『滿洲』者一若眞與中國截然有別，實則滿洲人早與漢族同化，不特語言文學，完全一致；且眞『滿洲人』不過占東北人口百分之十而弱，如此民族，強予割裂，絕對不可能。日本在東北縱於軍治之外，加以警治，威脅利誘，無所不至，然而人心內嚮，義軍蝟起不絕，此等『現實』狀態，英美兩團體亦不可不了解。

三，除此之外，更應了解者，日本之在東北，一切設施，不出軍事目的，例如軍需工業之急進，國防資源之調査，僞國海陸軍備之擴充，其將有害於世界和平，盡人皆知，詎能歡迎英國資本家參加其間，寧非夢囈？

要之，吾人深信英國實業團縱令對日本『認識不足』，對滿洲竟懷奢望，一經親臨其地，明瞭『現實』，自能廢然而返。至於美國記者團縱令甘受日人愚弄，以著色眼鏡，歪曲『現實』，報告本國，亦終不足以轉移國內大勢。觀於美國海軍部長公開反對『滿洲國』擴張海軍，足知美國當局之明，對日本在『滿洲』行動，表裏透澈，洞若觀火，此在日本非所謂『作僞心勞日拙』者歟？然則吾人對於英美兩團體之東北視察，誠亦不必過分重視也。

（錄十月二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救災與統制糧食

我國近年災害之多，大概已經超越歷史的紀錄。兵災和匪災姑且不說，單說民十八九的陝西旱災，民二十的長江水災，去年的黃河水災，每一次都是很嚴重的災難，在這幾次大災之後，長江各省今年又遭普遍的旱災，這眞是人民的浩刼！國家的不幸！

從災情的本身說，前幾年的水旱之災，固然十二分嚴重，可是今年的旱災，却更嚴重了許多。因爲從前的災，只有災區裏的人民感受痛苦，災區以外似乎都沒有受着很深切的影響，今年情形却大不相同。自從六月中旬以後各地災況日漸顯著，全國的糧價也隨之突飛猛漲，通常在靑黃不接之際糧價最高，一旦新穀登場，即見回落，今年却不如此。譬如就上海天津來說，自六月以後，上海米價每石由九元以下漲至十三元以上，天津也由十元以下漲至十四元以上，若用百分法計算，最近三個半月以來，竟漲起了百分之五十，現在新穀雖已登場，米價却未回落，此外麪粉的價格，也比六月以前高了許多，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就我國四萬萬人口約略計算，農民約佔三萬二千萬人，就說這三萬二千萬農民於糧食漲價不受影響，或者可以反受其惠，那末受着糧價影響的非農民已有八千萬人了。而且農民之中，還有三大部分和非農民一樣，也受糧價高漲的影響，一部分是從事棉花茶桑菓樹菜蔬等等種植，和糧食生產根本不生關係的，一部分是雖和糧食生產有關係，而因經濟壓迫，不得

不把剛收穫的糧食低價脫售，繳租償債，最後還得高價購買食糧度日的。還有一部分是自己沒有土地的農民，他們辛苦勞動，只是傭工性質，農作的收穫，是和他們沒有關係的。這三部分農民約計也有二千萬人，和上面所說的非農民八千萬人合計，共約一萬萬人，如果我們這裏的推算不錯，那末現在全國約有一萬萬人感受糧價暴漲的影響，我們姑且退却一千步說，打個對折計算，也有五千萬人受着這個影響，這又是鐵一般的事實！

在三個半月以內糧價漲起了百分之五十，受其影響者多至五千萬人，這是一個何等重大的問題！有人以為這種事實如果發生在別的國家，政治上早已發生了嚴重的責任問題，據我們看來，政府對於今年的災情，何嘗沒有理解？何嘗不知責任？試看七月二十一日和二十四日行政院接連兩度的會議，全國糧食運銷局的設立，以及七月二十四日行政院秘書長褚民誼君的談話：「二十一日本院臨時會議討論救濟旱災事件時，對工賑經費，曾估計需欵三千萬元，由政府設法擔任」（褚君談話根據中央通訊社南京電）。可見政府對於災情的重視及其勇於負責的態度，同時可以證明政府當時的計劃，是一方面辦理工賑，使災區人民得到救濟，一方面調劑民食，使全國人民蒙其澤惠。我們慚愧，今日不能列舉政府救災的成績，但政府曾有救災的意願和熱誠，是不敢懷疑或否認的。

人們大概對於救災問題有一種感覺；彷彿政府的抱負每每近於過大，而成就的事實又似乎過小，去年的救濟華北戰區，和今年的救濟各省旱災，或者都可以引作例子。所以我們很懇切地盼望政府，辦理救災，要趕緊就財力所及，事實所許，着着進行，計劃不妨略小，課責必須從嚴，務求實事求是，勿徒表示心願。譬如最近所傳蠲免災區田賦之說，政府畢竟作何打算？如果確擬實行，宜令各省迅速調查，及早公布，萬一為情勢所不許，似應防止此類消息的傳播，以免「口惠而實不至」之譏。這是關係政府信用的問題，值得當局者的注意。

最後我們以為統制糧食，與救災工作有很大的關係，尤其在糧價漲起百分之五十，有五千萬人受其影響的今日，這個問題值得政府考慮。本來自從宋子文氏由歐美歸國，統制經濟之說，一時響徹雲霄，後來又有統制生產，統制教育，統制金融等等的說法，等到今夏一部分大學畢業生發起職業運動，於是又有人想到統制人才，而實際上人們所欲統制的，却沒有一件成為事實，所以統制二字已為社會一部分人所厭聞。我們今日主張統制糧食，以為政府果能實行，則不但上述的五千萬人受其實惠，而且辦理得宜，可以防止「穀賤傷農」的現象，使全國飽受經濟壓迫的農民一律得到多少福利。至於實施辦法，一方面設置糧食統制機關，或嚴令財政部尅日成立糧食運銷局，並擴大其組織，使負統制糧食之任，先就國內著名產糧區域，按照市價大量購買，令由全國鐵路依一定運費，儘量運輸，供給市場，若計算國內出產不足供給時，更酌量輸入外國米麥，以資調劑。如此，不但全國糧市的非常現象可以立即消除，且有大量現金流入產糧區域，使農村立感蘇息，政府更可由此詳悉全國糧食供求情形，確立農業政策上關於糧食部分的方案。一方面為抑平目前糧價計，對於各大埠糧商宜加縝密的監督，或竟就糧商帳冊為妥慎公正的調查，其有居奇壟斷，故求高額的不當利得者，一經查實，即按情節輕重，分別處罰，或令為一定時期或永久的停業，庶幾以後縱遇災祲，糧價亦不致像今年那樣暴漲。簡單地說，糧食和民生有極大的關係，在今日統制糧食，或者竟是實現民生主義最重要最簡易的步驟，倘若這個糧食統制機關能依商業方法管理經營，不帶衙署的色彩，嚴防侵蝕的惡習，那不但有益民生，還可以把全國糧商利得的大部分於一轉移間使之流入國庫，裨益國計，那時政府再拿這筆錢來開發水利，改良農業，豈非一舉數得？

（錄十月五日天津大公報）



采風錄

國風社選

閔旱

疑盦

長夏。不。窺。園。畏見。衆。植。隕。蕭蘭。嗟。共。枯。豈止。嘉。禾。盡。池塘。各。龜。坼。井涸。不。可。引。溉田。望。久。絕。節簷。到。飲。漭。驕陽。煽。其。威。仍作。竟。日。暵。曈曈。赤。雲。旦。豔豔。紫。霞。晚。昔觀。俱。可。娛。今乃。慾。傷。閔。隔牆。啼。飢。聲。砭耳。復。相。窘。病夫。慰。瘦。婦。對拭。流。淚。眼。爲言。百。年。來。無此。太。甚。旱。典衣。篋。見。底。鬻子。戀。難。遣。官家。索。逋。賦。陳舊。不。吾。免。寇盜。又。及。門。百里。駭。兵。燹。天災。人。禍。極。誰覬。須。臾。緩。幸逃。鋒。刃。凶。終竟。滯。罄。轉。號呼。亦。何。益。姑且。收。汗。喘。吾方。憂。草。木。聞此。更。悲。赧。處陸。魚。相。濡。有沫。當。自。勉。沫盡。乃。告。哀。遙遙。答。通。顯。

龕頭渚偕蔭北兄翰西弟作

味雲

笠澤。匯。靈。秀。蒼茫。帶。數。州。靑螺。七。十。二。烟外。亭。亭。浮。吾鄉。枕。湖。濱。山水。淸。且。幽。橫雲。尤。勝。絕。列嶼。峙。龕。頭。阿連。專。此。磬。泉石。供。雕。鏤。緣崖。搆。精。舍。傍嶺。結。飛。樓。虛堂。延。遠。景。曲榭。臨。淸。流。楊柳。夾。谿。路。芰荷。繞。汀。洲。探梅。雪。磵。春。攀桂。雲。峯。秋。四時。景。俱。備。作日。恆。淹。留。吾性。亦。好。奇。自詫。環。瀛。游。焉知。百。里。內。筇屐。尙。未。周。滄波。照。華。髮。勞生。此。暫。休。導我。有。靑。猿。招我。有。白。鷗。披蘿。陟。鳳。谷。剔蘚。尋。龍。湫。二句皆游山本事入山。復。出。山。翻使。山。靈。愁。羈禽。思。故。巢。倦客。思。故。邱。終當。稅。塵。鞅。歸泛。五。湖。舟。

呂塵偕方君雪江見過不遇是日適淫霖沒途吾家已在澤國矣呂塵賦長篇寫示賦此報之

陜庵

誰能。訪。我。犯。泥。水。呂塵。雪。江。二。佳。士。我非。避。客。適。他。往。未料。客。來。失。延。企。平生。居。不。擇。高。原。礎潤。綢。繆。計。慚。蟻。黃梅。時。旱。秋。苦。霖。天意。待。吾。亦。詼。詭。初來。鄉。有。一。頃。波。桃李。行。栽。差。自。喜。填淵。塞。滄。小。塗。殆。潦甚。常。遭。沒。門。軌。

全家已慣住船宧不釣不耕江海涘二君乍見訝景奇
曷徙牛鄰且同止不觀潮至如鼻吸倒蹙川流上夷市
相安甌脫等窪居稍遠塵囂賴有此

吳門中秋賦簡石遺　纕蘅

年時煙月夢吳閶今日蘇州當故鄉久涸渚荷猶戰葉
乍霜庭桂已飄香千人石畔淸歌渺七里塘前畫舫凉
預爲黃花中後約棲霞絕頂作重陽（九日擬集攝山登高期石遺自蘇來會故及之）

奉懷子威長沙即題其度遼吟草　鶴亭

便了遼東席帽緣又持杯玟落南天長沙不到非才子
滄海重談剩隔年雛鳳似聞聲可續（謂稚黃）老龍終覺氣
無前虞山詩債吾猶欠（今年再遊虞山未成一詩）遲爾歸來一放顚

蕭晨　釋堪

破睡秋聲已滿廊遠鐘送曉欲經霜荆花澹借初陽艶
艾葉凉收細雨香吟共殘蟬悲廢苑夢隨去燕過橫塘
棲遲無那蒼茫感迸入蕭晨淚幾行

暑中歸南昌晤伯遠有贈　曉湘

多君湖海閱艱辛相見欣看氣尙振酒畔歌呼心上事
亂餘城郭眼中人書空定笑深源拙誓墓還同逸少眞
漫蓄天機避羅網好修霜翮出風塵

含鄱口觀雲海　翼謀

過雨瀑逾壯陟岡雲始高晴天鋪雪海大壑障松濤望
踵輿屑接盤空隼獨豪太淸洵已到何必結盧敖

陂塘柳　次公（甲戌初秋還歸北都度七夕）

又開殘庭前紅槿歸來正及秋早三星明處銀波闊誰
駕靈槎雲表風露悄縱瓜果堆盤肯乞天孫巧良宵易
曉問似此相逢何如訣絕終古隔河好　平生事說與
神仙休笑鈿釵餘恨多少車輪馬足關山路減盡少年
懷抱吟未了任夜月機絲斷送劉郎老鍼樓縹緲歎費
我回腸酬他佳節蛩語響幽草

玉京秋　秋岳（甲戌中秋和弁陽翁韵）

芳侶闊金風動簾戶亂蛩淒切頻推繡被旋書花葉俊
約吹簫攬鏡舊烟谿同看秋雪恨輕別黛眉慵畫鈿盟
慵說　漸近更闌深怯况天涯羽音屢缺怨極雲羅愁
寬帶眼思君無欵夢到圓時試問怎消遣瓊臺佳節露
礁咽休傍幽坊拜月

藏園群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沅叔

遂古記跋

遂古記八卷。宋謀瑋撰。明刊本、十行二十二字、前有萬歷三十六年謝兆申序。次自序。題銜爲勅理石城王府事鎭國中尉謀瑋字爵儀撰。卷一。盤古氏、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卷二。包犧氏、女媧氏、卷三。神農氏、卷四。黃帝、上、卷五。黃帝、下、卷六。少昊、顓頊、卷七。帝嚳、陶唐、卷八。有虞、其書仿綱目之法。列歷代事實爲綱。而雜引諸書所出於下、以爲目。上而經、史、諸子、古書、旁及讖緯、道經、地志、雜記、總集、百家。蒐羅閎富。其纂輯之勤。見聞之博。在明人撰述中。要、爲罕覯。視皇王大紀通鑑外紀荒史。寔爲過之。而四庫提要。列之存目。且謂謀瑋平生著書一百餘種。今不盡傳。傳者此爲最劣。其言未爲允當。按館臣之意。以所引多緯書荒誕之說。既非信史。又尠異聞。故斥其書爲不足錄。然吾國古史。自五帝而上。年代遐邈。本屬荒遠。難稽其逸聞。異說。見於緯候讖記。固多不經。然舍是外。又何所取資耶。且歷觀中外古史。其創國之始。得姓受命之源。咸傳有神奇靈怪之說。以聳人觀聽。然則謀瑋此書綱羅遂古。萃於一編。又烏足訾乎。其後馬氏繹史。稱述前古。於五帝以前事蹟。所著錄者。亦不出謀瑋引用諸書。而研史籍者咸推爲近代之鴻著。是謀瑋所作。寧不奪爲大輅椎輪之始乎。此書流傳極罕。余得於杭州書肆。有吳江史氏藏書、松陵史蓉莊藏史積中印、梧軒主人秀夫諸印。史氏爲松陵舊家。知前人亦以罕秘重之矣。甲戌八月初九日藏園記。

藩獻記跋

藩獻記四卷。宋謀瑋撰。萬歷庚子豫章魏廣國辟疆序。次謀瑋自序。萬歷刊本十行十八字。收藏有莊炎私印白文印。

按謀瑋爲石城恭靖王奠堵之後祖輔國公拱概醇孝篤誠嘗作家訓一篇以誨子孫父多熡端謹好經術母俞氏常自課諸子故謀瑋經明行脩兩爲臺諫撫按推薦擢綰石城府事生平博涉百家通曉朝廷典故研精著述三十餘年明代言宗藩好學者自中尉睦㮮而外惟南州耳其著書凡一百十二種傳於後者有水經注箋駢雅遂古記異林及此書余皆有之此書所載秦晉周楚魯蜀潭湘代肅遼慶寧韓瀋唐趙鄭襄荊秀益衡隰川諸王事爲藩者二十有四自親王郡王將軍中尉爲傳六十有五列卷有三其第四卷則述慶魯遼瀋趙襄岷韓瑞昌石城諸藩事爲傳者十意後來補撰者也考千頃堂書目紀藩府事實者凡十八種然多爲一藩或一人之事惟宙枝統宗繩贊錄朱勤美公族傳略皇系賢錄陳懿典同姓諸王傳及藩獻記紀列藩事略可以資考證顧各書世罕傳本惟謀瑋此記尚得流傳明史諸王傳頗采其書以其所錄嘉言懿行視弇州諸人較爲翔實也明制諸藩分封而不錫土列爵而不臨民食祿而不治事立法之始隱以杜漢晉末世尾大不掉之禍然舉千百宗英錮之一城使糜厚祿以終天年何異豢家於苙畜羊於藩乎迄於中葉宸濠變作猜嫌日滋乃更多爲法制以峻其防閑出城省墓必得請而始行二王不得會見地方長吏又時持其短長由是諸藩益無所措其手足矣觀卷四所錄慶藩安塞王倦游對貓喻二篇其詞憤怨刻摯惟以杜門抱拙爲懷時懼罹罟陷穽之及謀瑋著此文於編中其亦深有所慨乎其後宗支日繁俸給日廣御史林潤上言天下財賦歲供京師米四百萬石而藩祿至八百五十三萬石即無災祲蠲免亦不足供祿米之半年復一年將何以支南陵王睦㮮乃條上七議有立宗學設科選嚴保勘革冗職諸事後頒宗藩條例多采其議蓋物窮則變法弊必更亦時勢使之然也自是宗人乃聽辭爵應科置身仕途雍滯積弊爲之少紓然於太祖衆建屏藩之策柄國者未嘗計及也迄於崇禎季年大盜肆發賊鋒所至名城大藩先後夷滅如晉王求桂秦王存樞楚王華奎蜀王至澍肅王識鋐岷王企鑋唐王聿鏌趙王常㴸鄭王載壐襄王翊銘福王常洵瑞王常浩平日酣豢富貴曾無遠謀賊至則束手就縛啓封如犬豕然始謀不臧而貽禍乃如是之烈謀瑋謂國家敦睦過豐而造德之典未至嗚呼孰意敦睦之過乃驅之使速趨於滅亡耶此亦謀瑋所不及料者也禍福相倚古今一轍觀於此編徵之叔季吾又不暇爲明代宗藩悲矣甲戌八月二十日藏園雨窗記

隨筆

凌霄一士

明耿定向「權子」云：『昔文恭羅先生遊楚，楚士有就而受學者。先生曰：「譽蔽也久矣，世不省學爲何事。會有人士，歆道學之聲而慕學之者，日行道上，賓賓張拱，跬步不踰繩矩。久之覺憊，呼從者顧後有行人否。從者曰無，乃弛恭率意以趨。其一人，足恭緩步如之。偶驟雨至，疾趨里許，忽自悔曰：『吾失足容矣，過不憚改可也！』乃冒雨還始趨處，紆徐更步過焉。夫由前言之，作輟以人，僞也；由後言之，則迂甚矣！志學者須袪此二障而後可。」』淸阮葵生「茶餘客話」云：『江陰是鏡，詭詐誕妄人也，胸無點墨，好自矜飾，居之不疑……鏡居村去市數里，有小路，踰溝而行，稍近數十步。鏡平生必由正路過橋，不趨捷也。一日自市歸，途遇雨，行至溝旁，四顧無人，一躍而過。有童子匿橋下避雨，驚曰：「是先生亦跳溝耶！」鏡餌以一錢，囑勿言。童子歸，其父詰錢所從來。爭傳是先生跳溝，聲名大損。』正可合看。（金和跋吳敬梓「儒林外史」，謂書中之權勿用即指是鏡。）

潘永因「宋稗類鈔」云：『米元章一日回人書，親舊有密於窗隙窺其寫至「芾再拜」，即放筆於案，整衿端下兩拜。』錢泳「履園叢話」云：『余有老友徐翁，長出門，曾見山陰何恭惠公煟。爲河南巡撫時，性恭謹，每得各省同寅親友公文書啓，命僕開函時，必起而拱立，兩手捧誦，誦畢然後坐。及答書，亦必拜而後發。其誠如此。公子裕成，亦任河南巡撫，然不及乃翁矣。』

一宋一淸，頗爲同調，惟娟以恭謹見稱，芾則素以放誕著耳。

明焦竑「焦氏筆乘」引「五代史補」云：『馮瀛王在中書日，有舉子李導，投所業爲贄。馮見之，戲謂曰：「老夫名道，秀才不可不知，然亦名道，於禮可乎？」李抗聲應曰：「相公是無寸底道字，小子有寸底道字，何爲不可？」公笑曰：「老夫不惟名無寸，諸事亦無寸，吾子可謂知人！」了無怒色。』淸陳其元「庸閒齋筆記」云：『鐵嶺楊杲樓先生，官知縣，乞休，欲於郡覓屋，先大夫遂留館之。先生忠厚慈祥，年雖七旬，而意興如少年。余兄弟侍之劇談，每丙夜不休。未幾，先生第三子簡侯宮贊來典浙試，迎養京師。次年宮贊遷甘肅鞏昌道，余亦選金華訓導，乃上書先生爲俳語，謂：「世弟年卅爲巡道，某年卅一爲訓導，豈非寸有所長耶！」先生復書數百言，亦皆諧謔語，先大夫亦爲絕倒。』二者均言道導，就寸字發揮，合看尤有趣致。

知縣暑日謁上官脫衣受窘之笑柄，「莊諧選錄」「閒談隨筆」所述，一云山東，一云南京，其情事亦頗有異同，拙稿已並錄以備參閱。（見本報本卷第五期。）頃於「笑笑錄」又見一則云：『相傳有暑中謁上官者，揮扇不輟。上官惡之，因曰：「天氣熱，可寬衣。」既去外褂，仍復揮扇。上官曰：「何妨再脫？」固辭不獲，遂去袍子，而猶揮扇也。上官復曰：「何更脫衫子。」堅辭不敢，上官令侍者代爲緩鈕。又談有頃而出。人見之，咸駭笑，則緯帽固猶在頭上也。始悟上官蓋有意苦之耳。此尤可笑。』（按此則係附記於所錄他條之後者。）亦大同小異，惟言之較爲簡略而已，要皆可見斯項傳說之不一也。

又林紓「畏廬瑣記」云：『德壽撫廣東時，接見道員及同知，送客有界限。有同知龍某與道員李某同謁德壽，天微寒，而龍某老病，已着棉袴。袍服單而棉袴厚，臃腫不靈。至德壽送客

時，而龍某之袴已落，幸德壽送李道稍遠，不之見。而李雖年老，尚靈警，憐龍某老悖，一爲德壽所見即得咎，乃故尋公事，喋喋與德語不休，龍得從容着其袴。左右皆匿笑不止。」又云：「吾鄉訓導某，建寧人，好去韈脫韡，以五指抓足垢。一日文宗蒞任，訓導合同官迎之驛亭。文宗遲遲未至，衆環坐傾談。某竊去其韡韈，與人談不倦，無心中將韡韈縛之案柱，且談且縛，一脚帶至數十結。忽譁言文宗至，某著靴已不及，則赤足前揖。文宗見之大怒，竟落職。」落袴，去韈，亦均官場笑柄，可與脫衣並傳。

「笑笑錄」署「獨逸窩退士手編」，最初係由申報館印行。其自序云：「余弱冠時善病，每課舉業，未逾月輒病，病輒逾月。壬子乙卯間兩次大病幾殆，各臥床者半年。居諸虛擲，學業荒落，職是故也。每病初愈，未能伏案，輒覓自遣之方，……而鄙性尤喜流覽說部，上自虞初稗官所志，下逮里巷老所傳，莫不蒐討寓目，寢饋弗忘。又平生善愁，居恒鬱鬱不快，亦賴陶寫胸襟。故壯歲以來，獨於此未之或廢。間取其可資嘔噱而雅馴不俗者，筆之於册，以自怡悅，忽忽卅年，戢戢遂多。……手錄爲六卷，名之曰「笑笑錄」。……光緒五年三月吳下獨逸窩退士書於宣南寓齋。」所謂壬子乙卯，指咸豐二年五年也。近坊間有署上海競智圖書館出版之本，二册，不分卷，冠以「秘本札記」，殿以「版權所有」，序錄舊，而改「手錄爲六卷」爲「手錄成册」，尤妙者改「光緒五年三月」云云爲「中華民國十九年六月」云云，亦出版界之珍聞也。自咸豐二年至民國十九年，幾八十年，應由「弱冠」而爲百歲翁，靈光歸然之老宿，不數馬湘伯（良）矣！不知「忽忽卅年」當作何解！若壬子改指民國元年，則「卅年」又太長，且科舉終於光緒三十年（甲辰），亦不知所課爲何等「舉業」也！（序文及出版期均署民國十九年六月，是以此爲新作品矣，而顏之曰「秘本」，亦大奇。）

亦可入「笑笑錄」。

吳佩孚釋兵之後，不廢文墨。其近作有「潤生鄉兄總司令傳略」，傳其故部曲將宋大霈也。文云：

余與潤生將軍少同鄉里，長習武事，同隸陸軍第三鎮，同爲營長，公誼私交，久而且敬也。潤生沈毅果敢，遇戰輒身先士卒。當民國六年，潤生已隸鄂軍。余帥陸軍第三師由保定南下，先軍襄樊，進取長岳，因駐軍衡陽者二載。九年，湘鄂之戰起，余再奉命南下，克岳州，而川軍繼下，入宜昌，余急擊克之，事遂定。是二役也，以少勝衆，全局底定，則諸將用命之功，余何力也？而當陽之戰，宜昌之戰，則潤生之功爲多。嗣後納楊森於川，鎮懾荊宜間，下游賴以安枕，則又潤生捍衛之功矣。十五年，南軍假湘攻武漢，余方有南口之役，大軍在北，潤生所部萬餘人會鄂軍援湘，陳師汨羅江。鄂諸軍輕敵慢軍，及余旋漢，皆敗，潤生亦先一夕潰。雖曰人謀不臧，豈非天哉！潤生今以疾卒於舊京。因念昔年袍澤，若張子衡，若閻煥章劉鐵珊諸將軍，於國家俱有功績，先後溘逝，今潤生又歿，緬懷舊雨，黃壚斯痛，然潤生之戰功，自有其不可沒者，因其子乞文，爰書及以告當世焉。

以文論，固非甚工，然字句多挺健，氣勢亦王，其倔強之性，到老不衰，尤足表見，雖悖潮流，自有本末，此亦成其爲吳佩孚之文，不必以尋常格律繩之耳。

勘誤

第三十九期二頁下二行「乃余兩年前舊稿」誤「及余兩年前舊稿」四頁十三行「兩次被茲惡謗」誤「曾兩次被茲惡謗」

教訓

張天翼

鐘響了一下：不知道到底是十二點半，還是已到了一點。也許竟是一點半。

總而言之已經很晚很晚：對門那排眼睛似的窗子也一個個閉了起來——漆黑的。電影準也散了場。唱大戲的準也散了場。連那賣餛飩的廣東人也不到這衖堂裏來了。

可是媽媽還沒有回家。

媽媽這幾天一個勁兒跟爸爸吵嘴，今天早晨可打了起來。她一面罵着一面衝出了門——臉也不洗一個，粉也不搽一下。就這麼着一直沒回家。她連皮包都沒帶走，讓牠斜躺在床上，露出手絹的一隻角——彷彿給皮包壓得很難受，想要拚命擠出來。

小狗子想到媽媽就有點不放心。

「媽媽還不回來呀，」他瞧着姚範那隻塌鼻子，似乎想叫他回答。一會兒他忽然又想到他們得再玩點什麼。「我們再推牌九，好不好？」

姚範打了個呵欠，揉揉眼睛。

桌上橫七豎八地攤着骨牌，那些紅綠點子褪了色：先前姚範摸到一張天牌和四六，他還當是一付天對。這麼一付兒牌他可不大願意玩。

「我們不推牌九。」

那邊阿鳳跪在地下，手伏在沙發上，把個玻璃瓶對着嘴，讓瓶裏的一些什麼水灌進去，嚥了會兒又吐到瓶子裏。這回她就掉過腦袋來，瞧着她哥哥和姚範：

「接龍！」

「接龍！——你就祇會接龍！」

小狗子嘴角往下彎一彎，把屁股擱上桌沿，兩脚踹在紅木椅子上面。

總得想出個花樣來玩玩，不然的話留不住姚範。要是姚範回到樓下去，這屋子祇剩了小狗子和阿鳳哥兒倆，就一點也不好玩了。

姚範又打了個呵欠：他眞的要走。

「讓我們回去罷，讓我們回去睡覺。」

「姚伯伯還沒有回來呀。」

「我不怕，」姚範往門口走去。

一下子小狗跳了下來，搶到了姚範前面，衝上去把門閂着，拿脊背抵在門上。

「別走別走。」

阿鳳也叫了起來：

「不要走！這幾天不要走！」——她老把「這時候」說做「這幾天」的。

又是打呵欠。接着又是揉揉眼睛：

「我們要睡……呃呃……」

這回揉得厲害了些，把那雙塌鼻子也擠得扭了一下。於是他走到了小狗子跟前。

小狗子不叫走。姚範要把小狗子拖開，可是那個一伸手，姚範退了兩步。

阿鳳跳着笑着。

「不走了，不走了。……哥哥力氣比你大。」

她手裏的瓶子也跟着她的身子一幌一幌的，瓶裏的水濺了出來：她臉上挨到一點水星——冷冰冰的，她才發覺了這回事。她就張大了眼對着瓶子發楞起來。

門邊的兩個孩子又扭在了一塊兒。可是姚範不是小狗子的對手，給小狗子推到了桌子跟前。

小狗子大笑：

「你力氣沒有我大呀。」

「那……那……」姚範喘着氣，紅着臉笑着。「你佔了我們的便宜。在外面我們打得過你的。」

可是小狗子總覺得自己比別人强得多。他趁着這威風勁兒，在空中間送了幾拳。

「娜！娜！你看！……我力氣像爸爸一樣大，我也……」

阿鳳把她的瓶子小心地放到沙發上，插進嘴來：

「我曉得，我曉得。爸爸打駝背，駝背不打爸爸：爸爸力氣大。爸爸拿着那根……」

忽然小狗子繃緊了臉，把肚子挺了出來。他仰着臉，皺着眉毛，眼珠子掃到那兩個人身上。嗓子也裝得粗了些：

「哇啦哇啦啥事體，啊？」

他在扮他的爸爸。

於是大家都拍手笑起來。阿鳳並沒覺得好笑，不過別人在打着哈哈，她也就裂開了嘴乾叫着，手敲着那滿是水漬的沙發，那玻璃瓶就一跳一跳的。

姚範彷彿忘了要回樓下去睡覺的話。他呵欠也沒打一個，眼睛也沒去揉一下，一站起來就往小狗子跟前走去。

屋子裏到處塞滿了阿鳳的尖叫聲：她不住地拿手打着沙發，瞧着瓶子跳得好玩。她現在可記不起剛才是什麼東西逗得她笑的。

那兩個大孩子在扮戲。阿鳳可一點也沒瞧見。

挺着肚子的小狗子跟前——站着那個姚範：背駝了些，兩隻手作揖似地拱着。小狗子眼睛釘着他那俯着的臉，就祇看見扁平的額頭上突出個矮矮的鼻尖子。

一瞧就知道——姚範是做那個駝背。

『我是……我是……』他苦着臉，一面拚命忍着笑，那聲音就顫顫的挺像是那個哭腔。『我在店裏做了九年，我……』

小狗子瞅了阿鳳一眼：

『別叫，阿鳳！』

那個猛然一回轉腦袋，馬上就住了嘴，兩手擱在沙發上不動。她小聲兒笑了兩聲——『嘻嘻』，接着聳了聳肩膀，像闖下了禍怕罵似的。

她哥哥可一點不笑，還皺着眉毛，繃着張臉子瞧着姚範。於是那個假駝背把剛才的話又說了一遍。

『我做了九年，我我……不要開除我罷，請你做做……』

『討厭！』小狗子用力叫了一句，連唾沫星子都給吹了出來。『誰叫你兩天不來上工，誰叫你……誰叫你誰叫你…………』

他可一下子記不起那天爸爸還說了些什麼話。於是他跳過了一段，就把手叉在胸脯上，一上一下地蹬起來。

姚範跟着他走。

『做了九年，做了……我沒有偷懶過…………』

『誰叫你兩天不來上工，誰叫你誰叫你…………』

『我兒子病得快要死了，我去想法子的。我並不是不來……我做了九年，我做了……不要開除我……』

『誰叫你誰叫你……誰叫你……』

『不對，』那駝背伸直了腰說。『你爸爸說：「唉，我管你的兒子麼！」』

『唵。唉，我管你的兒子麼！』

『可憐可憐我罷，我做了九年……』

小狗子楞了會兒，這才記起他得怎麼表演：

『到你爸爸房裏去了。是不是這樣的？』

於是繞着桌子走到沙發邊。剛要坐下，可又站起來，他打抽屜裏掏出一支鉛筆——當做爸爸的煙捲：啣在嘴裏。爸爸的煙像是有麵糊的，能夠沾在他下唇上掉不了。可是鉛筆辦不到：小狗子祇好拿牙咬着。

姚範沒跟過來，祇歎了一口氣。

『我做了九年……店裏我當牠自己的家一樣，我總是……店裏出了什麼事我總是幫着老闆的……』

『怎麼？』小狗子手在沙發上一捺就站了起來，緊瞧着阿鳳。『都是水！』

那個移開了一步，扁着嘴，張大着眼看着她哥哥。

可是哥哥這回沒像往日那麼動手就打人，他祇把屁股移到了一張紅木椅上。他等着那扮駝背的往下說，這麼演下去——就得輪到小狗子來那個拿手好戲。他眼珠子一動也不動地釘着姚範那張嘴：那張嘴在嘟噥着；那張臉對着床。

『你們看，我在店裏辛辛苦苦做了九年……天地良心，我總是爲着老闆的

……我兒子病了，我兩天……兩天……他們歇了我的工，叫我……老闆不體諒我……老闆……』

唔，正是這時候！

於是小狗子打椅子上跳起來，猛地往姚範跟前衝過去。

『你說我什麼，你說我!?』

阿鳳快活起來：剛才那種怕挨罵的臉色已經鬆了勁，她尖叫着：

『這幾天要打架了！這幾天要打架了……』

小狗子很忙地打打手勢叫她別嚷！接着馬上就咬着牙——把剛才的話又重複了一遍。

可是駝背的背駝得更厲害了些：

『我說……我說……』

劈！——一個嘴巴子。

『你再說你再說！』

劈！劈！

忽然駝背逃了開去，伸直了身子，抬起他那張平扁的臉漲得通紅。

『小狗子，我們不作與真打的。』

『我沒有真打呀。』

姚範嚥下一口唾沫。他右邊腮巴老實有點疼，可是他不好意思說出來。

這時候有人到了房門口，門扭給旋得格格地響着，開不了門。

房裏的人可沒聽見。小狗子打算把這頂起勁的一段表演下去。反正姚範並沒一口咬定說打疼了他，小狗子就再來了一下——劈！

『你說什麼，你！』

『錯了。現在你要說話了，你說……』

『你再說！』——劈！

姚範一屁股坐到了床上。趁那兩個沒看見的時候，赶緊偷偷地去摸一下右邊腮巴，嚥了口唾沫。

『我們不來了。』

『不來……？』

房門那里不耐煩地又響了幾下。

阿鳳瞧着她哥哥，一面把玻璃瓶的嘴對着自己的嘴：也沒笑，也沒有不高興，好像大人們正要給她糖吃的時候——她故意裝做滿不在乎的樣子。

她哥哥可楞住了，張大了嘴瞧着姚範。姚範一下子忽然不來了。這麼半路上截住真太不好玩，就彷彿推牌九剛拿到一付轡對　突然舒老師闖了進來一樣。

他噓了一口氣，輕輕地拖着姚範的膀子。

『來呀。……我不打你好了。』

啵的一聲：阿鳳把瓶嘴子拔出了她自己的嘴。她嚷着：

『要打！要打！……』

『娘格……！』小狗子橫了她一眼。『姚範，來罷。……你做完了駝背就做姚伯伯。』

『我們爸爸不打人。我們做爸爸就

……』

那女孩子學着她媽媽那麼着，把頸子一扭，很快地說：

『我曉得，我曉得。爸爸給姚伯伯錢：給了十塊錢，給了一百塊錢，給了——給了——給了許多許多錢。……媽媽罵姚伯伯，媽媽說……媽媽說……』

兩個男孩子都盯着她，她就住了嘴。

『媽媽說什麼？』小狗子問。

『媽媽說姚伯伯是壞人……』這里她又扭了幾下，學着媽媽跟爸爸吵嘴時候的那種勁兒，一面拚命提高了嗓子。

『死不要臉，想要那駝背的老婆，把駝背……』

這些話小狗子可聽見過。媽媽老是拿左手叉在腰上，右手拍着桌子。有時候還淌着眼淚，給粉抹得很麤糙的臉上——就流着兩條亮亮的線。鼻涕也許有點兒：膩膩的掛在鼻孔下面。媽媽可並不去洗臉，祇扭着頸子哇啦哇啦。她罵爸爸不要臉，要吊駝背老婆的膀子，就把駝背攆走。姚伯伯也不是要臉的：他帮爸爸打這些主意。還把駝背抓起來——當他是個…………

可是爸爸有爸爸的理。

『嘖，嘖，你不明白這個……這個……』

小狗子可明白這個。於是他又把肚子挺了起來，放粗了嗓子說：

『你們女人家祇會吃醋，你不明白。我是……我是……現在店裏……』

爸爸正是這麼個模樣。爸爸還搔搔頭皮，歎了口氣：小狗子也就這麼來了一手。

姚範笑了起來。

小狗子更加起了勁。他又搔了搔頭皮，再很響地歎一口氣，就打衣櫃那邊踱到沙發跟前，又從這里踱了過去。

『嘖，真要命：女人家！……我哪里是要吊膀子，我是看她聰明。……王小二他們要在店裏搗亂，我叫這個女人去……我叫她去……我叫她去……』

他忘了爸爸在這里說了兩個什麼字。意思他懂得：爸爸是想要叫駝背的老婆幫爸爸——看王小二他們搗什麼亂，叫她跟王小二假裝要好。

不過媽媽不相信。媽媽說……

於是小狗子坐到一張椅上，緊瞪着阿鳳。

阿鳳看看她哥哥，又看看姚範，老半天不開口。

『你說呀，』小狗子忍不住叫。

『我不會……』

坐在床上的人對她裝個鬼，把塌鼻子皺了一下。

小狗子使勁地披一披下唇，嘟嚷着罵了一句。忽然他記起爸爸做的一樁事來：他去拿一條手巾給阿鳳。

『不要吵了。揩揩臉罷。』

這個她會。她馬上撇過臉去，提高了嗓子：

『這幾天我不揩臉。』

『傻瓜！「這時候」！不是「這幾天」！』

阿鳳覺得沒趣：她會說的可又說得不對。她就似乎真的生了氣，也像媽媽那麼撑直着頸子，老半天老半天不掉過臉來。

她哥哥沒管她這一套。他祇蹺來蹺去，裝做挺不耐煩的樣子，沒命地搔着頭皮——沙沙地響着。於是他又沿着桌子走了一圈，到床邊站住，手搭到姚範肩膀上。

『老姚，給我想法子呀。』

這是叫姚範冒扮姚伯伯。

『不要緊不要緊，』姚範背書似的那麼熟，手在扁臉上抹了一下：再像沒有。『我去跟嫂子說，保你……這個雌頭不要放過……』

『那駝背呢？』小狗子皺着眉毛。

『駝背會問我要老婆……』

『容易容易，』姚範的嘴湊到小狗子耳朵邊，可是聲音並沒放低——也許還更加提高了些。『給他幾個錢——沒事。這種人對他不能硬來：你那天不該打他。……你不願意花錢那就……』

這裏他停了會兒。把那堆塌鼻子皺了一下，又湊過嘴去：

『我們對局子裏說，說駝背通歹人——抓他。說他通……通……』

小狗子眼睛老霎着，現在可忍不住跳了起來。

『我耳朵要震聾了！』

『是這樣的。』

『不對。』

『是這樣的。我們曉得的：我們爸爸聲音大。』

可是小狗子走到桌子邊：反正現在的戲沒有打架的場面，也不用吵嘴，做起來不怎麼起勁。他瞅了姚範一眼，就拿起骨牌來用中指摸着。

『長三！』——拍的一聲翻開來。

『娘格……雜八！』

阿鳳剛才堵着嘴，別人一直沒理會她：儘這麼生氣也沒多大好玩，她就爬上椅子伏到桌子上來。

『我們接龍，來不來？』

『我們來一個，』姚範一走近桌子，就一把摟了一大半骨牌到自己跟前。

房門又格勒格勒一陣響。

『開門開門！』——姚伯伯的聲音。

可是門一開——頭一個進來的倒是小狗子他們的爸爸！

『哼，你們做了好戲！你們當我沒聽見……我要給你們一點好教訓！……小狗子！』

『哪哪，你又是！』姚伯伯嘴裏啣着烟，赶緊拔掉烟來讓嘴說話。『你總是硬的：你平素吃虧也就在這裏。對店

裏的人要用輭功，對雌頭要用輭功，對孩子也要用輭功，不然的話……』

姚範到了姚伯伯跟前　，挨着姚伯伯：他爺兒倆顯得很親熱。

那兩兄妹祇瞧着他們爸爸。爸爸皺着眉毛，挺着肚子。眼睛成了三角形，在電燈下面閃亮。

阿鳳沒移開眼睛——像給爸爸吸住」似的。一面她挺小心地爬下椅子，偷偷的不叫出一點兒聲音。可是她左手一個不留神碰了一張骨牌——達的一聲響，她自己也給嚇了一大跳。

誰也不言語。

爸爸在屋子裏蹀來蹀去，反着兩隻手。他眉心那幾條皺紋平了下去，眼睛也小了些。步子可跨得很大——走過去又走過來，祇有姚伯伯給他一支烟的時候，他就停住了步子。

『姆媽呢？』他問。

『姆媽沒有回來。』

於是爸爸又一上一下地蹬了起來。祇有姚伯伯坐着，用手抹了抹臉，就專心抽他的烟——彷彿還是頭一次嚐味似的。

這麼着五六分鐘，爸爸到底也有停步的時候：他坐到沙發上。

阿鳳怕爸爸發覺沙發上的水漬就得打她，於是躲到角落裏。她瞧瞧爸爸，又把眼睛移到桌子上：她才知道那個玻璃瓶還躺在兩張骨牌中間——忘了給帶下來。

沙發上那個大男人並沒發脾氣，祇輕輕打個手勢。

『小狗子，過來。』

小狗子慢慢地　向沙發　那里移着步子。他瞧見爸爸嘴角掛着一絲笑意，他臉色也就活了點兒。

『我問你，』爸爸拍拍烟灰，又撣撣身上，『爸爸是好人還是壞人？』

『爸爸是好人。』

『駝背是好人還是壞人？』

這個題目可答不出：小狗子搖搖腦袋。

『不知道麼？』姚伯伯笑嘻嘻地插了進來。

『我問你：駝背年紀大了，做不動活了，他還要偷懶，店裏的人少做一點活，爸爸就少賺一點錢，這樣……』

『爸爸少賺一點錢——你們也就少吃一點糖，少玩一個皮球了。』——這又是姚伯伯。

姚範趁這時候在姚伯伯耳朶邊搗句鬼，聲音可很大：

『我們要買一個皮球——大的。爸爸給我們……』

『好的好的。哪，哪，聽說話。』

沙發上那個說話的人抽一口烟，噴到了小狗子臉上。

『我問你：駝背做不了活，他又偷懶，叫爸爸窮下來，爸爸叫他滾蛋，他還說爸爸的壞話，這種人是好人還是……？』

『是壞人。』

那邊姚伯伯幾乎叫起來——『對啦對啦！』他瞧着爸爸：爸爸微笑：

『不錯，你是明白道理的：小孩子頂要明白道理。……阿鳳，聽見沒有？出來：不要縮在那里。阿鳳你明白不明白？』

『我曉得，我曉得。駝背這幾天是壞人。』

姚範忽然想到了駝背的老婆：她呢？她是不是壞人？

『她呀？——帮我們的是好人，不幫我們的就是……』

阿鳳把玻璃瓶拿到了手裏。她張着嘴想說一句什麼，爸爸可又站起來在屋子裏踱着，她嘴一下子閉不住，就把瓶子塞進去咬着，牙齒碰着玻璃——格隆的響了幾下。

這回爸爸沒走上幾步就站住了。

『剛才說的那些事情——你們不許說出去，聽見沒有？』他瞧見小狗子他們不懂似地看着他，就又補了一句：『駝背的事，駝背老婆的事，都不許對別人說，聽見沒有？連對姆媽都不許說：不許告訴姆媽。』

姚伯伯摔掉煙屁股，笑着瞅了他們一眼：

『現在的孩子眞鬼精靈。我們當他們是小鬼，不要緊。嗐，哼，我們商量的事他們全都明白！』

於是兩個大人都笑起來，顯得很得意。

『不許說。聽見沒有？你們要是一說出去——當心爸爸剝你們的皮。你們聽話的——爸爸賞你們錢。』

『我們現在就要錢：爸爸現在就給我！』小狗子說了聳一聳肩膀。

『這幾天就給我，這幾天就給我！』

『你媽的！』爸爸掏衣袋。他嘴裏那支烟沾在下唇上掛着，微微地盪着，彷彿很重似的。『哪，這里兩塊。姚範一塊。小狗子你跟阿鳳分一塊。』

姚伯伯用手抹抹臉，扭扭姚範的塌鼻子：

『好了好了，現在大皮球不用我買了。』

姚範把那個扁臉一仰：

『錢是我們一個人的。皮球你買給我們，我們不管。』

兩個大人又打着哈哈。爸爸拍拍姚伯伯的肩膀，說姚範比他爸爸厲害。

『他比你更精明 。眞是你的好兒子，將來……』

他們沒提防小狗子在跟阿鳳鬧彆扭：小狗子一把抓住那塊現洋，另外在袋裏掏一個雙毛子給阿鳳。

『哪，分給你的 。我們已經分好了。』

可是阿鳳要那個大的，就是把這玻璃瓶送給小狗子也願意。於是她拔出嘴裏的瓶子，在衣襟上揩乾那些唾沫。

『給你瓶子。我要那個錢，我要那個錢。……』

『滾！娘格……』

姚伯伯瞧了他倆一會，就提高了嗓子嚷：

『你看你看：小狗子更精明哩！他拿下那塊錢，祇分給妹妹兩毛……』

他們又大笑起來。爸爸笑得比剛才更加起勁，於是趕緊扔掉了烟屁股，熱烈地把小狗子拖到他身邊，用力摩着小狗子的腦袋：

『這孩子！這孩子！』



倀

詩・眠・

五四——
新世紀的一隻燕子。
啓明時代，
新的字句：
　用大衆的手
　　奪取失掉的權利！

T城在開學生大會，
講壇上的廉石君痛哭流涕：
　「抗日本就要犧牲流血！」
吃楞！抽出一柄裁紙刀子。
照準了左手食指，
咬着牙剁了下去…………
從容的摸出那份個人抗日宣言書，
滿上那些鮮紅的血漬。
——博得了一個時代的喝采，
　好漢子，有勇氣！

在學生的隊伍中，
這是頂大的旋風。
咕咚！
咕咚！
有些人昏倒在地板上，
因爲受了這熱情的激動
　救生車虎虎的開來，
廉石君在看護婦的懷抱中得救。
禮堂下跳擲着瘋狂的決議，
流血呀！奮鬥！奮鬥！

颶風之後，
鴉雀無聲。
校園裏擺起一溜躺椅，
忙壞了校醫先生。
給那几位發昏的小傻子
在頭上罨冰。

廉石君的個人宣言書
在大街上
飛舞！
飛舞！！
飛舞！！！

　雪洞一樣的
頭等醫療室。
鋼絲床上，
他在那兒靜靜睡起。
桌上一束
紅玫瑰。

一陣陣
呼吸着迷人的香味。
一疊一疊的
各界代表慰問的名片，
青年會美國牧師送來一本聖經；
一張畫是耶穌的聖誕。
牛奶，
餅乾，
大前門香烟，
無名氏捐款一千元！
廉石君的臉上浮出甜的笑，
笑影中閃爍着一個嬌 美的毛藍布 衫影
子。
「嘿嘿！這一下子
定會打動蜜絲凌的憐惜！」
肥胖的看護婦
走進來悄悄輕輕。
捧着一束晚香玉，
和一枚粉紅色的信封。
……………………
……………………
這時代留傳着很多關於指頭流血的掌
故，
女學生們用綉花針扎着她們嬌嫩的指
肚。
然後在那芝蔴粒大的創口上；
綁上一條雪白的繃布。
這樣
仍然可以贏得講壇下面的采聲。
這樣
就是小布爾喬亞最大的犧牲。
所以我們的廉石君，
是這時代指頭流血的英雄！
十年之後
世界上發現了一大秘密！
空前的大流血，
原來是一齣諧劇。
這秘密就是廉石君左手的食指，
——這根食指是先天性的半身不隨。
所以牠纔給廉石君掙下榮譽，
淌了一次血露。
犧牲！
犧牲！
小布爾喬亞比鬼聰明。
唉唉！一根指頭大的犧牲，
還要不疼！
暴風雨來了，
大革命來了，
威權的尸骸，

在紋架上掛着。

廉石君
鑽進了大革命的潮浪。
像一枚小小的萍葉
在大潮水裏幌蕩。

晃蕩，
晃蕩，
最後會到那邊的岸上。

不要上前線，
也不下地下室；
每天晃蕩在
大人物的客廳裏。

潮浪啊！隨便你怎樣擺佈！
我自有我自己的路數。
虔誠的巡禮者，
他追尋的是他自己的幸福。

書中自有千鍾粟，
書中自有黃金屋。
書中自有顏如玉。
晃蕩，
晃蕩，
他捉住了一個偶像。

吃飯，
穿衣，
走路，
拉矢，
他捉住了一個幌子。

在大人物的客廳裏，
又捉住了世界上的眞理——
漆黑一團，還有
你的就是我的！

一拍，
二拍，
拍馬屁。
東吹，
西吹，
吹牛皮。

這是個竅，
大人物的臉上露出喜歡。
革命成功，
天國活現。

但是他是需要
拍拍那大衆人們的。
他爭先的走上講台去，
在千萬人的采聲裏，
鼓起那指頭流血的勇氣。

嘘嘘。

滾開去，
噓噓！
噓噓！

諂媚
對於大衆似乎得不到信任。
他曾經有不少的努力
總覺着不大對勁。

『這些盲目的獸！』
——他憤恨。
『衆人就是愚人！』

他想起
屬於他自己的世紀：
那些原郡家下的佃工
——那些愚笨的奴隸。
多，所以纔笨，
世界怎會是他們的!?

他想起
用他穿新皮鞋的脚，
曾經踢過那些佃工們的屁股。
——復仇！
這遐想使他覺到舒服。

他詛咒
這個新的時代；
但是還有一個角落，
他喜歡着在。
他的幸運是過去了；
他的達運纔來！

他離開那些愚笨的人，
他知道怎樣捉取他的幸運。
他穿上了新裝，
拿到一個縣長的委任。

現在還有些人
牢記着A縣太爺的掌故。

兩大德政：
一放小脚；
二愛打窮苦人的屁股。

潮水來了！
——你愚笨的人啊！
『打倒貪官汚吏？』
他悄悄的走了後門。

這潮水會有下去的時候。
——他想。
復仇！
——他狠勁握住他的拳頭。
『狼走千里吃肉，
狗走千里吃矢，』
每個人
都有他一小時的運氣。

他懂得怎樣去觀察世變，
這時代的政治思想是二元：

日本的樓；
美國的髮。
[illegible]的！
有了這，太平年！
要戀愛，先接近女人；
要解饞，去找腥葷。
近水樓臺先得月，
要鑽狗洞出便門。

東家敲竹槓，
西舍打秋風。
弄筆大官欵，
留學去東京。

他的課程：
領文憑；
鑽窟窿。

另外還有一件大事：

摟抱下女們豐肥的肉體。

臭肉上自然生蛆虫，
矢橛上命定落蒼蠅。
只要你有一枚尖頭頂，
就有適合你鑽的窟窿。

悽惶！
不知道在那條胡同上，
他碰見了土肥原二郎。

此後
他常常去拜訪大倉，
或者是
在三井翁的客廳上。

唉唉！
這是多麼美麗的客廳！
那溫柔又有點兒彈性的沙發，
牠會吸引住你屁股上的愛情！

進化，
開着快車。
美味的御料理，
吃，喝。

可惡，可惡，
這下女肥膩膩的××
——廚司務的氣味
啊！
那兒才是靈魂的光輝，
銀色的狐步舞。

單絲不能成線，
紅花靠綠葉扶持。
軋姘頭是川島芳子，
交朋友是荒木貞一。
——這是廉石君
近來的道理。

信仰，
一套：
一，軍帽；
二，老頭票。

積極的在那些留日學生中間活動，
從皮上看他頗像一位民族英雄。
言論頂激烈，
用極大極高的聲音。

　忍耐，
　努力，
　決心，
　十年後……
　——他們的說敎。

他們的說敎，
像有一層堅硬的外殼。
核心裏是棉花，
而且總有一根長的尾巴。

講壇上，
蒸發着熱汗，
揩着那
白色的手絹。

多情的浙江玫瑰姑娘
狠勁的拍她那白嫩的巴掌。
他覺到有隻虫兒爬的心裏癢癢，
　那付破喉嚨越叫越響。

他俘獲了一切的勝利，
悠悠的走了回去。
在沒人的那道街上拐了個灣，
到特訂的日本暗探家裏。

注意！
那些聲音很激烈，
話頭頗空虛，
發行着不兌現的支票的人們，
就是奸細！

他爹來了信！
『中國壞原來是革命弄的，
鞭子已經管不住奴隸。
好日子被革命趕跑，
你哥哥被革命鎗斃！』

他憤怒，他詛咒，
他相信，中國
只有在帝國主義手裏得救！

　噸敎育等於一盎斯遺傳。」
——龐石君就爲這作了漢奸。
帝國主義的墳墓中間，
原就埋葬着賣國賊的祖先。

龍生龍，
鳳生鳳，
老鼠的兒子會搗洞。　（未完）

原文献残缺